

燕居筆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燕居筆記

四

〔明〕馮夢龍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增補狀縣圖像燕居筆記卷之九

明叟氏馮猶龍江增編

書林 余公仁 批補

類

三義傳

之所也居人近數百家有劉叟號稱長者開酒
於其間茅屋數間薄田計餘畝衣食粗足然
叟媪二人辛勞無餘並無弟男之依提年有
百餘老無子孫其子孫約廿五王存於

店及夕偶得中風疾至曉頽然不起其子悲咽
與媪亦爲之墮淚遂養於其家凡百粥飲湯藥
與媪皆爲辦給不半月老軍死矣其子跪於媪
媪曰念兒亡父本是京衛軍於某年母已先故
與父欲投原籍取求盤費爲辦母喪之資不料
皇天弗祐父更路亡遺兒一身囊無半錢之靠
欲望大恩借數尺之土暫掩父骸兒願終身爲
奴以償此德如不見允則將身投河永爲不孝
之鬼也言訖放声大慟媪撫然流涕曰噫是
何言歟汝黃口孺子尚知孝道予豈不知義者
乎遂爲辦棺衾之具壆于屋後空地仍表額扁

之曰。真衛軍生。方某之。莫請其子。曰。子欲令汝
歸家。喚汝親。故。搬。取。正。養。恐。汝。幼。弱。不。能。自。達。
汝。向。暫。住。予。家。待。有。熟。識。之。人。方。可。許。汝。回。籍。
喚。汝。親。故。搬。運。上。樞。還。鄉。方。爲。孝。也。兒。復。跪。泣。
指。心。而。誓。曰。兒。雖。幼。弱。豈。不。知。恩。且。亡。父。病。時。
深。蒙。不。嫌。穢。汚。湯。藥。依。時。沒。至。身。死。棺。衾。喪。具。
所。費。之。資。雖。是。至。親。骨。肉。未。必。如。此。况。兒。生。長。
京。師。親。故。一。扶。不。識。有。恩。不。報。欲。安。歸。乎。且。聞。
老。丈。夫。婦。其。無。子。庭。兒。雖。不。才。倘。蒙。不。棄。收。克。
一。奴。以。供。朝。膳。萬。計。義。丈。二。位。百。年。其。豈。不。堪。
爲。拜。掃。之。人。乎。然。後。赴。涼。取。回。先。母。遺。骨。同。我。

故父塋于義丈墓道之側則兒之負恩不孝之
罪塞矣。叟媪聞之且悲且喜曰真天錫之嗣也。
因不沒其姓名之曰劉方。思養備至方亦孝謹
出常勤業家事不舍晝夜常若不及者是後時
值秋風大作。上遊飄一敗船泊於門首。下船
人呼號死溺狼籍。爲居人挽救得達岸者終數
十人內一少年約未二旬。氣息將絕而手尚堅
持一竹箱不舍。傍有一少婦。撫抱號咷不止。人
或問其然。答曰此木吾夫也。此箱中妾舅姑之
骨也。時方從覩在側。歸道所以於父母悲咽不
能脫語曰。此人之厄正如兒向日之苦無異。叟

媪聞之卽奔赴扶掖。二溺人歸家更以燥衣哺以暖食。不廷日而甦矣。其人告曰。小人姓劉名奇。山東張秋人也。此婦奇妻李氏也。二年之前。從父三考京師。不幸遇時疫。未易月。父母俱喪。餘下予之夫婦。無力奉柩還鄉。只得火化。謀此歸計。豈料不孝之極。又遭此險難。過蒙老丈相濟。實再生之父母也。然李氏身孕六甲。遇此驚溺。內損無任。胎已墮矣。於是叟媪及友嗟嘆不已。急爲酒掃暖室。置於寢睡。朝夕爲粥飲。不數日李氏亦殞矣。叟媪爲治棺具。亦塋於屋後之地。深爲劉奇解慰。勸令暫住於家。與同其葬。

食議待便船使謀歸計凡經數十日皆以骨殖
在船多遭衝擊之患爲辭不果事况奇於救溺
之時爲鈎挽所傷數處潰瘡甚發不能履者數
月然奇平素博學能文見方聰敏出常乘暇教
以詩書作課而方一誦卽解不旬月凡經書詞
翰無不精通一日奇瘡少愈告於叟媪曰奇瘡
雖痊然一貧如此思無他計欲先負父母骨骸
歸鄉容奇喪完別來報答叟媪曰噫路遠孤行
况子幼弱非佳嚮也吾有一驢及蓄無用贈子
馱歸二親豈不代勞乎奇堅却不敢受遂辭而
往忽一日叟得重疾淹延數月方衣不解帶藥

必親嘗憂勞。鉅心刻骨而待立。忽奇來到。一家見喜。與謂奇曰。曩者失待。子何責之深。不告而去。取奇跪而泣。告曰。奇家再生之恩。尚未報答。又贈駟。馳之施。未及。酌一念。奇意欲潛歸。別謀濟事。不料至家。因前年黃河泛溢。鄉曲遠近。一望洪波。居太蕩盡。本窟田廬。漂溺無遺。極目白沙。蒿蓬百里。隻身無依。徬徨累月。進退計窮。奇食人店。奇思亡親之骸骨。歸何處安居。義丈之恩。雖宏。何暇得報。莫若仍歸恩府。求尺寸之壤。墓穴。暴之喪。儼便成仁。致身不罪。以此生爲終身之贖。奉宅土薪水之勞。未審義丈能從願否。

叟曰噫異哉予何幸乎累感孝子向來遂與前
道劉方之本未奇聞之亦自驚悚叟復曰若信
然奇爲兄劉才爲弟弟兄亦要同心協力共義
守此薄產足以業生矣於是奇方再拜受教三
人互相推愛極力養親甘旨極一時之味溫清
盡冬夏之歡又一年叟卒于前媪歿于後一子
備盡人子之情哀毀不堪泪盡繼血將葬兄弟
謀定兆域遂迎方之母骸葬於都下共築一室
列三墳如連珠二子同廬其次不釋杖者三年
閭里感化遠近稱聞及服除兄弟勤業生意驟
勝不數年富甲一鄉人以爲奉行所致一夕兄

弟夜酌窗下酒筵將半。話及平生因痛二人此
處之危。切悲三父沒身之恨。驚合義之奇。異喜
成家之遂。願相視悲咽。淚不自止。前曰。此皆予
二人微誠感格。實蒙天相。然予今年二十有六。
弟一十有九。俱未議婚。况人之壽夭莫期。萬一
不諱。則三宗之祀絕淪矣。若乘時各求良配。或
生嗣子。豈不美哉。劉女愀然不答。良久徐曰。兄
忘之乎。初義父臨終時。弟與兄各有誓。原俱以
不娶。今何更發此言。前曰。不然。初因父母垂沒。
大喪未舉。家道貧薄。所以皆輕藉重也。今則孝
敬已伸。恩義已報。家資復充。况不孝有區。無後

爲大決不可膠柱也。方展轉百辭，欲守前誓。奇亦無如之何。一日，奇與知厚者處，語及茲事。其友曰：「我得曉之矣。」令弟意謂彼與賢契立家在先，誠恐欲要先娶。奇曰：「吾弟端仁，決無此心。君旣爲謀，試一驗之何如。」遂密令二媵私見於友，曰：「其家有女，年正與二官人同，良淑工容，絕於一時，寔佳配也。其等敬議此婚，待別有年長者，然後再議大官人之婚，未晚。」方勃然作色曰：「何端老嫗欲離間吾昆弟也耶！」急去，勿令吾責之。二媵惶愧而去，密告於奇。奇等百方思度，終莫待其主意。是後奇因視梁燕之芳，遂題詞於壁。

上以探劉方之意其詞曰

營巢燕双双雄朝暮辛勤巢已成若不尋雌
繼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

一日方偶見其詞笑誦數次援筆亦題一篇於
後其詞曰

營巢燕双双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
願已足雄兮將雌胡不知

奇見而驚疑不知所主急謀於諸友曰予弟爲
人形質柔弱語音纖麗有婦人之態况與予數
年同榻未嘗露足鍼盛暑亦不袒坐及欲議婚
彼洛皆不聽而誅中詞旨如此恐有木蘭之隱

乎。衆曰：噫，是也。君當以實問之，何害？南垂涕曰：子以恩義爲重，情如同生，安忍問之？衆曰：彼若實爲女子，與君成配，正所謂恩義之重，得其所矣。何終以愧爲辭？衆以酒醉之，使深夜而歸。將寢，奇乘醉問方曰：我想賢弟和燕子詩甚佳，甚佳。然弟復能和平，方承命笑而和之。其詞曰：

營巢燕燕，嗚嗚。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和氏忠且純，何事楚君終不納。

奇曰：若然，賢弟實爲木蘭之隱，何不明言？方但低首而已。奇復曰：旣不成，兄弟當爲兄妹乎？或爲夫婦乎？方又不答，惟含淚而已。問之數次，方

徐言曰。若兄妹爲之。妾當適他人。妾父母之痛。永爲寄托之極矣。妾初因母喪。同父還鄉。恐不獲并途。故爲男扮。或因及笄。妾不敢改形。欲求致身之所。以安父母之極。幸義父無兒。得斯遺孤。妾與况相識。此非人謀。實天合。備是不棄。賤軀。使三家之後。永播三義之名。不朽矣。前驚喜不已。遂揖承就寢。妾自非禮也。須待明日。祀告三墳。爲髮辦粧物。請會親隣。乃可成親。尙遂依言。拱坐待旦。依議而行。是後成巨族。子孫滿堂。號爲劉董三義家云。

公孫子曰。雖以干女子。而能成父母之志。

卷之三十一 傳 劉方

後世有一種男子不及多此矣觀此能不愧

前○名閨貞烈傳

與烈姓項氏秀里太學生道寧之女。棄教公之
雲孫也。生而婉婉。幼卽自閑禮教。已許配於吳
浦。屬魯襄公玄孫應禱爲室。向從父宦而幼。及
適。且畏。忽染疹。恣恣疾。父母愛應禱厚。未議娶。
意必求愈。而後請吉也。不料遲留兩年。醫藥無
效。父母復痛念。日病勢多難。能期空待。不若先
借旌僊。付命於天。後縱應禱不起。或得嗣。應禱
者。亦可以延恭肅之祀也。於是卽欲擇吉。邀媒
納采於項。應禱聞之。急止。父母曰。吾病膏肓。諒

在莫救縱行合卺終屬泉臺甚不忍以殘弱之
軀而甘誤少年之婦也父母再三勸慰應祈堅
執不從日藍玉無瑕可以別事君子若鴛鴦一
效則姿寡終身吾何德於項而肯負之乎福既
若斯豈容再用父母亦不能強但痛哭而已越
數月應祈果殤沒漏遣人以訃音報項因得言
存日向義之事以烈聞變卽掩閨默坐慘戚悲
哀及昏自剪其紅染柎甲侏女怪問其故貞烈
以他事給之私相村曰周郎不幸正吾之不幸
也雖情未契冷而義則已夫婦矣豈陌路愁然
者例耶况天地立身綱常爲重何忍事二姓而

又貽笑他人乎。不若以死相殉。縱不得携手於平生。猶可偕遊於地下。較之塚谷玷節之爲愈也。卽脫衫衣。素屏飾洗。柱重理髮雲。而束髮者。皆易白練。扇奩之物。悉爲檢鎖。至更深。侍女催。竊貞烈諭之曰。宵來心事未寧。不欲蚤就枕席。汝輩先寢。毋以吾爲意也。侍者如命。皆自散。息貞烈自幸曰。吾志可成矣。遂以素帶懸之。臥室桁間。自墜而盡。及明。侍伴起。見驚惶無措。急走報其父母。已氣絕而不可復甦矣。嗚呼哀哉。及行歛。浴其內。下裳盡以績麻。縫固牢。不可解。貞烈之母。成其志而不落。但覆以素衾而已。踰三

日人棺見面如生色須知汗發漸流如珠不斷
殆有以顯貞烈年真舅聞之哀傷過于已千慨
然治地迎柩與兒應祈合就窆窆又爲擇立其
後以暴蒸嘗喜郡稚童孺婦莫不及門嘆賞其
達以文士則爭爲詩頌而拜吊之鄰邦比邑皆
以爲未城夫美事也嗚呼異哉夫凡死生之際
事亦大矣或適於困窮無措者有之或溺於事
勢顛沛者有之或陷於猛獸者有之或溺於精
飲者有之今竟烈語其家豈胃也非衣食不堪
斯迫其遇從容可樂也張不得已所激論其
亦敏慧也非疾病無知所措言其時童妾也非

曾經恩愛所溺人情事變一無有牽泥彼此相
距百有餘里又非音問常通者比其顏色未嘗
贈其言語未嘗聆輒能慷慨就死不延時日甘
心如玉碎香塵苟非看得綱常大義至精至微
未有不存一毫畏惜之念也竟能幹得此事世
世有七尺丈夫室七冠帶而及後首臣虜及昏
夜乞哀暑不以節義自重含愧於泉烈多矣予
因有感傳其事以待秉史者筆之於千萬世其
所與列詩一首附列于左以見其餘詩曰

千古憐孤節
四介笑未熊身

稿衣懸夜月
青鬃棄去春

塚草含香得

江流還恨難

莫疑輕一死江流還恨難 魏毅王心人

公任子曰此實其夫不貪淫之報也

○朱氏遇仙傳

嘉興府治東石湖港有朱姓者年二十餘訓蒙
爲業狀貌雖陋而風神自雅隆慶春一日道經
南城下花雨淋漓柳風嫋嫋度轉之間神思恍
惚漸至海月樓西竟迷去路心甚驚疑然有二
女童施禮于前曰奉主母命邀先生過山朱曰
素昧識荆得非邀之錯耶女童曰至當自知幸
弗多疑宋氏偕行但見崇山峻嶺路極崎嶇天

道流株鳥音嘈雜自念生長郡內不意有此佳
境更進里許入一洞門遙望樓殿玲瓏金玉照
耀兩度石橋方抵其處屏後出一仙娥霞帔霓
裳降階而迎登殿敘禮引入內室坐定女童進
茶訖宋纔問娥姓名娥晒曰妾乃蓬萊宮中人
也邀君欲下風世也緣不煩駭問頃聞開宴酒
殺羅致娥典侏促滯暢飲因製賀新郎一詞命
女童歌以侑觴其詞曰

花橋繞春城運神工重樓臺宇頃刻間成綠
水青山多宛轉免教鶴怨猿驚看來無異舊
神京慮只慮佳期不定天從人願進退多情

相引處。珮聲比○等閑回首遠蓬瀛。呼小玉
旋開錦宴。謾薦蘭羹。須信是瓊漿。二飲頓令
百感俱生。且休道塵緣易盡。縱然雲收雨散。
琵琶峽。依舊風月交明。此會果非輕。

酒闌夜靜。娥薦枕席。曲盡魚冰之樂。逮晨朱謂
娥曰。僕承厚愛。甚欲留連。但家君頗嚴。不歸恐
致深罪。願朝去暮來可也。娥愀然曰。靈境難逢。
佳期易失。妾因與君夙緣未盡。故移洞府於人
間。委仙姿於允客耳。正議久交。何卽請去。朱唯
而止。三日後。朱復懇歸。娥乃設宴正殿。鋪陳款
饌。比昨愈奇。且豐。勸朱酩酊。將徹時。出一錦軸。

展於淨几寫詩十絕以贈各揮涕而別仍命女
童送朱出洞忽風雨暴至雲霧晦暝咫尺莫辨
不覺失足墮于山下須臾天開雲朗乃顛仆於
城岑寂之處宛若夢覺歸述其事父以少年放
逸迷宿花柳中假此自掩耳欲青之朱不得已
出錦軸呈父父見雲章燦爛信非凡筆怒殆少
釋時求玩者甚衆因錄詩于後焉

其一曰

三山窈窕許飛瓊
伴我來經幾萬程
好與清華公子會
不妨玄露謾相傾

其二曰

遠天移傍郡城東
千載偶借塵世願

雲自飛揚鶴自巢
碧莖花下共吹簫

其二

海外三山十二樓

飄流環繞不通舟

此身也解爲雲雨

迢遞駉鸞橋李遊

其四

澗水沿杯出鳳臺

別將劉阮入山來

春懷何事難拘束

謾被東風吹得開

其三

海送漢上彩鸞飛

爭奈文蕭有意遊

自分不隸若夜台

含香和露樂深宵

其六曰

莫道仙九天一方

須知張顧有蘭香

春風嘗恋人間樂

底事無心閒海棠

其七日

百雉斜連一道關

爲君翻作雨雲臺

高情彷彿義王事

宋玉如何不到來

其八曰

湖橫清上花浦綠

可憐分首艸陽堤

離宮謾自添離思

料得封夷不我知

其九曰

其九曰已遺失之矣情六

驅車絕地迎塵裏

從此交情似不閑

他日離愁何處慰。暫將三塔作三山。
玩後事竟息。軸亦尋失去。不知其爲何崇也。此
士尚存。猶能與故人道其事云。

○柳氏傳

天寶中。勳。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
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
姬曰柳氏。艷。七。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
別業。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
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彦。柳氏自門窺之。謂其
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通意焉。李生
素重翃。無所吝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

酬李生日。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媼驚慄避席曰。家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於客位。引滿極飲。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媼之費。媼愛柳氏之色。柳氏慕媼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渡擢媼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媼曰。妾名及親。音人所尚。豈宜以濯泥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用足。以伺君之來也。媼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齋糲具以自給。天寶末。帝復二京。士民奔駭。柳氏以艷獨異。

且懼不免方剪髮毀形奇跡法靈乎是時倭希
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精柳名請爲誓記洎宣
皇帝以神武反正柳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
囊盛麩金而題之詞曰

章臺柳章臺柳昔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柳
似舊垂亦應板拆他入手

柳氏捧金鳴咽左右悽憫答之詞曰

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已贈離別一葉隨風
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無何有蒼將疎陸刺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
劫以歸第下之專房及希進除左僕射入覲柳

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欽想不已。偶於
苑首岡見蒼頭以駿牛駕輜軒從。兩女奴翊偶
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其乃柳氏也。
使女奴竊言失身沙陀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
相待於通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寶
以香膏。自車中投之曰。當遂永訣。願冥誠念。乃
迴車以手揮。其袖搯匕。香車麟匕。目斷意迷。失
於驚塵。翊大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
請翊。心彊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侯
許俊者。以才力自負。抚劍言曰。必有願一效用。
翊不得已。真以告之。儻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

之方衣緜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陀利之第
候其出門里餘力被祗執轡犯閤排闥急趨而
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碎易無敢仰視
遂升堂出劔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迸塵斷後
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嘆柳
遂與劔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陀利恩寵
殊等劔儉懼禍乃奔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難
事倏乃能尔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
郎兼御史韓琦久列參佐累彰勲効頃從鄉賦
有妾柳氏阻絕兇寇依正名尼今文明旣運遐
通率化將軍沙陀利兇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

志之妾于無爲之政臣郡將兼御史中丞許俊
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于韓翃義切
中抱雖招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
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翃泣唯稱賜錢二百萬柳
氏歸翃後累遷至中書舍人然卽柳氏志防
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尙使柳
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
則曹柯浞池之功可見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
惜穠渥不備義勇徒激皆不入于正斯豈變之
正乎蓋所遇然也

○非烟傳

臨淮武公業威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叅軍有愛
妾曰非烟姓步茂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香秦
声好文筆尤工擊阮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愛
之其比鄰天米趙韓第也亦簪纓之族不能斥
言其子曰象端秀而有文總弱冠以時方居喪
禮然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
食息焉乃厚賂公聞之聞以情告之聞有難色
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謂者伺非烟門處其
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其
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碎漆
箋題絕句曰

一觀傾城貌。

塵心只自猜。

不隨簫史去。

擬學阿蘭來。

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請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鄧武公。愈悍非良配耳。乃復時篇寫於金鳳牋曰。

絲條雙心不自控。

只緣幽恨在新詩。

郎心應似琴心怨。

脉脉春情更泥誰。

封付門媪。令遺象。窳啓緘吟諷。數四拈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劍溪玉葉紙賦詩復謝曰。

珍重佳人贈好音。

絲箋秀翰兩情深。

滿如蟬翼難供恨

密似蠅頭未寫心

疑是落花迷碧澗

只思輕雨灑幽襟

百迴消息千迴處

裁作長詩寄綠琴

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家憂惹恐事泄或非烟

追悔春寒於庭前獨坐賦詩曰

綠暗紅藏起暮烟

獨將幽恨小庭前

重重良夜與誰語

星隔銀河月半天

明日晨起吟際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

日無信蓋以微存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

并吞苔箋詩曰

無力嚴粧倚綉幃

暗題蟬錦思難窮

燕居言
近來贏得相思病

柳花欲快曉風

象旣得詩回報喜不自勝時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賤或數夜一值或竟日不歸烟始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之書曰

下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欽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詠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幃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机一拜清光九

殢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

畫簷春燕須同宿

蘭浦雛鸞肯獨飛

長恨桃源諸女伴

等閒花裡送郎歸

封訖召門媼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媼促步而笑至且拜曰才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翹候翹候至晚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門入堂中各自背鉉

解悅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鍾初動，後送象于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揖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媼贈烟詩曰：

十洞三清銜路阻

有心還得倚瑤臺

瑞香風引思深夜

知是蕊宮仙馭來

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

相思只怕不相識

相見還愁却別君

願得化爲松上鶴

一雙飛去入行雲

封付門媪仍令語衆曰。賴妾有小小篇詠。因是
嘗得一期于後庭。展微密之思。罄風昔之心。以
爲魚鳥。不知人神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詩寄情。
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媪數以
細過。撻其女奴。奴陰啣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
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
請假。迨如常。又直遂潛于里門。街鼓旣作。匍伏
而歸。循牆至後庭。見媪方倚戶微吟。柔則據垣
斜睨。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衆覺。跳去。業搏
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媪。詰之。媪色動。聲顫。而
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

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幾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葬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涇澗間洛陽之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床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誦曰妾貌雖不迫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而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

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瓊奴傳

瓊奴姓王氏。字潤貞。常山人。二歲而父歿。母董氏携瓊奴適富人沈必貴。沈無子。愛之過已。生年十四。雅善歌辭。兼通音律。言德玉容。四者咸名。遠近爭求。納聘焉。時同里有徐從道。劉均玉者。請婚。猶切。徐本華胄。而沈貧。劉實白屋。而暴富。徐之子名蒼郎。劉之子名漢老。皆儀容秀整。且與瓊奴同年。必貴欲許劉。則必其閱閱之名。家欲許徐。則慮其家道之窮。迫猶豫。遲疑莫之能定。一日。謀于族人之有識者。彼爲之書策曰。

但求佳婿勿論其他必貴曰然則何以知其佳
乎曰易取子宜盛爲酒食特召二生仍請前輩
之善藻鑑者使潛窺之一則觀器量之如何二
則試詞翰之能否擇其善者而從焉於選壻乎
何有必貴深然之至二月花晨開筵會客凡鄉
里之號名勝者咸集于庭均玉從道亦各携其
子而至漢老則人物整齊雍容應對降登揖讓
未免矜持若薄則眉目清新言談儒雅衣冠朴
素舉止自如席尊有耕雲者沈之族長也名知
人一見二生已默識其優劣矣乃颺言於衆曰
宗姪必貴有女及笄徐劉二公欲求締好兩門

子弟人物並佳，但未審姻緣，果在誰耳。必貴起對曰：此事尊長主之，則善矣。耕雲曰：古人有射外牽絲設磨等事，皆所以擇婿也。吾則異於是。因呼二生向前，指壁間所掛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兩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四畫曰：二郎少憶妙思，試爲詠之。中曰：奮衣在此一舉，奈何漢老生居富室，懶事詩書，聞命睜眼久之不就。菴則從容染筆，頃刻而成。壁上耕雲悄悄稱賞。其詠惜花春起早日：

胭脂睡破湘桃萼。

露重茶蘼香雪落。

媚紫濃遮刺綉窓。

嬌紅斜映鞦韆索。

輓轡驚夢急起來。

梳雲未暇臨粧臺。

笑呼侍女秉明燭。

先照海棠開未開。

詠愛月夜眠遲日

香肩半解金釵卸。

寂七重門鎖深夜。

素魄初離碧海壖。

清光已透朱簾罅。

徘徊不語倚闌干。

參橫斗落風露寒。

小娃低語喚歸寢。

猶過薔薇架後看。

詠柳水月在手日

銀塘水滿蟾光吐。

嫦娥夜七馮夷府。

蕩漾明珠若可捫。

分明兔穎如堪數。

美人自把濯春葱。

忽訝水輪在掌中。

女伴臨流笑相語

指尖擎出廣寒宮

詠弄花香清夜

鈴聲響處東風急

紅紫叢邊久凝立

素手攀條恐刺獲

金蓮移步嫌苔濕

幽芳擲罷掩蘭室

馥郁餘馨滿綉房

蜂蝶紛上几窗

飛來飛去繞羅裳

均王見漢老一辭莫措大以為恥父子竟不終
席而退矣於是四座合詞皆以茗郎為好而茗
之婚議亦自此而感不出月餘已擇日過聘矣
既而必貴以愛惜之故教其數相往還遂招真
館中讀書進學偶童氏小恙茗郎入問疾而理

奴正倚母湯藥不虞舊之至也。適避弗及。乃粗見於母榻前。舊郎吟之。姿色絕世出而私喜。封紅箋一幅。使婢送與瓊。求抹之空紙也。瓊微笑成一絕以答舊曰。

茜色霞牋照面頰。

玉郎何事太多情。

風流不是無佳句。

兩字相思寫不成。

舊郎持歸以誇於漢老。漢老正恨其奪已之配。以白均塗。均塗不答子之無學。友切齒徐沁。入骨恨之。卽誣以事。俱不得自。徐闔室役遼陽。沈全家成嶺表。訣別之際。黯然銷魂。觀者莫不爲之下淚。遂散去。南北不相聞已。而必貴傾殂。家

事零落。惟童氏母女在。蕭然茅店。賣酒路傍。雖
患難之中。瓊奴無復昔時容態。而青年粹質。終
異常人。有吳指揮者。悅之。欲娶以爲妾。童氏以
許人辭。吳知其故。遣媒謂曰。徐郎遠海從戎。死
生未卜。縱饒無恙。又安能至此而成姻乎。與其
痴守空營。蹉跎歲月。盍不歸我貴家。任汝母女
受用。亦不虛度一生也。瓊奴堅然不肯。吳又使
媒姬行言。且壓以官府。童氏懼。與瓊奴謀曰。一
從著去。五閩呈霜。地崩天漉。魚沉雁杳。真所謂
君處北海。寡女處南海。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汝
之身事。終恐荒唐。矧又父遠淪下。他鄉流落。權

門側目欲強委禽吾孤兒寡婦其何術以拒之
瓊淚泣日徐門遭禍本自兒身脫別從人背之
不義且人之異於禽獸者以其有誠信也棄舊
好而結新歡是忘誠信苟忘誠信殆犬彘之不
若也有死而已其肯爲之乎因賦古詞一闕以
自警其調寄滿庭芳云

絲鳳分群文鴛失侶紅雲路隔天台舊時院
落盡棟積塵埃謾有五更離燕向東風似訴
悲哀王人去捲簾恩重空屋亦歸來○溼陽
憔悴女不逢柳教書信難裁歎金釵脫股寶
鏡離臺萬里遼陽卽去也甚日重回下香燭

含花到死肯傷別人開

是夜自縊於房中。母覺而救解。良久方甦。吳持
棒者聞之。怒使麾下碎其醜器。逐去。他居欲折
困之時。有老驛使杜君。亦常山人。必貴存日。相
與善。憐童氏孤苦。假以驛廊一間而安焉。一日
客有戎服者。三四人投驛中。杜君問所從來。其
人曰。吾儕適東某衛總。旗差往海南取軍。雙
此假宿耳。值童氏偶在。下中一少年特淳謹。
不類武卒。數往還相視。而懷恠之色。可掬。童氏
心動。卽出問之。亦誰耶。對曰。苗姓徐。汝江常山
人。幼時父嘗聘同里沈必貴女。與君爲婚。未成。

親而兩家緣。沈責南海者。戍東。遂不相聞者數載矣。適因入驛。見媽七狀貌。酷與蒼外母相類。故不覺感愴。非有他也。童氏復問沈家。今在何處。厥女何名。曰。女名瓊。奴字潤貞。開親時年方十四。以今計之。當十九矣。第忘其所寓州郡。難以尋覓耳。童氏入語瓊。奴曰。若然。天也。明日召使至室中細問之。果茗郎也。今改名子蘭矣。尚未娶。童氏大哭曰。吾卽汝丈母。汝丈人已死。吾母女流落于此。出萬死已得再生。不圖今日再能相見。遂白于杜君。及茗之同伴。眾口嗟嘆。以爲前緣。杜君乃率錢備禮。與茗異姻合。

香之日。喜不勝悲。瓊奴訴其寒懷。不任悽斷。因
誦杜少陵羌村詩。夜聞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
句始爲冷。且設也。著撫之諄切。曰第毋傷感。且
盡綢繆。始候來年。挈尔同歸。遼東則魚水歡情。
永永相保矣。既而若同伴有下總旗者。忠厚人
也。謂若曰。君方燕尔。莫便拋離。勾陣之行。不
渠往。我輩當分詣各府投文。君善撫室。且此相
待。公事完。里相與歸。邊若置酒餞別。諸人起程。
不料吳捕陣者。緝知以逃軍爲名。捕若於獄。杖
殺之。瘞屍於塞肉。亟令媒說童氏曰。彼已死矣。
可絕矣。夫。晤將擇日昇轎來迎。汝女若又不從。

定加毒手。媒求諾反命。瓊數使母諾之。媒去。與
母曰：兒不死，必爲狂暴所辱。將俟夜引決矣。母
亦無如之何。是晚忽監察御史傅公到驛。瓊奴
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狀以告傅公。卽
抗章以聞。及兩月，得請就命。鞠問而東屍未得。
政讞訊間，羊角風自廳前而起。公視之曰：逝魂
有知導吾以往。言訖，風卽旋轉。前引馬首徑奔
窰前，吹開炭火而屍見矣。公委官檢驗，傷痕宛
然。吳遂伏辜。公命州官葬若于郭外。瓊奴哭送
自沉于塚側池中。因命葬焉。公言諸朝下禮部
旌其塚曰：賢義婦之墓。陳氏亦官給衣廩，優養

終身焉。

○笑帶惑僧傳

此即掃箒成怪。

洪武間本覺寺有一少年僧名湛然房頗僻寂。一夕方暑獨坐庭中見一美女瘦腰長裙行步便捷丰稜約約襲人而粧亦不多飾僧欲進問忽不見矣明夜燈厠又過其前湛然急起就之則又隱矣他人處此必不能堪况僧且少年乎自是惶惑殊深淫情交引苦思不置越兩日又徐步於前僧急牽其衣女復佯爲慙怯之態再三懇之方與入室及敘坐僧復逼體近之漸相調謔間竟成雲雨事畢問其居址姓字女曰妾

乃寺隣之家。父母鍾愛。嫁妾之晚。今有私於本
故數。上潛出。不料經此。又怡情於汝。然當緘密
其事。則交可久。不然。彼此玷矣。僧喜。唯上從命。
於是旦去暮來。無夕不會。將及暮。少僧不覺容
体枯瘦。氣息懨然。無生意。雖同袍醫治百端。
罔功。寺中一老僧謂曰。察汝病脉。勞瘵兼攻。陰
邪甚盛。必有所致。苟有所致。若不明言。事無濟
矣。湛然駭懼。勉述往事。衆曰。是矣。然此祟不除。
則汝恙不愈。今若復來。汝伺其往而踪跡之。則
治術可施也。是夕女至。少僧仍與交合。將行。欲
起。隨送女止之曰。汝居寥落。夜得美婦。欲處。是

亦樂矣。尙苦自感如此。漉然不能強而罷。明日
告衆。衆乃徧曰。明夜彼來。當待之如常。密以一
物置其身。吾輩避於房外。俟臨別時。擊門爲約。
吾輩協當追尾。必得而止。則崇可破矣。少僧一
一領記後。二女漉然覺神思恍惚。方倚床獨臥。
女果推門復入。僧與私褻。益加款曲。鷄鳴時。女
辭去。僧潛以一絨花插女髻上。又戲擊其門者。
三衆僧聞擊聲。俱起追察。但見一女冉冉而去。
衆乃鳴鈴誦咒。執執持兵相與趨逐。直至方丈
後一小室中。乃絀。此室傳言三代祖化之處。
一年一開奉祭。餘時封閉而已。衆僧知女隱跡。

卽踴躍破窓而入，無所見也。西北佛厨後燦微光，急往燭之，取堅一篋，箒取作質潤滑，枝束鮮莹，蓋已數十年外物也。衆方疑惑而賊寤，在柙因共信之，乃持至堂前，抽拆一篋，則水流滿地。衆僧益駭異，再拆之亦然。以至篋篋皆如之。衆僧仍明燈細視，篋中非水，寔精也。湛然見之，悔悟驚懼，不能自制。於是悉敲焚烈，揚灰於湖，少僧急以良劑調治，久之然後得平。

公任子曰：怪物迷人者，多有之，然可不謹。

○酒孽迷人傳 勸世之文警世之傳

至无末，鹿兆姜姓者，籍崇德之語兒鄉，世業耕

教爲人謹且厚。里中多稱之。然性惡酒。雖氣亦
不欲入。息過鄉社。會餼則。覺容不滿。曰。食以穀
爲主。何事糟粕味耶。一日遇隣老。飲醉身軟。不
能支。姜因隣而扶。歸見袖中墜然。探之。金也。私
自付曰。田野無知。得此不爲盜。况人昏路遠。豈
憶我爲。遂竊入。已及明。醒解覓金。金已亡矣。隣
老哭於家曰。吾子以寃事直於官。久係縲。縛劍
准銀爲贖。吾老且病。乃典田鬻屋。得金一錠。昨
醉遺途。料落他人之手。前以爲雖失。吾業猶可
以有。吾子也。今何而無之。吾死矣。夫苟有所知。
願分半爲謝。美雖聞其言。竟不動意。是夕三更。

時一館生讀倦，暫睡。几上闌門外嗽啣有聲，詢聽之，有人似欲進者，喝曰：「汝何物敢行阻我？」又有人似執門者，應曰：「我乃山桃厲鬼，司人門戶。若遇妖魘，必斧而啖之。尔是何物，抗然冒進，抑未知吾斧耶？」斯人徐謂曰：「汝不識我，毋怪其言之倨也。我姓朱，字喬夫，號外鬼，滿土始祖醴醪。惹起跡庖，義時封居醉鄉，問者又曰：「審爾言，爾殆鬼於酒者，今是之來，禍福抑何所主？」欲進者，輒然嘆曰：「非敢爲孽，耗之耳。」王人虧行，陰竊人急迫之財，致父子無措，幾死非命。上帝欲行譴罰，念汝家世有德於鄉，不忍卽殛，姑使我迷溺。」

而報之也問者又曰王人性儉飲縱耗奚益欲
進者答曰第自有處人又問曰吾聞酒存德自
古尚之爾及欲爲孽於因果何術以遲耶欲進
者答曰居試與語汝當其賓主應酌禮恭容肅
衣冠楚楚喜話雍上雖進退俯仰間必中節度
此上飲也我湘之及有杯盤狼籍啖齧飲呼櫻
臂岸巾借階越坐始雖少閑乎禮終則忘長幼
畧尊卑一惟以和樂爲快此中飲也我至之又
有沽酒市脯歛分瓜筵換號呼名快罵交錯扇
則携手街途自似油而糊糗身欲行而傾側目
習焉常不以家爲意者下飲也我陰使之然猶

未甚也。至若提壺市上乞汴墻間科跣。偃臥
行。逐駭夜則寄夢橋亭。曉則懸瓢寺宇。蚊虱爲
隣。而腥膻爲襲。若而人者。不可謂非我困苦之
也。又有承祖父之厚遺。不思守繼。而乃酷與蓮
花君。喜合田。擊無賴之徒。揮金縱飲。雖良朋至
戚。瞑眩切救而不入。必至田房易子。子安依人
猶且遑遑。然鼻嗅心香。思欲一飽。吸以賞願。于
方求辦。弗得弗止。若而人者。不可謂非吾沉昏
之也。又有鬻暈漿於顯者。儻飲食於相知。迎走
趨陪。終宵不厭。及其口腹相量。不勝貪頭重
足輕。順入者。悖出。懸氣薰人。視溝渠溺廁中。以

爲枕席者在是矣。帖然眠臥而莫覺者，而人者不可謂非我挫折之也。又有被醉使狂，誑喚生事，一言不合，則拳足相加，或傷人或殺人，由是羈縻官府，柱桎囚圜，傷者按條，殺者抵死，罪未成而家先敗，悔救何能及哉。若而人者，又豈非我有以顛倒之耶。問者良久，謂曰：飲酒皆前定果有之乎。今我且退，汝請行。啾唧之聲遂息。館生大駭，及明亦不敢洩。午炊後，見應光忽思酒索於家人，家人曰：戲耳。應兆曰：果欲之。家人曰：厭糟粕者亦復如是乎。應兆曰：姑破俗可也。乃欣然拈壺滿酌，至醉而罷。家人生徒輩俱異之。

惟夜讀者默識其意。由是日夜酣歌傲遊博飲。不半年間而所竊之金悉償。酒稅醉則狂歌罔語。鄉人慚鄙之。生徒俱散。再三年世遺貲產盡。變賣以供口腹。衣衫垢結。容體羸枯。家人痛哭。謂曰：「追思豐樂人家。一旦伶仃至此。費者不可復完矣。而郎君素循善。何不改易弦轍爲訓後人。不然使虧玷世業。自郎君之身始。甚可羞也。」應兆不對。趨出。散步村店中。買酒自遣。心懷媿忿。飲亦不成。醉沈吟俯首。至夜忘歸。適店主涉事於外。其女見美雅。餘心欲私之。更餘以言侵戲。美遂行。自獻美。默村曰：「向因一念之差。病狂。」

流落。雖修積及時補且不逮而况淫汙非道以重之。死無所矣。乃堅持固却以爲不可。竟秉燈待曙而返。是夜寢熟。夢一人施禮床下。曰。吾酒孽也。前因不義來醉汝心。四年於茲矣。昨能一念起善。上帝知汝非怙惡者。流救吾。別遠不相迷擾。永辭君宜益勉。汗雨如流。口嘔一物。墮地。家人起燭之。若血塊然者。及明遂不思飲。試以酒置於前。厭惡如常。其子復立家成業。姜亦享壽而終。

公在子曰。此傳勸人當施德。卽拾金不還。托酒孽以儆世。嗚呼。可不慎欤。

○郭翰遇織女星傳

大原郭翰少節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
草隸早孤獨處當盛夏乘月臥中庭時有微
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有人冉
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
溢目衣玄綃之衣曳霜羅之幘戴翠翹鳳凰之
冠躡瓊文九章之屐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
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廻降願
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
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遊人間仰慕
清思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蓋深所感女卽

教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綬之帷。施冰精玉
萃之簾。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升堂。解
衣共寢。其裯體紅腦之衣。佩小香囊。氣盈一室。
並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腰。
深情密態。妍艷無匹。迨曉辭去。面粉如故。試爲
拭之。乃本質也。翰送出戶。凌空而去。自後夜七
往來。情好益切。翰戲之曰。半郎何在。那敢獨行。
對曰。陰陽變化。閔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
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語曰。世人不明瞻
矚耳。翰又曰。卿旣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祈聞
乎。對曰。人間覩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官室。居

處諸仙皆游觀焉。萬物之生各有交結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之間本由一理情慾之好無間。聖凡因謂翰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將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牛郎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耳。非有他故也。」又况一年一度相會。怎如今日夜上相逢。君無猜忌。問曰：「卿何來遲？」答曰：「人間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廚。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衣縫。翰問之。謂曰：「夫衣非針線爲也。渾然而成。自後經一年。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

程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日。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抱撫而別。以七寶枕一枚留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雙瘦寢空而去。迺顧招手良久。方賦。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月侍女將書函至。翰遂開緘。以青繡爲紙。鉛丹爲字。言調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

詩曰

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

良會更何時。又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宸。

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

翰以香箋答書五意甚切至并附詩一首

人世將天上。由來未可期。誰知一迴顧

交作兩相思。又贈枕猶香澤。涕衣尚淚痕

玉顏霄漢裡。空有往來魂。

自此而絕是歲太史奏織女星失纏度無光彩
後翰官至御史思之不已大開麗色不復稱意
每夜只于星斗間仰望忽一夕見織女駕雲而
下謂翰曰子當上昇矣急趨仙班勿遲也翰
遂卒于星下

○李王郎張麗容記堅金石傳

元朝至元年間金陵松江府學有庠生名曰李

彥直字玉郎者年方二十爲人俊雅賦性溫良
學問才藝彥絕一學府中上下官僚鄉曲老幼
無不稱重其學之後圃有高樓三級扁曰會景
樓登之者遠觀則四塞江山近觀則一城坊市
舉目皆盡圃牆皆隣居小巷皆官妓之居焉蜂
牌鱗次園刻周際而彥直凡遇夏月則讀書於
樓上一日新秋雨霽城外歌咽之音絲竹之韻
爲輕風遞送斷續悠揚如天籟之飄也如清商
之洒也彥直不勝清興遂約同儕飲于樓上
友忽然咲曰正所謂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彥直
曰若見其形則不賞其聲及不清矣衆皆稱其

確論一友曰此論返復趣深真佳作也各當有

賦如詩不成甘罰金谷酒數於是彥直先吟曰

涼颯淅瀝天隅起
窓蕉雨歇清声止

灑氣乘風掃碧空
炎蒸忽入秋光裡

閑登快閣一凭闌
江山浩渺双眸寬

俯臨坊市人寰小
仰攀斗牛天風寒

暫存視聽一凝思
瀟々一派仙音至

絃繁管急雜商宮
声回調歇迷腔字

獨坐無言心自評
不是尋常風月情

峽猿塞雁声哀切
別有其中一般流

初疑天籟傳簷馬
又似秋砧和漏打

碎擊冰泐向自傾

亂湧琉璃開風酒

狂生對此襟懷開

邀友分題共舉盃

莫爲西風雲雨隔

清歌時度人間來

俏者聞聲情已見

村者相逢若相恋

村俏由來趣不同

豈在聞人與見面

吟畢衆友傳玩間忽騰夫走報曰正堂先生來

也彦直急懷其詩整衣而迎捧之登樓先生見

席笑曰康亮有言老子婆娑清興不淺遂續坐

而飲彦直因其諸友舉其所爲假以更衣將詩

搯捻成團於階上拋出復坐而飲飲暢至暮而

散不意投詩之處乃伯姑張媼之所居也媼正

蘇居筆記卷九 傳類

生一女年一十七歲名麗容生得眉如染黛口似珠紅又名曰翠眉娘靈慧纖巧不但樂板女工至於書畫詩文冠絕時輩真一郡之國色也然留心伉儷不染風塵人或揮金至百而不能一覩其面家後構一小樓與會景樓相對扁曰對景樓乃女之釋關之所也其李彥直投詩之時值麗容正坐對景樓上忽見紙團投下遂命小丫鬟拾取而觀之且驚且羨顛倒歌詠而不能去手曰此詩斷非常人所能作也必是李玉卽筆跡無疑也况彼尚未議婚妾且亦未行嫁天若見憐吾願諧矣至次日遂用白綾一方依

韻和其上復從原處投同。彥直經其處而得之
且讀且笑曰。予聞名妓有張翠眉者。操志不常
才貌異衆。予心每七期之。未暇其便。觀其寫作
必其人也。詩曰。

新涼睡美慵晨起。

隣家夜飲歌初止。

起來無力近粧臺。

一朵芙蓉冰鏡裡。

重七花影上雕闌。

體瘦番嫌舞袖寬。

閑覓曉蛩芳砌下。

金蓮似怯碧苔寒。

大湖獨倚含幽思。

玉團忽不從天至。

龍蛇飛動澹烟雲。

篇七盡是相思字。

顛來倒去用心評。

坊信多情識有僧。

不是玉郎傳密契。

他人怎有這般薄。

自小門前無繫馬。

梨花夜雨何曾打。

一任漁舟泛武陵。

落紅肯向東流洒。

半方綾帕卷還開。

留取當年捧玉杯。

每見隔牆花影動。

何時得見玉人來。

名實常聞如久見。

姻緣未合心先戀。

詩情本自致幽情。

人心料得如人面。

彥直閱畢遂登大湖石而望之適麗容獨坐於

對景樓上彼此一見魂志飄蕩不敢錯辭者良

久彥直曰觀卿儀範莫非張翠眉耶麗容微笑

而答曰然妾蒙君家佳作詳之若以君爲李王

則則君無所逃也。一人相視大笑。麗容曰：妾聞君之才行多擇位，儷百無一成者，何也？彥直曰：若有如卿之才貌者，又何敢言擇乎？遂乃各述心事。對天設誓爲夫婦，而別。彥直歸家告于父母，父曰：彼娼也，然以改節可尚，終不可入士夫之門，亦不可以奉先嗣後也。遂不見。允彥直轉托親知於父母處，勸納爲妾，終不容諾。將直一年，而彥直學業頓廢，精神漸羸，食失寐，如醉如痴。其麗容亦爲憔悴，誓死決不他適。其父亦不得已，遂以遣媒具六禮而聘之。事將有期，且本路叅政阿魯古任滿赴京，時伯顏爲右丞。

相獨秉大權。凡官之任滿者。必白金萬兩爲獻。若少不及。則痛遣黜退。然阿魯台居官九載。罄囊合奏。十不及一。計無所出。謀諸佐吏。或曰。右相貨財山積。其心已厭。所重者女子及珍玩之物耳。若於各府。選買才色官妓。三二而已。不過數百白金。加以粧飾。又不過數百。若得而獻之。強爲使白金萬兩。其右相必以納之。阿魯台大喜。遂令佐吏假右相之命。公選於各府。得二人。而麗容居第一焉。而彥直父子。奔走上下。謀之萬端。家產蕩盡。終莫能脫。一日。拘其母女登舟。啓行。麗容知其不免。而以片紙寄詩一首於彥

直云。

死別生離莫怨天

此身已許入黃泉

願郎珍重休懸望

擬是來生續此緣

自後而濯客不復飲食。張姬泣曰：汝死故是節義，我必遭其毒害。濯客不答，只爲之火食。其舟既行，而濯客徒步追隨。哀動路途行人，凡遇舟之宿止，號哭終夜。伏寢水次，如此將及兩月，而舟抵隋溝，而濯客直星行路宿，三千餘里，足駢膚裂，無復人形。濯客於板隙窺見，一痛而絕。張姬救灌，良久方甦。苦浼舟夫，往答。彦直曰：妾之所以不死者，母未脫耳。母若脫，妾卽從死。卽可斷。

家勿勞自苦。縱郎因妾致死無益之事，徒增妾苦。彦直聞船夫傳言之說，仰天大慟，投身於地，一仆而死矣。舟夫憐之，共爲坎土，埋於岸側。是夜麗容自縊死於舟中。阿魯台見麗容縊死，大怒曰：我以美衣玉食致汝於極貴之地，而乃顧戀寒儒，自賤棄於厥生，遂令舟夫剝去衣裝，投身於岸上，將火焚之，焚別其心，宛然不改。舟夫以脚踏之，忽得一小物，乃如人體之樣，大若手指。舟夫以水洗之，其色如金，其堅如石。衣冠、眉髮、纖悉皆具。脫然一李彥直也。但不能言動而已。舟夫持報阿魯台，台驚曰：噫異哉！此乃精誠。

堅恪情感氣化不然焉得有此嘆玩不已衆更
卒曰此心如此彼心亦如此請發李彥直屍首
焚之着若如何命允令焚之果然心亦不灰其
中亦有小人物與前形色精堅相等然裝束容
貌則一張麝香也形色無二阿魯合大喜曰予
雖致其二人死於非命亦得其稀世之寶若以
獻于右相雖照乘之珠玉不足道也遂盛以異
錄之囊函以香木之匣貯盛封裹題曰心堅金
石之寶於是給白銀一錠以賞張媪聽與二人
治喪并同來之女各資路費遣歸於是阿魯合
兼程而進不日至京上詢右相奉其函備述本

未右相大喜。啓函觀之。則非前物。乃是敗血一團。臭穢不可近。右相大怒。遂召法官謂曰。彼奪人之妻。各致死地。自知罪大。故以穢物厭我。意在逃刑。遂下之獄。法官訊鞫已畢。上報曰。男女之私情。堅志恪。而始終不諧。所以一念成結。感形如此。今既得合。爲一處。情遂氣伸。復還舊物。理有之矣。右相見說不允。終致阿魯古罪刑于死。嗚呼。官致陷害。故將阿魯古以爲之鑿乎。

公任子曰。俗演震幾記。此其寔矣。心堅合一。而化成血塊。此與瀉血成灰者。全一體也。

○愛卿傳

羅愛卿嘉興名妓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上於詩詞。是以人皆敬而愛之。稱爲愛卿。佳篇傑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脩飾以求狎。博學之輩。自視缺然。郡中名士。嘗以季夏望日。會于苑湖。凌虛閣避暑。玩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坐間皆閣筆。其詩曰。共賦四首

○畫閣東頭納晚涼。

紅蓮不似白蓮香。

一輪明月天如水。

何處吹簫引鳳凰。

○月出天邊水在湖。

微瀾倒浸玉浮圖。

○簾簾欲共妬娥語。

却恨林間鳥亂呼。

○手弄雙頭茉莉枝。

曲中不覺髮雲欹。

珮環响處飛仙過。

願借青鸞一隻騎。

○曲已闌干正正屏。

六銖衣薄慚來憑。

夜深風露涼如許。

身在瑤臺第一層。

同郡有趙氏子者。第世簪纓。父亡母存。家貲巨萬。慕其才色。以銀數百兩聘焉。愛卿入家。婦道甚修。家法甚嚴。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而重之。聘之二年。趙子有父黨爲吏部尚書者。以書自大都召之。許授以河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恐失功名之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日。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豈可以

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溫凜之
奉。甘旨之供。委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
君有萬里之行。行李。何所謂事陛下之日多。報
劉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爲念。望大行之孤雲。撫
西山之落日。不可不早歸爾。趙子遂卜大都之
行。置酒酌於中堂。酒三行。愛卿請趙子捧觴爲
太夫人壽。自製齊太樂一闋。以侑之。其詞曰。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顏
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七
愁。上風。上雨。上風。拆鴛分。未知何日更相聚。
象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萬里

皇恩五花官誥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
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彩衣相對舞
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而行至都而
尚書以疾廢無所投托遷延旅館久不能歸夫
人以憶子之故遂得重疾伏枕在床愛卿事之
甚謹湯藥必親嘗饘粥必親進求神禮佛以保
其愈又虛詞詭說以寬其意沉眠數月因遂不
起一日呼愛卿而告之日吾子以功名之故遠
赴京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感疾新婦事我至
矣今而命殂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
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皇天有知必不

相負言訖而遂受刑哀毀如禮新造棺槨置墳
壟葬之于白茅林既葬旦夕哭於靈几前悲傷
過度爲之瘦瘠至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
七年賊亦丞相檄苗軍帥楊完者爲江浙叅政
拒之于嘉興不戰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家爲
劉萬戶者所據是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
給之以甘言接之以好容沐浴入閨以羅帕自
縊而死巖石間而趙救之已無及矣卽以繡褥
裹屍葬之於後圃銀杏樹下未幾而張士誠逼
歿於湘首王春政爲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間
聞途道由大善登岸至嘉興則人民城郭皆已

非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竄於梁，
鳴于楹，蒼苔碧草，掩庭階而已。求其貨產，皆已
蕩然。尋其母妻，不復可有。惟中堂踞然獨存，乃
洒掃而息焉。明日行，至於東門外，至紅橋側，遇
舊使老蒼頭於道左，而問之，具述其詳。遂引至
白苧其母墓處，指其墳壘而告之曰：「此皆本娘
子之所經理也。」指其松柏而告之曰：「此皆本娘
輩所植也。」本娘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
奉之至矣。不幸而死，遂葬於此。娘子衣被衰麻，
手扶棺槨，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苗
軍入城，宅舍被占，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之。娘

子不從遂羅巾自縊就於後園壅之矣趙事大
傷感卽至銀杏樹下發掘之顏貌如生肌膚不
改趙子抱其屍而大慟絕而復甦者再乃沐以
香湯被以華服買棺而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
日娘子平日聰明才慧流輩莫及今雖死矣豈
可混同凡人便絕靈响况原有知腐賜一見雖
顯晦殊途人皆忘懷而思情切至實所不疑於
是出則晴於墓下歸則哭於園中將及六月
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而不能寐忽聞暗中
哭声初遠漸近覺其有異急起視之日倘是未
嫌子靈何吝一見而敘舊也卽聞之日妾卽羅

氏也。感君憂念，雖處幽冥，實處測槍，是以今夕
與君知聞，爾言訖，如有人行，再七而至，五六步
許，即可辨其狀貌，果愛卿也。淡粧素服，一如其
舊，惟以羅巾擁其頸，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
之孝，官墳之勞，殺身之節，感慨不已，乃收淚而
自遂曰：妾本媚流，素非良族，山鷄野鴛，性莫能
野，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門而獻笑，豈解
舉案以齊眉，令色巧言，也新送舊，東家食而西
家宿，久習遺風，張郎婦而李郎妻，本無定性，幸
蒙君子求爲家室，即便棄其舊染之汚，革其前
事之失，操持井臼，採撿蘋蘩，修祀祖之儀，篤奉

姑之道事以禮。葬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未嘗窺戶。豈料昊天不弔。大患來臨。毒手老秦。交爭于四境。長鎗大劔。耀武于三軍。倪據季嶽之居。又奪韓翊之婦。良人萬里。賤妾一身。豈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玉碎。夾意珠沉。若飛蛾之撲燈。似赤子之入井。乃已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愧乎爲人妻妾。而棄主背夫。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愬撫良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寡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卿何以獨墮鬼錄。對曰。妾之死也。真可以妾貞烈。令往無錫。燒

宋家托爲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伺君一見，以敘幽抱。故避之數月，今既見君矣，明日卽往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到彼家相訪。當以一笑爲約。遂與趙子入室，歡會。越若平生，雞鳴敘別，下階數步，復回頭拭泪云：趙子，重從今永別矣。因哽咽佇立，天色漸明，倏然而起，不復可覩。但空堂杳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遂往。無錫尋宋氏之居而問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妊二十月，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絕聲。趙子具述其事，而願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求爲親屬，自此往來，詎

遺書問不絕云

○鄭德璘傳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湘夏，每歲一往省焉。適過洞庭，歷湘潭，夕過老叟，掉舟而粥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楸槿，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愧，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于黃鶴樓下，旁有醴，買常生者，乘巨舟亦抵於湘潭。其夜與隣舟相別，飲酒常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據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笑處語，夜將

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

物觸輕舟心自知

風恬浪靜月光微

夜深江水解愁思

拾得紅葉香惹衣

隣舟女善筆札因覩帝氏粧奩中有紅箋一幅
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吟我良久然莫曉誰人所
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帝氏舟同離鄂
渚信宿及又未得同及至洞庭湖與帝女舟楫
頗以相近帝女美而豔瓊英膩體蓮蕊雲波露
渥丰姿月鮮珠衫乃於水窓中垂釣德璘因窺
之心恍惚遂以紅絹一尺題詩曰

纖手垂釣對水窗

紅葉秋色艷長江

若能解佩投凌波。更有明珠乞一从。
猶以紅袖惹其釣。女因收得終梳以之。然雖誠
謂亦不能測其善。且又不善詩詞。文恥無所報。
遂以釣絲投之於水。夜來隣舟女所題紅箋者。
徐璣謂女所製。疑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
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袖。
自愛惜之。明日清風。常將蓬張帆而去。風勢將
旋。波濤怒入。德璣小舟不敢同往。然意女雖別
而德璣意常恨。上將暮。有漁人語德璣曰。向日
巨跡。此淫家。放於洞庭矣。德璣太駭。神思恍惚。
悲感及之。不能辨物。將夜。爲吊江妹詩二首曰。

湖面征風且莫吹

浪花初綻月光微

沉澗暗想橫波淚

得共鮫人相對垂

洞庭風軟荻花秋

新沒青娥細浪愁

泪滴白蘋君不見

月明江上有輕鷗

詩成酌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水神拾詩
竟詣水府府君窺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
所受而章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王者搜臂上
紅繒而語府君曰德璘異且是吾邑之明宰况
曩有異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因召王者携章
氏還鄭生章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遂王者疾
趨而無所處道將盡觀一大池碧水汪洋遂被

王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綵綉，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滑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且駭，良从女甦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是何人？」然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德毅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滑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滑曰：「向者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後果調巴陵令，及之任，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因

五言卷之二 七 卷 傳類

四十七

鄭德璘

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常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爲水府，洩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常氏乃悟，恐懼，召叟登舟拜而進酒。叟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于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人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常氏詢其所溺，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如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在此無用處，可以贈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別。常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常氏

而曰

蘇曰江頭菱芡人

蒙君數飲松醪春

活君家室以爲報

珍重長沙鄭德璫

書說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府迎歸府舍俄頃
舟却出於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見德璫詳詩
意旁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飄菱芡者歲餘有秀
才崔淸淵投詩卷蘇德璫內有江上夜拾得菜
蓉詩卽常氏所投德璫紅箋詩也德璫疑詩乃
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清輕舟于鄂潯江逢月明
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香襲鼻較而視之乃
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卽成詠誦良久敢以實
對德璫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璫官

至刺史。

○洞庭三娘傳

陶惠字必明，江湖之逸士也。紹興中，放舟至洞庭，泊于群山之下。是夜，月色皎潔，碧天無翳，曠精思，豁然朗吟三絕云。

一湖烟水綠波羅

蘋藻涼風起白波

何處扁舟歸去急

蒲葦殘雨夕陽多

浦口風回浪拍沙

天涯行客正思家

扁舟疑是溯湘蹤

孤鷺空飛帶落霞

吟畢，俄聞岸上跌語，近視之，乃三處子，容色美

貌，身衣錦綺，相戲於沙渚。陶惠卽登岸，趨之，女

亦不駭懼乃徐言曰先生遨遊江湖積有年矣
曾識妾二人乎愚曰予不知其爲誰也錦衣女
子曰妾姓楊氏白衣曰妾姓路氏素衣曰妾姓
歐氏是也愚曰然則何以夜行女笑曰先生何
不知耶妾乃洞庭之三娘生於斯死於斯今當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豈可孰然獨處而辜負一
宵之歡乎愚戲挑曰予舟中無人肯過訪否女
欣然答曰得侍先生妾輩幸甚乃携手而登舟
酌于篷下拍肩執袂極其歡譁已而就寢各精
甚濃陶乃喜而吟曰

倚翠偎紅情最奇

巫山點上雨雲迷

三女同聲續吟曰

風流好似偷香蝶

繞過東來又向西

天將曙三女急起披衣跳入水中愚太驚少頃
泛舟驚鷗驚於波上方悟三女卽此三鳥也後
不復來

○胡媚娘傳

葉興者新鄭驛卒也偶出夜歸倦憇林下見
狐拾人鬮履戴之向月拜俄化爲女子年十六
七絕有姿容哭新鄭道上且哭且行興隨其後
視之不意爲興所窺故作嬌態興心念曰此奇
貨可居乃問曰誰氏女子敢深夜獨行狐對曰

奴林州人姓胡名相娘父調官陝西適被盜於
前村父母兄弟俱死寇手財物爲之一空獨奴
伏深草得存殘喘至此今孤苦一身無所依托
將投水而死故此哭耳與曰吾家雖貧賤幸不
乏饑寒荆妻復淳善可以相容汝能安吾家乎
女忍淚拜謝曰長者見憐真再生之父母也隨
至與家復以前語告與妻妻見婉順亦善視之
而與終不言其故時進士蕭裕者乃八閩太新
除輝州判官過新鄭與新鄭尹彭致和爲中表
兄弟因訪致和致和宿之館驛黃與俱役驛中
見裕年少迭宿非端士且所携行李甚富乃語

妻曰：今貧困可脫矣，因欲動裕，數令媚娘汲水，井上使裕見之，裕果喜其艷色，卽求娶爲妾，與日官人必欲娶吾女，非十倍財禮不可，裕不吝，傾貲成之，携以抵任，媚娘賦性聰明，爲人柔順，上自太守之妻，次及衆官之室，各奉絲羅一端，胭脂十貼，事長撫幼，皆得其歡心，由是內外稱譽，人無間言，其或賓客之來，祿不及分付，而酒饌之類，隨呼卽出，豐儉舉得其宜，暇則躬自紡績，親繰蚕絲，深處閨房，足不履外門，裕有疑事，輒以咨之，卽一一剖析，盡其情，裕自詎得內助而療家之間，亦信其爲賢婦也，未幾，潘府聞

裕才能檄委催糧于各府。媚娘語裕曰：努力公門，盡忠王事，閨闈細務，妾可任之。惟當保重千金之身，以當報涇埃之萬一，慎勿以家自累也。裕領之而別。因前進宿於重陽宮，道士尹澹然見之，私語裕吏周崇曰：尔宮妖氣甚盛，不治將有性命之憂。遂以告裕。叱之曰：何物道士敢妄言耶！是年冬，米糧完，回州署事。屆春暮而裕病矣。面色萎黃，身體消瘦，所爲顛倒，舉止倉皇。同寅爲請醫服藥，日無一效。然莫曉其致疾之因。用藥忽憶尹澹然之言，具白于太守。太守以問裕。裕曰：然於是謂同知劉恕曰：蕭君臥病，皆云

有崇吾輩不可坐視。劉曰：蓋請尹道士而治之乎？守卽具書幣遣周榮齋詣重陽宮。誦澹然澹然。澹然曰：渠不信吾語。致有今日。然適家以濟人爲事。可吝一行乎？便借茶至。守出迎以裕疾求救。爲讀澹然屏人告守曰：此事吾久已知。彼之宅眷乃新鄭北門老狐精也。化爲女子。惑人多矣。若不亟治。禍實不測。守驚愕曰：蕭君內子衆所稱賢。安得遽有此論哉？澹然曰：姑俟明朝。便可見矣。乃就州衙後堂結壇。次日午。澹然按劍書符。立召神將。鄒辛張三帥。森立壇前。澹然焚香誓神曰：州判蕭裕爲妖狐所惑。煩公等卽爲勦

除乃舉筆書檄付帥持去其文曰

上清殺伐雷府分司照得三氣如判而天高
地下自此莫其儀三才已分而物化人生亦
各從其類念幅圓之既廣慨狐魅之滋多
木葉以為衣冠鬻骸而貽豕擊尾出火如作
崇聽冰澆水而致疑所以百丈破因果之祥
太安入羅漢之地再思多佞難逃兩脚之詛
司空博文能識千年之悔况蕭裕乃八閩進
士七品命官面敢薦尔腥臊奪其精氣投身
驛傳之卒作配緝紳之流恣淫慾而弗慚
豕心而未也綴七厥然紫七其名過可交

言之醜也。郡城惶失於覺察，權且姑容。衙士地乃爾隱藏，另行究治。其青丘之正犯論黑簿之嚴刑，押赴市曹。斃而雷斧使虎威之莫假，庶免悲而有懲。九尾盡誅，萬劫不赦。輝彌衙速令清淨，新鄭邑永絕根苗。長閉鬼門之闕，一准酆都之律。布告廟社，咸使風聞。

俄而黑雲滂沱，雷雨翻盆。霹靂一聲，婚嫁已震死。閑關矣。守卒僥倖往視，乃真狐也。而人鬻骸猶在其首。各家宅眷急取其所贈諸物視之，其綠羅則芭蕉葉數番，胭脂則桃花數片。以示於衿衿始釋然。爾公命焚死狐瘞之僻處，鎮以鉄

簡使絕跡焉。然後取丹砂蠶黃與袷服而拂袖
歸山。飄然不顧矣。祿疾愈。始以娶媚娘事告太
守。遣人於新鄭問黃輿。輿已移居家道殷富。不
復爲驛卒。蓋得祿聘財所致耳。始畧言嫁狐之
實於人。詢者。婦具以告太守。衆乃信狐之善惑
而神澹然之法術焉。

○佞人傳

宋澄海門外地名。施塔里有施人著者。爲鄉中
保正。專務吞併人業。攘奪人財。一稱貸其門。則
雖倍利還之。而券紙卽不與人。以故鄉民力作
勤勞之資。悉填於無厭之壑。家遂大豐。而奸術

益可肆矣。且性便給好，發人陰私，談人過短，至於人有不愜意者，則造言詆毀，幾不能堪。證事指時，如出真寶。某人有兄，則曰：此負盜嫂之行者也。某人有父，則曰：此懷分羹之心者也。某人貧，則曰：此以酒色廢業者也。某人富，則曰：此以鼠盜成家者也。其孀居也，施必誣爲失節。其墮處，施必詆爲不貞。其本善人，苦被其論成惡子。其素廉士，一徑其口爲貪夫。儼物輕世，蓋人而視皆下，愚不檢之徒，鼓惑遙傳，陰受其害者，無筭。又能訐師李客之言，送於張氏之耳，復探張氏之說，悅乎李客之心，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可

謂舞戈示於牙齒之上。行砥礪於非棘之中。及其彼此構仇。言訟聞施。且取事於中。掠恩覬利。曾不知作備者。誰面之汗。而顏之赧也。不養自壯。至暮。悉以此術行。鄉民畏其口舌之禍。力之雄也。斂手者有之。詭敢撩虎鬚。批龍鱗。與之抗哉。至乾道八年秋。一日。黃冠化齋堂。下小齋。各不與。求懇愈勤。則呵叱愈至。黃冠徐上。喜曰。主人無惜。一碗飯。完尔一福。小齋大怒。曰。乞途野道。能禍我耶。噫。人牽出。使去。尔將以妖罔送治。黃冠且笑。且行。有一人從西廡向前。啓首曰。主人適以他事不樂。恣怒。真太非性。然

也敬備小齋爲主人代望真人笑嘗主人侍罪
於真人也黃冠者揮拂太息曰以廉來之室而
有舟閤之心者存何其異欤言畢出於其人復
堅請不已黃冠答曰我豈果歎於食者耶玉人
罪深試一挽解今且怙甚不能救矣汝意誠當
持吾瓢去能寔以米猶夫齋也其人卽奉瓢於
家滿其米迨欲持還極力不能舉益以一人亦
然至三四人亦然喧傳怪異報於小者小者自
走視之遂以指爪繼以錐鑿又繼以刀鋸而難
舉如初小者遂驚駭不寔急使追求黃冠適無
覓矣止關窺間忽雲霧四起風雨暴至俄有火

光一道起自場宇須臾穿屋漸碎漸大遠見
白二龍奮擊奔馳衝塌其屋又有跣足神人數
十餘或紅巾或青巾出沒於火光之內若導引
其二龍者震電轟雷聲聞數里堂軒傾仆柝柱
俱裂舍中斗斛文書衣飾器玩二龍捲掠殆盡
其五谷麻纒絲絮及床厨棹椅等物悉成焦炭
獨留齊之人和室依然無恙夫之報人豈誣也
哉灰龍乘雲南飛白龍入鴛鴦湖兩日後風雨
大作人見其去云

○張無烟傳

長慶中進士張無烟居南康將赴舉遊丐

偶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于逆旅僕從皆
逃忽遇善易者袁太娘來主人舍瞪目視無頗
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
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日自當富贍兼獲延
陰無頗曰某困苦無依敢不受教太娘曰某有
玉龍膏一盒不惟還魂起死亦且能醫異人但
當立一表白題曰善治逆疾若常人求醫但言
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徃自能
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盒盛之寒時但
由此盒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
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叩門甚急曰廣利

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嬪誌本娘之言，遂同
宦者而往江畔，有畫舸容之，甚盛。疾食頃，忽覩
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嬪至殿庭，傍立
美女數人，服飾甚鮮。卓然衙立，宦者趨而言曰：
召張無嬪至，遂聞殿上使抽簾，見一丈夫，衣黃
者之衣，戴遠遊之冠，一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
招無嬪曰：請下拜。王曰：張秀才，非南越人，不相
統攝，幸勿展禮。無嬪強拜，王折腰而謝曰：寡人
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上心鍾念，知君
有神膏，倘或痊平，實所佩服。遂令阿監二人，引
以貴王院，無嬪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

綴明珠翠。福祿熅熅。耀若布金。鈿異氣氤縕。蒲
其庭戶。俄有二女。襄簾召無嬾入。但見珍珠綉
帳中。有一女子。終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
頗切其脉。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
龍膏。與之調酒吞焉。其疾立愈。貴王遂抽翠玉
双鸞篋。而遺無嬾。自視者久之。無嬾不敢受。貴
主曰。此不足醉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
遺。無嬾愧謝。阿藍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鷄犀。請
翠氈。麗王明現。而贈無嬾。無嬾拜謝。宦者復引
送於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總貨其犀。已巨
萬矣。無嬾因見貴王。華麗貫人。思之月餘。忽有

青衣扣門而送紅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願
捧之青衣條亦不見無願曰此必神女所制也
其詩曰

○羞解明璫尋漢渚

但憑春夢訪天涯

紅樓日暮鸚鵡飛去

愁殺深宮落砌花

○燕語春泥墮錦筵

情愁無意整花鈿

寒閨欹枕不成夢

香炷金爐自裊烟

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譜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
如初無頗欣然復往見貴主仍切其脉左右曰
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玩服之响宮人侍衛羅列
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

曰再勞賢哲寔所懷慚然女子之疾又是何苦
無頗日亦前疾耳心有擊觸而後作焉若再餌
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盒后觀
之慨然不樂慰喻貴王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
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何以宮中煖金盒得在
斯人處耶王默然良久曰復爲賈充女耶吾亦
當記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
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日寡人竊慕君子
之爲人輒欲以愛女奉托何如無頗喜不自勝
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成婚王與后敬之愈於
諸婚遂止月餘飲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婚

須婦以問昨夜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卽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周地近恐爲他人所怪南康又遠不如婦韶陽甚便無嬾曰其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珍異王曰惟侍衛數輩卽須自慎毋使此陰人疑筭耳遂與別日三年卽一到彼無言於人無嬾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居月餘忽去娘扣門而入無嬾見之大驚去娘曰張郎今日及小娘子所某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嬾詰妻妻曰此棄宋綱女程先遣妻也疑金鑿卽其官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鹽必夜至張室後無嬾爲人疑訝於是去

之莫知所向云

世高劉秀英選魂傳

元時有姑蘇士人文世高字希顏天資敏捷博
洽文學不求聞達只以詩酒陶情至正間負笈
寓杭州出長安門外左視叢林間樓臺如畫高
聳霄漢世高竟往遊玩過小橋流水至翠竹繁
林屹立一門皆精石砌成門牌有扁額四字曰
喬木世家世高入門達其庭宇由一夾道皆綠
槐翠竹兩畔池塘塘內有蓮花靛郁世高盤桓
不捨宛轉於斯良久聞人語曰美哉此少年世
高益然驚顧但見池塘之左臺榭之東綠陰中

小樓內有小嬌娥。傾城國色。挽首歛容。按几默
坐。世高驚出。訪於隣居。詢其世系。憐姬曰。彼卽
杭州劉萬戶家。世稱望貴。遠近馳名。萬戶無嗣。
獨有一女。名曰秀英。年已及笄。味曾適人。近有
官家大族。求爲婚姻。翁恐不許。必俟讀書卓振
者。登納于家。司其門戶。世隔居旅。思憶所見者。
必秀英也。意典愈狂。次日遊其處。遙池微吟。玉
路入陵溪。異境前。 莊北無路會神袖。

天風忽遞姮娥語。

惜我于今美少年。

臨視旋轉及復敲。推忽聞軋然有聲。驚視一物
墮于生前。坐拾視之。則白綾手帕一幅。題詩對

向墨迹尚濕內裏棋子二枚生熟視之方知是
秀英所遺佳約也詩曰

心事曾將托玉郎

臨風何苦掛柔腸

東君莫覓真消息

玉兔今宵上海梁

生讀罷歸旅道晚後至其處秀英見生來卽垂
絲絨鞦韆索接世高登樓極備款好及入綉幃
交歡之際生與秀英情莫輸遂脫陽而亡矣
秀英見生已死捨惶無措尤恐醜聲彰聞親庭
譴責亦以鞦韆索自縊而死既旦而晨聞戶夫
人責文晏起遣婢相召亦聞應聲汲白於夫人
夫人自往呼尋亦爾是應去夫怒焉邪祟所迷

又慮私奔之弊卽命家人擊開門視之但見秀英縊于梁一少年絕于枕夫人大駭卽召鄰戶觀之舉家遑忙謂避大難急召羅去買棺殮葬以少年及女同載一柩乃重賄羅夫祝以無撈於外惟母惜女聰慧密且厚貲已無所主乃以秀英首飾衣物悉載棺內瘞于天竺峯下旣葬之夜羅夫思女子有貨物黃夜發塚啓棺方欲取殮物之際世高欠伸而動嗒噫一聲羅夫以爲鬼魅遂奔棺奔走舉目漠然但見淡月灣灣殘星點點荒蒿滿眼枯木垂天附骸見穴露一棺棺內有死屍一具世高料爲必秀英也按尸

而哭曰予固爲卿而死卿必因予而亡既得生
同情而死同穴志亦足矣因悲泣抱屍再尋死
地忽見秀英鼻孔中動生急按耳哀呼良久秀
英亦醒矣生女既醒悲喜交集秀英曰今宵再
世幸天地不辜其匹配椿庭萱室謂我汝已陷
于死亡妾亦不希此生矣思欲拉君同歸君不
免有在色之累妾屢遭私通之愆琉璃之瓶粒
碎於斯時樂昌之鏡求全于向日不若另尋奇
策請君携孟光而行使妾抱荆人之璞蓋棺封
穴曠跡山林務供耕織甘守清貧妾亦無憾焉
生遂從其所請虛飾其墳携秀覓舟竟反于吳

中在末劉福通破燕京居民遇害劉萬戶以
富戶人才適亂挈家經過吳中遇張士誠據平
江路途騷動戈戟縱橫劉萬戶因其阻滯羈旅
吳中郵驛未幾吳中黎民受害挈家他奔世高
亦因兵急挈秀英出閃避難投泊駙中秀英忽
觀萬戶密語世高詢其來歷獨世高知萬戶是
秀英之父而萬戶不知生爲誰也至夜秀英隔
窓棲泊秀英思其父母不能無言言之不盡遂
成慈鳥思母雙咏月

東林有鳥失其母啞上哀音田心及哺驚栖復
起飛復栖從昏達旦一何悽楚天高月淡霜氣

寒楓林羞托不肯安。哀七不作離別語。咏七
似恐傷人傳。慈烏反哺。悲何切。似訴似慕。尤
似萍。梁肥巢穩。無所處。連理非。澗月非。鏡羽
修翮。健離母。傍骨肉。間阻天一方。浮雲旣散
還復合。邂逅恐有。銜石腸。聞者未審。腸似銜
莫成離。愁髮成雪。弄仙橋上鶴。飛來楊柳梢。
頭鵲啼血。

慈烏反哺。尤其孤。死如卓氏。依相如。琉璃之
瓶。寧不惜。鳳兮。奏成久。尚慈烏。訴盡衷腸。
事亦草。難伸恩。尉極羞。將團扇。掩花容。要使
蘭君。完趙璧。流離備盡。屈周旋。總賴于戈骨。

肉全青鳥不勞傳遠信。鳶鳥一曲星來吟。

對戶聽其歌。逡旦詢詰其人。則親女秀英也。其妻見之。挽抱不捨。惟公謂女已死多年。必成鬼祟。以惑人。秀英備敘其情。公不信。牢拘驛舍。急使老僕歸源。殯處啓棺視之。果一穴空。上矣。急回白知萬。始釋疑焉。癸巳六月。淮甯行省平章福壽擊張士誠。會小顏柿木兒等。合兵進。斬水破之。自是于戈願息。道路稍通。萬戶携秀英同赴涼。餉遂弃世。高世高徘徊不捨。欲偕其行。公怒斥之曰。余家累世不貲。白丁汝既有志。讀書擢名科。里老批洗耳聞音。而待資耳。生女思

情雖稔俱難自置只得割別世高被逐未遇乎
時東西奔走寄食於人偶遊京師萬戶聲勢赫
奕三過其門而不敢入至正丁酉興賢詔下世
高果以雄才奇策高擢魏利萬戶聞知結綵恭
迎與秀英重諧燕尔世高後官至光祿大夫而
終秀英生四子聯芳于皇家

○東坡佛即二世相會傳

大宋治平間浙江路寧海軍錢塘門外南山淨
慈教苑禪師乃名山谷刹本有兩個得道高僧
乃是師兄師弟第一個喚做五戒禪師第二個
喚做明悟禪師年三十一歲形容古樸奉邊簪

一曰真不滿五尺本貫西京洛陽人也自幼聰
明舉筆成文琴棋書畫無所不通長成出家禪
宗釋教如法了得叅神訪道俗時姓金僧名五
戒忽日雲遊至本寺叅勤大行禪師禪師見五
戒佛法曉通留在寺中爲徒不數年大行禪師
圓寂本寺衆立五戒爲住持每日打坐叅禪那
第二個喚做明唐禪師年二十九歲頭圓耳大
面滿口方眉清目秀丰采精神身長八尺貌類
羅漢本貫河蘭太原府人氏俗時姓王自幼聰
慧筆走龍蛇從幼叅訪道出家法名明唐後亦
雲遊至寺來訪五戒禪師五戒見他聰明曉事

就留他在本寺爲師弟。二人同一處歇宿。如同
一母所生。忽一日冬盡春初。天氣嚴寒。瑞雪紛
紛。連下三日。至第四日。雲霧天曉。五戒禪師清
晨坐於禪椅。耳聞小孩兒啼哭。氣富時便叫
個知心腹的道人名喚清一。分付道你可往山
門外各處看有甚事。清一去時。天尚未明。山門
也未曾開。清一打一看時。吃了一驚。道善哉善
哉。正所謂印日行方便。時時發善心。但行平等
事。不用問前程。當時只見松樹下雪地上。一塊
破蓆。盛着一小孩兒。清一仔細看之。却是五六
個月一個女孩。心下思忖。古人云。救人一命勝

造七級淨層。連忙走報長老。道不知甚麼人家
將破衣包着一女孩。搬在山門松樹下。這等天
寒。又無人來往。怎麼做個方便。救他。則個長老
道。善哉善哉。你可拖回房去。早晚把些粥湯與
他喂養。長大嫁與人家。救他一條性命。勝如出
家。當時清一急。忙抱歸。把與長老看。於女孩懷
中。取出一紙條兒。上寫着今年六月十五日午
時生。小名金蓮。長老分付清一。好生抱去房裡
養。到五七歲。把與人家。也是好。事。清一依言。抱
到千佛殿後。平屋房中。撫養。以此日。往月來。藏
在房屋中。無人知覺。向長老也忘懷了。不覺

金蓮已經十歲清一見他生得清秀諸事皆曉
藏匿房中出門鎖了入則閉住條然這金蓮女
年長一十六歲這清一猶如自生的女兒愛惜
甚至雖然他個女子打扮如男子一般且是生
得清楚清一指望招個女婿養老送終一日時
遇六月炎天五戒禪師忽想十數年前之事洗
了浴吃了晚粥逕走到千佛閣後來尋清一道
我問你那年抱得金蓮回來如今在那裡清一
不敢隱瞞引長老到房中一見金蓮吃了一驚
正是分開八垓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來
長老一見金蓮一時羞訕了念頭邪心遂起磨

嘻笑道：「清十，你今晚可送金蓮到我臥房來，不可有誤。你若依我，我自有的擡舉之處。此事切不可漏泄，只交他做個小頭陀，不要交人識破。他是女子，清十隨口應允，心中思忖，欲待不依長老，誠恐長老見怒，若依了長老，又壞女身，千難萬難。這長老見清十應不爽利，就道：「清十，你鎖了房門，跟隨我去。」長老至臥房，取出銀拾兩，遞與清十道：「你且將這些銀子去用。」清十只得收了銀子，別了長老，回到房中，低低說與金蓮道：「却終來的是本寺長老，他見了你，心中甚是愛你。今夜寺稍淨，我送你到他臥房去伏事長老。」

你可小心仔細不可有誤。金蓮見父親如此說，便應允了。到晚兩個吃了晚飯，約莫有二更時分，清上領了金蓮來到臥房門邊，值長老自在房中等清上送金蓮來，候至三更，長老接進房內，分付清上道：「你到明日這時候來領他回房去。」清上唯唯自回房中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長老開了房門，滅了燈火，攜住金蓮手，一一步入到床前，交金蓮脫了衣服，向前一撲，撲抱在懷中，一個初授女色，猶如餓虎吞羊，一個乍遇男兒，好似渴龍得水。可惜菩提甘露水，傾入金蓮兩瓣中。當日長老與金蓮雲收雨散，却好正

是五更時分長老思一計怎生藏得金蓮在房
中房中有一個大衣厨長老開了鎖將厨內物
件俱收拾出來却交金蓮入厨中坐了分付道
飯食我自討來你吃你可放心寧神則個金蓮
自是女孩兒家初被長老淫勾了心中歡喜自
是長老鎖藏之恨日則進食夜則同歇却明悟
禪師慧眼已知五戒禪師差了念頭犯了色戒
淫了金蓮把積年修行功勳都拋廢了我今要
勸省他又不知他意事且不可說出至次日正
是六月盡門前池內蓮花芳菲明悟長老令行
者取白蓮花一朵將一箇磁碗淨瓶攝住了交

取盃清茶到房中令行者去請五戒禪師道我
與他同賞蓮花吟詩談話則僧少時五戒到明
悟道師兄我今日見白蓮開盛插此一枝特請
吟詩談論五戒道將何爲題明悟道就將此蓮
爲題五戒遂題一絕云

一枝幽萼瓣開張

相伴蜀葵花正芳

紅榴似火復如鑽

不如翠蓋芙蓉香

明悟亦和韻云

春來桃李柳爭張

千花萬蕊開芬芳

真賞芙蓉真可愛

金蓮爭似白蓮香

五戒聽罷心中太悔急辭回房令行者取燒湯

洗浴節令清淨領端金蓮換了新衣禪椅坐下
取紙筆題八句辭世頌曰

吾年四十七

萬法本歸心

只爲念頭差

今朝去得急

傳與明帝語

何勞苦相逼

幻身如雷電

極舊蒼天碧

寫異合掌坐化行者眼如明悟明悟到房中見
了五藏辭世頌亦急忙燒湯洗浴分付衆徒道
我今去處五藏和尚三日後法華可將龕子盤
了上同火化腐爛寂而去明悟一靈真性直
趕到西崖看山巖這五藏已爲生藥家客老癯

老泉院君王氏夜夢一瞽目和尚走入房中明
且娒媿生一子取名蘇軾字子瞻神宗二年
舉成名御筆除翰林學士不三年陞端明殿太
學士號東坡不信佛法最嫌和尚自言我若
朝官不軍民定要病僧削法且說明悟禪師托
生本處謝家爲異年長取名謝端卿自幼不吃
葷父母送他在開元寺出家法名佛印後雲遊
特地往東京求見子瞻是時嚴禁和尚遊方佛
印至瞻門首求見而不得乃寫詩四句令門吏
送呈曰

四海尚容皎龍隱

五湖還納百川流

同 一答十知今古

詩僧特地語玉侯

東坡見詩遂延入室談論問答如浮雲流水自
此東坡與佛印吟詩作賦交契甚厚後東坡貶
黃州佛印遲至黃州忝訪東坡又除授臨安府
尹佛印亦直往臨安住持兩個閒訪並無或像
東坡因此想悟前因敬佛禮僧號為居士慈一
日同遊西湖之上見景致清奇遂建書院一所
門栽楊柳園種百花至今為蘇堤楊柳院後
有詩為証

蘇公堤上多佳境

惟有孤山浪里高

西湖十里天連水

一株楊柳一株桃

後元豐五年神宗天子取子瞻回京陞爲翰林
學士經筵講官不數年陞爲禮部尚書端明殿
大學士告老致仕還鄉盡老而善終後爲木羅
夫仙佛即在雪隱寺圓寂了亦得爲至尊古佛
二人俱得善終後爲翰府名謄謄入燕居筆記
焉

公作子曰已上傳部數十種皆警世醒世之
書亦有益於身心性命之學進德修業思齊
內省之功實乃案頭之一大快書也珍之珍
之

增補圖像燕居筆記九卷傳類終

新編世點圖像三奇小說燕居筆記卷下之一

毛批

明叟

馮猶龍

增編

書林

余公仁

批補

三奇

壽妻妾也。壽者婦也。亦稱奇者何。蓋

能終身事即。章不奇哉。然則嬌鳳之奇

何若。君子曰。臣之去而與。媿共之。不亦

奇乎。

元床秋宮。嘆守禮。所之。湖入。魏并。狗。顏。...

歸其子廷章字汝玉號華芳至八姿容俊
雅技通百家守禮使仕璋曰今何時也可
求仕哉天變不可挽矣人變不可支矣况
予南人何忍拜犬羊哉有田可耕有廬可
守適性怡情足矣守禮服其識見之卓璋
往臨安過蘊玉巷小橋曲水媚柳喬松野
花襯地幽鳥啼枝息步凝眸聞笑語嬌柔
風中自墻度出促馬窺之見美姿五六拍
蝶花間惟一淡粧素服獨立碧桃樹下體
態幽閑丰神綽約容艷嬌媚日墻外何郎
偷覷皆遁去至歸寓若有所失賦詩云

無端雲雨惱襄王。不覺歸來意欲狂。爲
惜桃花飛雨急。難禁蝶翅舞春忙。滿懷
笑典憑誰訴。一段幽思入夢長。笑語無
情。聲漸杳。可憐不啻斷人腸。

晨起再往候之。小門深閉而已。俄見一老
嫗。據石浣衣。生揖而進。曰。牆內何氏園也。
嫗曰。恭府王士龍家也。曰。有息女否。曰。長
日。嬌寡。寡服未釋。次曰。嬌鳳。聘伐未諧。皆
玉詞章。善琴奕。而裁雲刺綉。持餘事耳。生
暗念王士龍。父之契友也。卽請之以假館。
爲由。士龍亦以爲契友之子也。許之。且囑

之日裴殄之需吾當任奉毋使牽書史心
館生於池亭小閣時台州李志甫作反朝
廷詔聳卜班總江淮軍事行討王以武名
與召臨行囑生曰家中外事望乞支任生
允諾後一夕鸞同侍婢春英至後園集芳
亭步月聞琴聲驚卽穿窓窺之見生正坐
撫彈清香裊裊孤燭煌煌情動恐爲生覺
卽快匕而去援筆書云

正好歡娛絲幔倚事赤繩綠斷步月散
幽懷又被琴聲撩亂情願情願孤枕與
君分半

後夜復至聽琴生獨立柳陰玩月驚不知
而特至見生報顏與春英相笑而去生意
必驚也欲追不敢及借柳爲詩書壁云

沿堤弱柳綠方稠牽惹離人無限愁
半
娜腰肢風力擺長擡眉黛雨痕浮影臨
曲水如無倚花人闌杆若有情學舞柔
姿驚掠燕偷眠弱態引流鸞依稀可惜
閑春夜攀取疎齋續舊盟

生心猿意馬不能自馴因訪春英亦巧慧
艷質寔蕩得意婢也英採園亭茉莉生日
露未收采何早耶英曰若遲恐爲他人所

得生日。抹奉誰。英曰。驚她。生笑曰。情花起。早誠然。但不知愛彼何耳。英曰。愛花嬌雅。溫柔。生日。獨不知花亦愛人乎。英曰。花無情。何能愛人。生日。萬一有情者。愛之子。以爲何如。英微笑不答。盒花而去。明早。生復來。英曰。官人亦欲此耶。生日。欲則欲矣。恨未一攀。英曰。盆花蒲亭。任採何害。生日。此花貴麗。不能自折。必欲仗人引手耳。英卽連摘數朶。與生。生佯受花。把英手曰。子敏人也。猶不悟耶。卽出碧玉環一雙。跪進曰。久蓄鄙私。未獲一展。吾子若許。方敢畢陳。

英扶起曰任言無隱生日予自墻外觀芳
容頓起攀花之念柳邊聆笑語未承題葉
之交雖名節之係吾不敢也第風月之懷
人皆有焉是以晝夜徬徨夢魂顛倒所賴
以道達維持者吾子也英見生丰姿俊俏
詞氣悠揚心移愛之故赧色日生曰先生
將希望希賢何忍諫及乃妻娘子素冰清
玉潔豈容干彼以私所賜之物義不敢領
生強納諸袖中而去越四五月春英不至
見小鬟手拾香草生日拾此何用鬟曰新
姨浸油潤髮耳生日新姨爲誰鬟曰姓柳

名巫雲家翁之寵妾也。邇來家翁遠征，權
爲長奪，薛七不得志，鬻去。生因英至，語英
曰：別後痲病日篤，奈何。英曰：芳心玉石，何
能卽開也。鴛鴦知詩，不若製一詞以撥之。
生邀英於書閣，見英侍立，星眸含俏，雲鬢
籠情。謂英曰：詩興不來，春興先到，奈何。恍
芙蓉枕，英亦不辭。金蓮半起，玉体全偎。當
芙蓉露滴之時，殆恍若夢寐中魂魄矣。生
起付詞云：

相逢後，月暗簫聲，人病酒。人病酒，一種
風流，甚時消受。無聊獨立，青樓柳，恍然

邂逅原非偶，竟個良宵。亦香解扣。

英度來久，趙回遺詞於路，爲小鬟所拾，送巫雲。巫雲曰：此情詞也。嬌鶯有外遇矣。欲執而白之。主母復自付曰：彼毋窘我。我又何苦作怨。况吳公子瀟灑聰明，愈於王老不若。詐詞以先接之，隨封一詞云。

好夢久飄遙，一柬將人輕撿。准擬月兒高，莫把幽期負了。曲房深幕，護綫銷留。多情到此，際慙慙，報道要輕心俏。

小鬟持書約生，生日春莫何在。鬟曰：侍老夫人，是以不來。然公子如約，竟過集芳亭。

達太和堂由左而旋即寢所慎勿悞也
生喜動顏色循路而入遇雲娘生進揖雲
亦答禮添香蹙幃與生交俤而坐生即擲
抱解衣並枕酥胸緊貼玉臉斜僂彼此發
情不覺三鼓生日一自識荆桃下幾裂肺
肝今獲遂願但不知長遠之計何出耳答
曰妾非嬌鴛乃主人側室巫雲也容貌雖
殊恩義則一百年交好今夕殆與君訂矣
何必他顧以自苦耶生譖默不安而心悔
無及雲見生不答復慰曰嗚呼嬌鴛不足
異彼妹嬌鳳學綉於予眉細長眼光潤不

施朱粉紅白自然飄逸員浣嬌娜輕盈且
又工詩善奕今方十六君或鄙妾當與君
齒之何如生日得遇仙姬恨無以報敢望
吹嗟也雲曰君果厚妾亦當厚君必不
以此介意窓外鷓鴣唱生求再會雲曰願得
情長不在取色生日非此不足以顯真愛
取復交合愈覺情濃飲娛忘曉生日占謝
云、

巫山十二握春雲喜得芳情枕上分帶
烘霞吹窻下火含羞輕解月中裙嬌聲
默上情偏厚弱態遲心意轉醺一刻千

金真望外風流及自愧東君

雲亦答云

良人一見卽成歡意客方知鳳得鸞自
訝更深孤影怯不禁春重兩眉顰願君
常是心思一莫使幽閨翠鬢寒

春英自愧失詞久不會生生亦信巫雲之
言輕動重厭矣雲每於鳳前極口道生鳳
持枕面托雲描花雲曰不若求吳公子一
纒豈不勝予哉鳳曰吳公子外人求之不
雅雲曰彼父與家君至契以理論之兄妹
間何嫌之避卽呼神髮召生生往鳳見生

至卽掩雲背。後生從容進。擗致恭。鳳低回。
展轉進退無主。雲日。屈君無事。鳳姐有二。
枕面敢芳公子。一揮洒耳。生日。謹承命。但
筆拙。不足以當雅視。鳳微哂。欲言自止。生
卽運筆。一描拳石。水仙花。一描並頭金蓮。
花各題詩云。

素質天成分外奇。臨風嫋娜影遲遲。孤
衾寂寞情無限。一種幽香付與誰。
翠蓋紅衣水上芳。同心携手意何長。多
情莫道年來瑞。還是風流學洞房。

鳳不覺大喜而去。雲日。兩日候君。尙不來。

耶生曰無小纒悉爲他人所遇耳卽揮手
雲懷潛解裙帶雲亦情動與生入帳綢繆
綵恋生別及門見女童持盒口稱鳳姐奉
謝生開視之乃牙扇一柄鴛鴦香百枝生
問曰子非秋蟾姐乎曰公子何識生曰久
慕芳名生將返身蟾害羞馳去越兩日生
閉門坐聞門外人聲啓視之乃秋蟾也生
曰昨有東答鳳姐子不別而去今復來始
非忍心者蟾曰前承畫枕面爲燈燼所熨
鳳姐知之必遭笞撻故特奔求生承命笑
曰將何潤筆蟾曰諱在後耳生曰手佑筆

澁何云後乎卽抱蟻於樹蟻力掙旣久又不敢出竟不得已任生狎之低聲歛氣甚有不勝狀宛然處子也生欵匕護持不使情縱脰紅滿衣鬢髮俱亂生飾其鬢謂之曰平雲與鸞姐孰勝蟻曰鸞姐綽約雲姨豐艷鳳兼得而雅逸過之生日情事何如蟻曰固不可測然有惜春詩云

無聊獨立意徘徊記得春來春又催幾片落花門靜掩數聲啼鳥夢初回微風入幕紅銷篆細雨收堦綠長莓弱質自伶光景擲晚窓羞試匣中蟻

生日子能挑否。蟾曰：異姓骨肉，何爾此心。生日：世事紛七子尚認真耶。蟾曰：今患眼，頗無興。生日：子有方甚，驗子肯持去否。蟾曰：有何不可。生卽錄方并致書云。

久荷旃幪，未伸寸悃。及願賜儀，仍益悽愴。執扇痛風流之未遂，燃香慨意氣之難投。朝暮依七，莫測所了。近聞尊眸，害熱不暇自惜。顧影徘徊，猶患在餘。千思無計，敢荐一方。倘得和平，則他日清目之本，誰日不在是哉。

嬌鳳素愛生才，得書亦不甚怪。且依方治。

之疾。柴愈。生趨會。至雲松。得一金鳳。釵口
纓尾翠。製極工巧。生取藏之。及回。故道見
鳳蟾。吐舌相視。生趨揖曰。目患方愈。今又
蠲視。耶。蟾在旁。應曰。特尋覓鳳釵耳。生曰。
何以失之。鳳曰。無心而失之。生曰。失雖無
心得者。不免有緣。鳳曰。棄之而已。生曰。金
質鳳名。何忍相棄。鳳怒蟾曰。汝不一看。安
用汝爲生。徐出釵曰。僕从畜此。果愜意。卽
當代償。鳳接笑曰。舊物耳。兄何欺生。曰。綉
閨書室。隔若天淵。而釵入僕手。不可謂無
緣也。取云。欺乎。鳳去。生詞云。

拾得金釵原有王喚接慙慙好把雲鬢
護雖得逢嬌娥反教添我相思慕

晚仍赴巫雲已被酒睡矣生揭帳視之
則靑紅映面困思朦朧雖画者不能模寫
也生潛入衾輕匕起其股徐投牝中雲從
夢寐作嬌声曰多情郎乃爲穿窬賊耶生
曰卿知秋蟻事乎雲曰遠釵賜藥鳳曾送
來生曰自感予否雲曰縱彼不感兄當乘
此机會清明夫人祭掃鳳以處女不與生
卽緩步直抵鳳室鳳驚曰內外不識妄履
聞聞耶生曰客居寥落訪景怡情不覺至

此秋蟾從旁贊曰及早伏罪不然取侮多矣生俯立鞠躬莫敢進退鳳平頰曰姑舍是後宜慎之然既來當請坐秋蟾卽捧茶至生極口贊茶曰恨不能一飽嘗耳鳳曰兄若欲此當奉少許生卽拜曰若蒙俯愛願粉身以謝鳳絕然曰兄何言語之顛倒也生日旅筵蕭條幽懷苦逼卿宜憐惜友過責耶鳳曰地何不歸生日要歸上不得矣鳩會意竟去生出自吟云

池亭窓靜獨歸時一見竊娥心似痴情
猶不堪回首處倚欄空賦斷腸詩

乳燕飛上鶯亂啼。滿腔心事被人迷。琴
空軫冷知音少。無限芳情帶柳妻。

越數日。生招春英謂曰。別後耿七子。恐不
一顧耶。萊曰。嬌娘子有恙。不可舍耳。生日。
承許不效。豈爲他人。英曰。公子將別。望敢
相強乎。秋蟾小鬟亦至。生日。不約而俱。良
會也。試闖草一樂。劣者任罰。何如。皆欣然。
生先得一種翠色花。秋蟾潛分之。英亦求
惠。小鬟併力來奪。二女一男。混作一處。驚
疑春英來久。伺察見之。叱散。春英伏地哀
求。始免譴責。春英忿奪之辱已也。乃盜竊

前詞及紅鸞頭鞋一隻付生曰爲公子作
媒生喜過望候晚密趨窳室窳獨立凝神
口吟多不如意窳生背後接口曰何意不
如僕當解卿一二窳駭曰汝來此何幹生
曰來赴約耳窳曰有何約生出鞋曰此物
卿旣與之今復悔耶窳愕然曰此必春英
所竊生曰然則與君分半之詞亦春英所
作乎窳面紅低首不答指撚裙帶而已生
卽附耳曰事已至此守尚何爲挽窳就床
羅裙半卸綉襦齊挑眼膝脆而纖手牢鈎
腰閃爍而雲屣緊繫生喜奮越於枕上構

詞云。

寄語多情分得枕邊春。典何用鞋憑証。
早辦通宵歡慶。還把新弦整。莫使粧臺
負明鏡。

鶯日通宵樂。獨得春英耳。生日不妨當併
取之。以塞其口。生去路接小鬟。邀候。生不
能却。巫雲見生。酌以酒。坐生膝上。搜生袖
得舊鞋。生亦不能力討。宿焉。而念寔屬于
鳳。於是詐言早起。欲往鳳所。約秋蟾爲接。
以情強之。誰知鳳已先起。獨倚窓看燕兒。
生問曰。鬼何起之早也。生日。孤幃清冷。安

枕亦難。鳳亦淒然。几上小瓶插紅梅。鳳竟
往添瓶水。不禮生。生從後撫其背曰。卿能
惜花。獨不惜人乎。鳳曰。人何必惜。生曰。向
有小柬托秋蟾奉謝。不識曾賜覽否。鳳曰。
雖有意思。深長。令人不解。生曰。卿既不覺。
一觀當擲還我。鳳笑曰。恐還則又送他人。
也。生曰。身且見棄于人。尚有誰送。鳳曰。新
姨每比致愛。何謂無人。生日。果有之。寔惟
卿是。尚故先取。就耳。予豈分情博愛者哉。
鳳見生懇切。感動。而秋蟾至。衝散。生占詩
云。

話別幽窓下，情深思亦深。佳期憑素枕，
卿夢恋重衾。

鴛自通生後，欲結春英。英碎古鏡，鴛匿之
不問英感恩。告曰：倘有所使，竭力以報。鴛
曰：我無他，惟汝玉耳。某曰：娘子情人，卽我
情人也。鴛曰：子能引我一見否？英卽引鴛
至生室，相見歡然。因以眼撥生曰：那人已
回心，今夜可作通宵計矣。生點頭，鴛索鞋
詞，生以實告。鴛重有平意去。生意亦屬
風木，屬鴛也。竟伏枕安眠，忘却約矣。鴛候
不至，疑巫雲要去，乃怨雲作詞云。

曉來密約面情濃。良宵挨盡心如痛。徒
使我望眼成空。紅葉無憑。綠窓虛扃。何
處覓飛鴻。欲眠猶自倚薰籠。幽恨積眉
峯。孤燈獨守難成夢。淒涼了一枕殘紅。
明早。羣命春英持詞送。生。生。悔無及。卽同
妾入謝罪。過大和堂。望見嬌鳳立。麗春館
看金魚。生使英先回。潛至鳳側。鳳問秋蟾
日。一雌前行。衆雄隨後。何相逼之甚耶。生
曰。天下事非相逼焉能有成。鳳整容施禮
而生已當胸緊抱曰。今日乃入手耶。鳳怒
曰。尅何太狂。人見則彼此名指矣。生日。爲

鄉死不吝。何各之有。鳳拒且走。生恐傷鳳。力放手隨行。至室。鳳坐。舒氣。生蹲踞前。白。自拜。媵姿。頭如痴。醉食。減容消者。無非鄉使之也。况今香寐在。目情。東未還。又使我。不忍自失。卿何牽制人。若此乎。遂淚下。鳳從容扶起。曰。妾非牽制兄也。兄不謀諸正。聘徒依。上吾前。何耶。生不及答。秋蟻至。曰。彼此輒盟。不可無証。卽以石折髻。上玉簪。以半與。生祝曰。君情若此。堅以半與。鳳祝曰。姐志若此。白綠髮成交。蒼頭無歎。生鳳皆笑而收之。生口占云。

蘭房兮春睡，玉人起兮織。李小鶯愁兮
蝶困絲陰。七兮紅疊密約兮，雖省苦沉
夢兮難醒。

鳳亦答詞云

默步庭闌，又被狂郎見。排鴛狎燕，頓使
酥胸顫。前說盟言半怯，羨花面清洽處
且休留戀。願中金屏箭。

生欲赴，以自解。乃快也。而別及至，室
窻大喜曰：失約之罪，將何以償？生日：惟鄉
所使，窻携生手同寢，恣行歡謔，事闌日已
西，向窻起坐，含茶以舌，窻生舌接唇而飲。

燕居筆記

十四

說

是夜留生。生婉辭出。童疑往。就巫。童然不
快。生出。卽會鳳。自是或攜手。或顰眉。或笑
狎。賡歌。或對膝以談。但語一及淫。則正色
不悅。生每亡不能相強。而罷。鳳贊荷曰。出
汚而媵。亡不從。垂實而穎。亡含香。真花之
君子也。生日。香色俱傾人矣。不趣一賞。則
秋風。剝落。奈何。鳳不答。一日。生鳳並坐。秋
蟾笑。持蛾來。兩眉相連。四翅綽約。生日。物
類鍾情。卿何固執。鳳擲蛾不語。生亦愀然
曰。大丈夫欲爲一蛾。不可得耶。歸館自吟
云。

當初邂逅望成歡。今日誰知恩意難。鏡
裡好花溪裏月。不能入手但能看。
佳期不偶惜芳年。設盡盟心也枉然。情
重幾回心欲裂。清燈夜雨夢魂顛。

吟咏嗟嘆因月不睡。明日睡不起。使館童
告夫人。夫人命求湯藥。坐裏嬌病俱遣存。
問惟鳳若不知者。秋蟾來生日。吾病子必
知之。鳳姐如不見棄。得賜一顧。雖九泉無
憾矣。以案頭詩稿併付。以報鳳願。得凶信
味詩。心甚憂之。傍晚密與蟾親往問疾。執
生手曰。兄達人。何不幸罹此。生曰。此亦孽

緣所繫不自悔也。但鳳願未耐，使我依偎
泉下，卿亦能獨憇然乎？淚隨言下，鳳亦帶
淚出紅帕與生拭淚。見生面冷，文自以面
溫之，依也不捨行。且餽及解腰間白綾汗
巾與生，曰：留此伴兒，含淚而去。生雖未得
通鳳，然而脂香粉色，殆領會盡矣。越日，生
猶不起，翼鳳再至，鳳果來據床問曰：兩日
頗快否？生曰：痴病懨懨，敢望快乎？鳳欲寬
生，乃曰：恭喜，後繼兒是從，敢執前見以負
罪耶？翌日，生起，前往候鳳。鳳見生，喜愛曰：
兄患時，妾心膽幾裂，今無恙，幸矣。道詞在

棄生閱之詞云

緣垂分薄得意人兒疾作兩處一般擔
聞調長不切公剛去數句

生綢繆欲求鳳會鳳不允生日卿言在手
今又背之何也鳳曰但兄新愈諸邪易入
雖曰愛兄寔害兄矣妾忍耶生愛鳳甚亦
不甚強之又越日生欲往會妾不覺足爲
心使竟至鳳室擊門不應生排窓入鳳友
圍屏擁爐而浴見生至嬌羞無措滅燈生
從黑中抱住目正欲趨湯何相拒耶以手
摸乳逼之就枕鳳度不可解乃誑生日今

夜必備兄也。所慮者兄多情花柳萬一中
道拋妾。使妾將何所歸。必當對天拜誓。然
後就枕。生信之。卽舍鳳。理衣詐覓火遞
去。生徬徨悵望。不能爲情。秋蟻恐激生志。
慰之曰。鳳姐裸裎。是以害羞。不若送新姨
處一遣。何如。雲已熟睡。不能進。急辭蟻。遂
投竄。心見生默。無言。促膝問之。生誰以
寘告。權應曰。總夢揚太真。試浴正戲。狎間
爲風竹所醒。然而情狀態度。猶隱。在腔
子中也。鸞曰。果辭此乎。當與兄同浴。以解
此懷。乃命春羹烹湯。秉燭共浴。生抱鸞於

勝驚自開股以牝就之任生所爲三女之
情惟寡獨縱浴畢共枕戲謔無所不至生
思鳳早起画美女浴圖題詩云

月前偷見一嬌娥試浴含羞脫綺羅怯
露芙蓉新浴水舒香荷芰笑凌波雲迷
弱態歡情杳月暗殘粧夢想多舊日相
思今愈渴蘭湯不共奈如何

鳳使蟾候生起居生謂曰吾當面責汝鳳
姐卽入鳳室鳳笑曰苟非遁去幾入虎喙
生笑曰徇盜之謀何足爲幸卿之操志心
領深矣第中熱難忍奈何譬猶視酒必欲

吸見花必欲折者情也。鳳曰：兄知酒矣，獨不知一淺不能收耶？兄知花矣，獨不知一折不能蓋耶？生以画詩示之，雜之曰：敢煩一和。若立刻詩成，甘允卿議，不然勿怪我。也。鳳立和云：

夜靜人闌浴素娥，曲屏深處解香羅。偷看舞燕衝紅雨，戲逐驚鶯起白波。意重不妨言意淡，情真何用講情多。紅線一點應留與，無奈東君欲速何。

生無之奈何，仰天嘆曰：大丈夫何兒女子口中取氣耶？拂袖而出，自是生戀寡不

與鳳會而巫雲亦中間會焉。鳳則嘗使餽問。四月二十三日。夫人度辰設宴優樂。垂簾簾內巫雲輩觀優。在座褚晴岩夫人姪也。與生話甚投。因對奕賭酒。生心眼在簾內。連負罰酒。鳳恐致醉。密使小鬟囑生勿奕。褚伏逼生投壺。生心愈屬鳳。故又得酒。鳳恐生失禮於人。急檢玉所合乾葛丸贈生。嚼之生醉不及亂者。鳳之力也。席罷夫人先寢。事托巫雲。家人倦於承直。俱散。生知無碍。直造鳳所。鳳見生驚且喜。曰。兄久忙。何暇至此。生日。被斥之人。無顏求見。今蒙

不醉之德。故來謝耳。鳳曰：果非妾。兄將不勝醉矣。生日：醉面猶可。醉心寔難。卿醉僕心深矣。鳳曰：兄果執迷。則秋蟾亦頗俊。詎當荐以代生日。卿悞矣。今病入膏肓。心力俱困。意在卿也。豈愛婢哉。鳳默不言。生又進曰：強奴悍寇。哀情納款。必屬憐宥。僕輸款甚矣。而卿不少憐。豈奴寇之不若乎。鳳乃曰：兄意旣如此。妾敢固辭。但姑待明夜可也。生卽抱住。曰：僕腸頗短。不能優待。以待乃力。推作枕。鳳亦不敢相却。任生解衣。生愛鳳。嬌帶笑。徐匕舒股。鳳憐生病。含羞。

怯上展腰情傾舌不由我沾胸汗出自然
不鼓終睡恣白而生鳳猶寢秋蟾低聲喚
之生鳳驚覺是夜嬌鶯欲得生親往邀生
則几窓寂上不知生在鳳處猶謂赴巫雲
也於是決意謀雲未得其便會台州人歸
以軍功報鶯乃重賄之使詐稱王命送新
姨來夫人信之遣巫雲雲以生故不欲行
生趨見雲曰卿去僕將誰依雲曰一自情
投卽堅懷仰奈頓令隔別耶生日爲之奈
何執手歛歔留宿眷恋不可悉記早起鳳
持欵衣挂餅梅丸以贐見生睨盼而咲春

英秋蟾亦執卮酒送別。惟鶯懷念。若不知者。雲卽留坐。相與共酌。雲曰。鳳姐與我情同。已出。況以公子之故。敢負斯心耶。爾汝百歲良姻。我此行可力任矣。泪下。鳳與生亦掩面泣。巫雲去後。夫人以鳳無所托。命鶯與俱。家事亦命鶯代雲分理。自是人出入門。啓閉親爲防閑。鶯甚不便。心竊悔焉。生亦快也。失意值連雨。伏枕不安。謾成詩詞云。

熟梅小雨故連宵。旅館愁來不待招。筆硯病餘功課懶。家鄉雲外夢魂遙。簷聲

逼枕添惆悵。燈影憐人伴。寂寥新綠滿。
園雖可意。久虛尋與在飄搖。

對孤燈。悄然對孤燈。悄然夜間人倦。雨
聲滴破相思怨。這情緒可憐。這情緒可
憐。展轉不成眠。懶把羅衾恋。想伊兒妙
年。想伊兒妙年。腸斷心灰。務諧姻眷。

夫人臥疾。驚使春英遣生。以侄禮問安。至
堂。窺突見各喜。挽生行。生不敢進。驚曰。老
母伏床。餘皆無慮。行。宛然風寢舊路。至則
三閨緊貼。僮間一壁耳。坐。驚曰。向夜曾走
候。兄竟成不偶。生謝罪曰。那人指去。兄念

耶生日情愛何人無之苟爲不然薄倖甚矣生告出鴛日夜來願兄着意生日中門鎖鑰誰則任之鴛曰自有處生及昏潛入堂鴛已先寤英候矣鴛曰終與鳳約每夜輪伴老母庶可節勞幸吾妹如議妾可常常而見兄矣生不暇備談卽與就枕鴛以足枕生股手撫生腮曰觀兄丰神情趣色色可人恨相見之晚生日永遠可期河晚之嘆鴛倦睡生輕舍鴛索歡於英英曰鴛性酸不敢你就生日尙無子焉有今日縱知且不較况在夢乎英如命交會亦甚

知趣生留連不舍。英促之復就。鸞所纏。睽
目東方白矣。臨行。鸞約曰。後夜莫挫佳會。
生默付輪伴之言。及晚。密啓中門。私趨內
室。二閨杳然無人。生乃獨臥鳳床。垂幃自
蔽。更餘。鳳至。驚咲。生日。待卿久矣。鳳曰。正
欲見兄。決一大事。比來老母染急。俗言喜
可破災。兄宜急處。今尊一書。送父。任所老
父素喜兄。而新姨又力贊。事成八九矣。生
頓足曰。良策也。鳳因命蟾備酒。自捧觴壽
生曰。此酌一則。餞兄。二則永訣。兄蓋妾之
一身。餞寄兄手。決不忍抱琵琶過舡也。此

行勉旃不可草也縱尊翁未許老母他從
亦當再來一會莫使萬種恩情竟成踈送
悲咽不勝生亦愀然承命是夜雖並頭交
股而啣也噉也雞已唱矣鳳枕上送生詩
云

比翼初分勝斷猿離愁欲語復吞言相
思好似湖頭水一路隨君到故園
送別餘情分外濃行也獨泛酒旗風
朝此際淒涼處鳳枕鴛衾半截空

生起卽入謝夫人嬌鶯急使春英留生
生托以家書不敢違鴛送細菓巾絹爲臚生

抵家備述王情鳳意。父不勝喜。爲書備金
段。斂環遣人往台求婚。王謂巫雲曰。吳兵
都求鳳。姐親汝爲何如。雲曰。簪纓世胄。才
茂學優。何不可之有。王咲曰。吾亦久蓄此
意。但不欲自啓耳。答書許焉。生喜如醉。成
西江月以自慶云。

久得西窗明月。今方願遂。蘇喬已知。鳶
鳳下湘瀟。何用信傳青鳥。曉苑飛花有
主。春田蘊玉成瑤。云橋再渡。樂良宵。正
是嫦娥年少。

生欲再往報鳳。父止之。日前以客禮留連。

今初締結不宜輕往。生辭。七兩月。巫雲自別。生後。食減。容消。王千方求治。不愈。臨終時。進小鬟曰。吾取死之故。汝必知之。我死。汝回。萬福公子。當與鳳姐。永好耳。言訖。目閉。王厚送殮。追荐。舉柩。寄安國寺中。七夕。二嬌設巧於庭。筵極豐潔。英蟾輩歌詩。侑觴。而夫人終若不豫。嬌鸞請之。夫人曰。汝父監軍。未乞骸骨。汝年方壯。孤節難守耳。然汝自成。獸毋吾以也。皆不樂而罷。同房。鸞獨長嘆不臥。春英私問曰。娘子徬徨。得非意果。太子乎。鸞首點之。英曰。何不招之。

來徒自苦耶。寡曰：致風何地。英曰：娘子與鳳姐一脈至親，何不聯以恩義，結以腹心，彼此忘形，豈不快哉。寡乃自生嫌隙，此掩彼遮，不亦愚耶。寡曰：鼎我蒙蔽多矣，卽相與鳳諧曰：予與吳生有不離之愛，自擬終身以之，不料六禮先成，予亦竊幸。但今一去三月，欲招之，則於妹有碍；欲舍之，則於心不能。風憮然曰：亦籌之熟矣，但念骨肉情重，毋懷二心。妹之所望於姐者，此耳。寡曰：妹果成我，我何憂。卽爲書邀生，生托以他事，赴焉。是夜二嬌度生，必至設酒以待。

更初生果入謁，鸞迎謂曰：「新女婿來矣。」生曰：「舊相知耳。」相笑道：「及姐妹同心事，生喜曰：「情愛之間人所難處也。」二卿秉義美矣。」酒罷，生欲就鳳，鳳辭曰：「凡事讓長生。」顧鸞，鸞友曰：「新人不可僭，生曰：「鸞娘不妬鳳，卿不私，既在兼成，尤當兼愛。」卽一手挽鸞，頸一手挾鳳肩，同入羅幃。二嬌雖欲自制，控於生，興之豪，於是委婉若盤蛇，屈賂如此。翌彼此行春，往來遞愛，殆不知生之爲生，鸞鳳之爲鸞鳳也。一日新雨初收，生趨鳳，聞鳳方晝臥，生欲掩而亂之，繞起，謂不料

窮已踵至低聲撫生日兄欲何爲生舍鳳
狎查於榻頭立而獵之鳳驚覺生復逼能
鳳力拒不從寡曰妹獨作清客耶助生開
視縱情大戰寡指柝曰此何物常能擾人
鳳咲曰堅肉汝玉生字耳惟此物極生事
生答曰非此物不能補縫鳳奮咲而起夫
人以生館寥索命遷之堂側鳳携觴賀
生日不可獨樂請使英蟾侍坐二嬌許之
生令取色多者爲狀頭餘者聽調鳳僅得
一色生命之歌歌云

蛟起潛兮鳥出幽紅妝侍兮綠蟻存人

生佳會兮不常有。及早行樂兮爲良謀。
邀明月兮歌金縷。披清風兮醉玉樓。殷
勤把盞兮願拚酩酊。豈可錄七兮徒效

蟬蟬

奪日今賄拳。當便宜行事。生日第無悔。生
得勝秋蟾。生卽抱蟾於懷。以手弄乳命。奪
進酒與蟾同飲。一吸酒。一接唇。戲謔無所
不至。生大醉。象美扶掖而寢。中秋晚。奪鳳
宴生。鳳履青金點翠鞋。生愛其纖巧。俊約
也。捧於膝頭。不忍什。又脫以盛杯流飲。笑
傲飲樂。求鳳會。鳳曰。清光皓色。何可爲此。

生日廣寒求此不能得其相如耶卽與鳳
交事闌鸞起慶生生日姑待見瀆後同飲
何如亦狎鸞次及英蠟度勢必臨已先匿
生舍英覓蠟得之於槐陰中笑日子今能
翅耶生興酒助蠟頗不勝鸞鳳春英勸止
自是朝暮習以爲常鳳鸞更相爲伴生日
在脂粉綺羅中作芳閨勝云

咏美人梳罷香絲擾上蠟咲將鸞鳳帶斜
安玉容得爾多粧點秀媚如雲若不登
鴉色膩雀光寒嵐流偏勝枕邊看

咏美人波水落上一點清看花尤自未分

明燭然一段癡人處酒後朦朧情思盈
秣帶媚角傳情相思幾度淚痕生

味美人籠金點翠鳳爲頭襯出蓮花雙玉
鈎尖小自憐行步怯鞦韆裙底任風流
穿曲徑上小樓淺塵窄印使人愁

味美人胭脂染就麗紅粧半召猶含茉莉
芳一種香誰識得殷勤帳裡付情
郎桃含顰榴破房卽盃霞影入瑤觴

自賊得平王老箭瘡發流血數升而死治
命嫁鵝托生終養夫人小鬟謂生曰新姨
爲公子而亡且寄紅鞋一隻書一束未知

何意生急索之。隨至巫雲舊房。卽奪之。鞋
詞也不覺悽然流涕。髮亦對泣。徐拭淚。撫
髮曰。雲姨不可見矣。見汝猶見雲姨也。敢
欲與子重締新歡。少償舊恨。髮笑而不答。
生卽挾至床中。髮甚能承受。勇於秋蟻。頗
多。生笑曰。元紅已落。誰手。髮應曰。徃台時
爲老主所得。生日。惜哉。媿海棠。何忍枯藤。
纏耶。髮亦笑曰。枯藤艾矣。海棠又傍喬木
矣。生因傷感不盡。興而起。作挽雲詩云。

憶別依七出。畫欄誰知復見此。生難相
江月缺波痕冷。巫峽雲消山色寒。繞祭

寂寥針線斷。粧奩零露粉。脂乾燈殘。香
醒。猿啼絕。空向西窓。淚眼漫。

自是夜宿。鬟處。鴛鳳寂不知也。三七後。生
歸。王老弟。王士彪。素流蕩險惡。欲以子求
嗣。夫人不許。彪怒。告生。因姦謀命。賂官。官
將產業以半與彪。以半與夫人。贍老。生不
究。一嬌則令改嫁。生不能白。士彪大喜。鴛
日。蕭牆起變。將若之何。鳳曰。妹當與姐同
心守禮。萬一不能有死而已。鴛曰。妹有此
志。我亦竊效。相泣。英蟾亦淚下。朝暮惟生
是念。生亦惟鴛鳳是。昏。祭。士彪嚴爲關防。

雖蒼頭孺子不許私自出入恐生驚有所
約也將及年餘不通一紙生欲與角父又
力阻二嬌怨慕鳳詩云

覽鏡消容爲念君恩情何忍等秋雲黃
花不似愁人瘦人比黃花瘦幾分

南樓待月負良宵楓冷江空去路遙無
限淒涼蛩語徹孤燈明滅淚痕消

老幹舒香已報春不禁情動兩眉顰金
樽未舉心先醉雖有梅花無故人

挑盡殘燈檢盡巫芙蓉帳冷共誰偎孤
愁一段無憑着斜倚薰籠夢幾回

驚詞云、

蘭芽長茁，又見春光早。漏泄鶯兒燕兒，
飛成列，凝眸都是傷春物。嬌滴棠梨，何
心去折。

花飛碎玉，飄香屑，凭闌猛聽黃鸝弄舌。
喚起我離愁切切，恨心薄劣，閃得我羅
裙寬褶。無聊也，且自把珠簾半揭。

愁結板橋霜，夢冷茅簷雪，画翠流紅事
已賒。甚時得破鏡全，斷簪接。

是歲丁丑，至元三年，民間訛言朝廷拘刷
童女，一時嫁娶殆盡。有趙應京者，新廕萬

戶官也。家極富，素慕嬌鳳，礙生不能啓齒。聞王變，值訛言，夜賄士彪五百金，彪陰許之。使老婢告夫人曰：「鳳姐不若另覓東床。」吳生官斥，義難復全。夫人未對鳳，卽應曰：「是何言歟？吾與吳生父母王婚，媒妁講禮，人皆知之。多覆吾叔，吾頭可斷，吾身決不辱也。」彪知不可彈，囑趙子曰：「當多佻從僕，始以官勢逼之，繼以溫言誘之，則可。」應京候日舉行，爲老僕竟走報鳳，鳳作書遺生云。

君心羈妾，妾亦屬君。不料風波一旦，使

我有容不整。存花不簪。不惟是。且變中
生變。竟移花別種。若貪生昧死。將何顏
見兄。兄忍坐視。則不來亦可。如日不忍。
乞賜一面。

生駭愕。兼道赴程。又不敢顯。然自進。乃匿
于昔日浣衣之老嫗家。持金爲壽。使得通
焉。挨至夜。二嬌乃遣春英輩。密開小門。放
生私入。大慟不敢出聲。鳳曰。請兄至者。非
他意也。將欲與兄一面。少釋終身恨耳。生
含淚曰。僕命薄耳。何忍反累。鳳曰。老賊屬
意在我。我死則無事矣。春英曰。權則通。沈

則病一時忿激於事何益生慨然曰計惟
有迹而已買舟河下與鳳姐乘月東歸僻
徑潛踪雖生之父不覺也士虎悔艾鴛思
念不勝自詩云詩多不精已刪去數首

凭欄無語怨東風愁遇春歸恨轉濃一
枕鳳鴛魂杳上半窓花月影重上珮環
聲細千般懶脂粉容消萬事慵紙短話
長題不盡殷勤寄取早相逢

空庭草色翳苔茵無奈深今一樣新鳳
髻亂盤渾似懶蛾眉淡掃不如人夢中
得恰非真樂帳裡無郎寔是貧起傍花

陰強排遣。救亦杜宇更傷神。

是歲伯顏以罪徙龍興。乃復科舉制。生日。此吾明冤之一大机也。當不可失。辭鳳赴試。果領鄉薦。及親策。又中選翰林承旨。生以未娶。奏聞。朝廷詔賜歸娶。賀者闐門。鳳曰。人情處安樂。不可忘患難。向與我姐妹協意。况今倍之。不可。若併妾送歸。姐妹同花烛也。生日。此論甚當。卽爲書達。奪兼送鳳回。夫人嬌鶯大喜。擇十月戊戌迎生。行入贅禮。生日。士彪之忿。未能少雪。豈丈夫耶。鳳曰。彼雖不佞。分在骨肉。若乘勢而窘。

之量甚不弘矣。生喜舉盞大酌，浩歌云。

拜罷天墀，膽氣粗歸來。醉倩玉人扶。龍
泉三尺書千卷，方是人間一丈夫。

春英報曰：叔七繼絕咽矣。生咲曰：此天假
手以快我也。彪長子見父之變，痛悼亦投
水中。夫人爲之發喪，從厚殯殮。家事悉生
掌握。請夫人曰：錯蒙厚愛，累罪良多，孰意
天眷儒生。今幸人亡事白，兩姓萬全，豈非
至幸。不若同至家中，夫人所存房產，悉與
彪叔次子。則在我有父子之養，在夫人有
子母之歡。在孤寡有得所之托，不亦兩得

也哉。夫人然之。命駕啓行。生路詞云。

極目烟霞迷画舫。一天紫綠斜陽遠。山

偏向望中長。將何酌美景。宿酒醉新粧。

及家。生父喜甚。卽設宴。匕夫人酒罷。生惜

鬱鳳歸寢。鶯與生咲語自如。獨鳳俯首。憑

几。若有所憶者。生問不答。潸然淚下。生惶

悚曰。僕果有罪。請試教之。何煩自苦如此。

鳳曰。雲姨旅柩他鄉。於情於分。安得不哀。

泣。生抚抱曰。是我責也。非卿言。几作薄倖。

徒矣。卽使人往安國寺領棺。至則請玄武

觀劉真人爲法王。啓建水陸齋七日。生馭

亦齋沐虔誠晝夜不解。生夢巫雲徐步而前。貌飾如故。曰：別來憂恨感疾而亡。然亦祿命所該。生抱任曰：久思無覓。今從何來。雲曰：冥司以妾無罪。留妾在子孫宮中。候陰例滿日。托生貴家。今公子水陸超度。復授妾爲本司掌冊之官。侍伴天妃。安閑逸豫者。公子惠也。今特致謝。自此不敢見矣。生曰：子旣成仙。何妨再見。雲曰：冥司立法。毫有所私。重罰不赦。我檢簿籍。有二貴子。合生汝門。不必我念。我當永別矣。生急牽其衣。雲乃頓袂而去。生驚覺。趙報厚。曰：

若如此我不負雲媿矣鳳果娠三月驚亦
懷娠三月生乃備牲醴致奠壙下鸞鳳共
作文以哭之云

嗚呼以媿之賢祿宜未艾胡爲乎雲散
秋空雪消春海嗚呼媿雖逝矣鸞將安
賴鳳雖在矣媿何能愛徒使悵鎖餘香
鏡空鮮貸一地通恩有天誰戴嗚呼痛
針刺之猶存想音容之恍在恨彼蒼之
無靈奪玉人之何邁盼山知然望雲興
嗚呼哀哉衣爐烟以長拜靈其有知
願芳蘋之畧采

後至正四年十月朔日，鳶鳳同時各生一子，聞者無不爲異，因呼爲三奇二絕云。

公任子曰：予閱三奇誌，見吳生之淫亂，于王春府之家，豈不狠哉！其遇鳶遇雲，遇鳳，雖鳶不能逃其罪，而生亦鳶之罪人也。卽巫雲之薦鳳，及援鳳不從，而鳳之堅貞可知。雲亦鳳之罪人也。鳳能以已之夫與姊共，乃施及情外之奇情也。卽嗟英董，竟知情者也。至於勢力所迫，王彪鳴其姦娶之罪，亦理所宜然也。家醜不可外聞，誠可恥之，但惜其情之難

切心之堅，感恩之必報，而使巫雲瞑目，
亦可存其情。種者在故書其事於筆記，
以傳諸風流。案云。

新編鍾情小說圖像燕居筆記下卷之二

明叟 馮猶龍 增編

書林 余公仁 批補

鍾情集

鍾情者何男子之情如妾格之一而不分女子之情如喻娘之純而不雜者乎予罕見之特能鍾情者故作鍾情賦此玉峯主人筆也賦其詞逸詩長賦七可觀予更爲之刪訂燕者及之賦者補之誠可謂全璧矣

時海宇奠安黎民樂業百餘年間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目不觀烽火狼烟之警誠至治之期太平之日也於戲人生值此旣

乏南山之壽須開北海之樽可信是軀摩
駭草休教負美景良辰

百年秋露與春花展放眉頭莫自嗟吟
幾首詩消世感酌三杯酒度韶華閑敲
棋子心情樂漫撥瑤琴興趣餘分外不
須多着意且將風月作生涯

嘗有幸生者輟其名本貫廣東瓊州人氏
丰姿冠玉標格魁梧涉獵經史吞吐雲烟
真丈夫中之卓偉者也一旦父母呼而命
之日爾有祖姑適臨高之黎氏乃子奉

朝廷命而爲土官經今數載音聞杳然皆

爾親之薄倖。以致睽違之久。疎濶之甚也。孔子云。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此人道之當然。卽辰春風和暢。景物熙明。今備微贄。代我探訪。一度以將情意。生唯乞聽命。收拾琴書。命僕童佈哥隨行。生旣至。入謁表叔。見之盡禮。乃引赴中堂。進拜祖姑。暨嬪并諸兄弟。皆相見畢。詢及故舊。生一一荅之。盡恭且詳。乃館生於西廡。清樾西軒之下。明日侵晨。踵春暉堂。揖祖姑。適瑜侍焉。將趨屏後避生。祖姑止之曰。呵。乞出拜四哥。生行第四也。都是一家人。

何避嫌之有。瑜得命，卽下階與生敘禮。生竊視之，顏色絕世，光彩動人。真所謂入眼平生未曾有者也。厥後祖姑甚鍾愛生，凡晨昏命生與瑜侍食左右。一日謂生曰：「諸生久失訓誨，汝叔爰求西賓，無可意者，幸子之來，可姑舍此以發其蒙。」一二年間，回不晚矣。復顧瑜曰：「四哥寒暑早晚，但有所求，汝一切與之，勿以吝嗇女。唯乞聽命，生亦拜謝。然生雖慕瑜娘之容色，及察其動靜，有常言詞簡約，知其決不敢狠，又以親情之故，不敢放肆也。」表叔擇日設帳，生徒

日至雖用意於書翰之間。而眷戀瑜娘之心。則不能遏也。累行諸吟咏。不下二三十首。不克盡述。特摘其尤者。以傳諸好事者焉。以見他作亦皆稱是也。其夜坐書懷二律詩曰。

連城韞匱已多時。恥效荆人抱璞悲。白璧幾雙無地種。靈臺一點有天知。青燈挑盡難成夢。紅葉飄來不見詩。寂上小窓無個事。娟上斜月射書帷。

多愁多病不勝情。悵寐蕭然似野僧。綠綺有池知者寡。白髮無字夢難憑。帶寬

頤覺詩腸瘵身重應知別恨增獨坐小
窓春寂上感懷傷遇思匆上

生自得祖姑言之後凡有需求無不得者

一日生命其侍童佑哥問瑜娘取檳榔遂

以臘紙封蜜醞者十顆鎖生并標書於其

上日進御之餘敬以五双奉兄伏乞垂

納生但謂其有容色不意其亦識字也見

之大喜自西廂之事可得而諧矣乃製西

江月詞命佑哥持以謝云

臘紙重上包裹彩毫一一題封請言已

進大明宮特取餘講相奉口留檳

柳味美。心腹玉友情濃。物雖有盡意無窮。感德海深山重。

女兒之微生而哂。就以雲箋裁成小簡書。數字以復云。

感承佳作。負荷良多。第以白雪陽春難爲和耳。

生得此簡。歡喜欲狂。不覺經史之心頓釋。花月之思愈興。他無所顧也。惟屬意瑜娘而已。朝夕求聞。尋便欲以感動於瑜。然瑜馴謹穩實。生挑之不答。問之不應。莫得而圖之。一夕月初出。叔嬀會飲於漱玉亭上。

命使女召生生以手揮之使先行生徐
後赴至蘭房東軒之隅海棠樹下遇瑜獨
歸生曰五姐何歸之速耶瑜曰倦矣故歸
生曰久懷一事欲以相聞不識可乎女以
他辭拒之曰昨承佳作健美上上生日不
爲是也女不答而去生大慚悵悵上而赴宴
半酣而歸自思崇下之遇不果所懷遂製
平損憶秦娥詞以泄其悵悵之意云

憶秦娥憶秦娥無意奈奈何奈何一
場好事從此蹉跎茫茫日月如梭悠上
光景逐流波花天月地畢竟隔過

一日生就外館安竊入其所居之軒發其書笥見所作之詩詞知生之意有在也里記歸感嘆移時見生之容色變常飲食減少頗憐之焉夕安晚綉綠紗窗下生行過窗外偶念周美成詞些小事惱人腸之句琦隔窓問曰西窗何事感愁腸也蓋爲我言之生曰予自思之安曰兒欲啼與生曰不然安又曰兒思卿之情人乎生又曰非也安又曰春寒逼鬼耶生曰非寒也意也安曰何不撥之乎生曰誰肯與我撥之安笑而不答生欲進而與之語自度不可

於是退居軒閣思幽者憇之書及作詞
以識其事名曰花心軌

萬緒千端。惱人腸肚事。有誰共說。參差
多嬌。有意有情。特地爲人。撥撥綠紗窗。
晚珠簾捲。綉宋貌如花。棧月如簫語。一
聲終歇。千愁頓雪。惟恨裏腸未竭。空惆
悵。啼珠又成。聞絕一片乍消。千種仍生。
擁就心頭。成結。琴心未必君知否。何日
也。山盟同誓。休猜訝。不是低蜂淺蝶。
生濃墨楷書。命侍章持以示女。女覽畢。擲
于地曰。我本無此意。因置何苦誣人也。侍

童歸以告生。始無以遺懷。乃於軒之西壁
畫一鸞。後題一絕於其上云。

遷喬公子彙金衣。獨自飛來獨自啼。可
惜上林如許樹。何緣借得一枝棲。意洽

精切
妙

見者謂其題鸞。殊不知覺其托意於中也。
一日瑜之侍女碧桃偶過生軒。歸謂瑜娘
曰。適來見西邊軒裏瓊州官人畫一鳥於
壁上。甚是可愛。瑜因伺生出。遂到生軒玩
索良久。知其意也。乃和詩書于片紙之
上。置於几間。而歸。詩曰。

金衣今已換。緇衣開口如啼。却不啼。自是傍牆飛不起。休愁無樹借君棲。

生歸見瑜所和之詩。正想玩聞。忽見碧桃。持一簡至。生啓之。魚箋爛然。繡目。乃是喜遷鶯詞也。

嬌痴倦極。正襟困花柔。東風無力。桃錦
終舒。杏花又褪。種七惱人春色。不恨佳
期難遇。惟恨芳年易擲。堪據處。有東逝
流水。西沉斜日。記得此去。草築盟壇。共
定風流策也。不難愁更休。煩夢務要身
親經歷。欲使情如膠漆。先使心同金石。

相期也在西廂待月。藍田種壁。

生得此詞大喜。過望願得之心愈於平昔。每尋間便思與女一敘款曲。終不可得也。過數日表叔赴縣。婚又歸寧。女乃潛出直抵生軒。生偶輟講而歸。適瑜在焉。揖而謝曰。往日之詞直中阿堵中事。誠能踐之。雖死無憾。瑜曰。前詞聊以寬兄之意耳。豈有他哉。生曰。所謂身親經歷者。果歷何事耶。女不答。遂欲引去。生掩窓扉而阻之。因謂之曰。輅自二月來抵仙鄉。今則黃葉已三更矣。自從覓卿之後。頓覺魂飛魄散。廢寢

忘食奈何無間可乘。今蒙下顧寒窓而輅
偶出適歸。抑且不先不後。豈非天意乎。而
卿又欲見拒。此輅之所深不識也。女曰。兄
言良是。妾豈不知。而爲是活矯哉。抑以人
之耳目長也。生日。爲之奈何。女曰。俗語云。
心堅石也。窳但遲之歲月而已。生日。青春
易擲。若遲之以歲月。豈不錯過了時節哉。
女曰。妾女子也。何量褊淺。無有深謀遠慮。
在兄圖之則善矣。言未已。忽聞衆聲喧嘩。
遂遁去。不得再語。生乃製泥溪紗以紀其
事云。

雲淡風輕午漏遲。書餘乘興乍歸時。忽
驚仙子下瑤池。有意鶻鷓窓下語。無端
百舌樹梢啼。教人如夢又如痴。

一日生陪叔嬾宴于漱玉亭上。生辭倦先
歸。至和樂堂側。聞有諷誦聲。生趨視之。見
瑜獨立蓋薇架下。拂拭落花。生日。花已謝
落。何故惜之。女曰。兄何薄倖之甚耶。寧不
念其輕香嫩色時也。生日。輕香嫩色時不
能好賞。及其已落而後拂而惜之。雖有惜
花之心。而無愛花之實。與薄情何異。女不
答。生日。往日圖會之言。今何如也。女曰。惟

兄主之非妾所能也。忽覺人聲稍近。生遂引去。

又一夕叔婚俱赴隣家飲宴。生獨坐。若有所失。正憂悶間。忽見瑜娘掀扉而入。謂生曰。兄何憂之多耶。生曰。愁何足惜。但斷腸爲可惜耳。女曰。何事斷腸。生曰。盡在不言中。女曰。妾試爲兄謀之。生起而以手作抱頸狀。向瑜曰。卿言旣許矣。不可只作一場話。樹恐斷送人性命。惟子念之。圖之。女曰。兄尚不念圖。况妾乎。生曰。輅圖之熟矣。女指牆謂生曰。奈此何。生曰。事至如此。雖千

仰之心尚不足畏。魏伉之壻何足道哉。女
曰。所謂圖者。其計安出。生乃以扇指示。所
達之路。女笑曰。恐不然也。妾之一心。惟兄
是從而已。事若不遂。當以死相謝。第恐兄
之不能踐言耳。生以手抱瑜。欲求合歡。女
不從。正反覆間。忽聞叔孀回。遂出迎接。次
日生乃作鳳凰臺並憶吹簫之詞。以示女
云。

水月精神。乾坤清氣。天生才貌無双。算
來十洲三島。無此嬌娘。堪笑蘭臺公子。
虛想像。賦咏高唐。何如花解語。玉又生。

香花七今宵何名親曾見姮娥降下絳
窓又以將合風雨來訪詎得何時約言
難踐空斷愁腸七斷處無可奈何數仞
危墻

生念瑜娘之言欲實其心奈何無路可達
將欲越危墻恐傷身命終日沉思計無所
出惟有得向春暉堂安寢則身可通矣遂
稱病不起表叔省之生詐之曰近來數夜
臥此軒間終瞑目便見鬼魅或牛頭或馬
面來相擊鬧心甚怖焉但以精神恍惚所
至不以爲意昨夜又夢一長牙者語余曰

明日大王來請你。你勿伏起。不覺今日身
體沉重不能起。止寂聞此語大驚。遂移之
東軒。命其小子名銘者伴生寢焉。生私念
本欲設計尋入中堂。只將移向東軒。無以
異於西軒也。至夜半佯狂大叫。舉家驚視。
生良久始言曰。向見一人冠黃巾。向昨所
見長牙者。坐罵余曰。我叫你莫起。你強要
起。黃巾者曰。大王請先生去作平賊露布
耳。無他也。言未已。又見一紅髮尖嘴者至。
促曰。速忙去。毋羈滯。將扶余出。余與之勃
敵良久。喜諸人起來快。不然被伊捉去矣。

祖姑聞言大恐令人請良巫壓禳生乃厚
賂巫者命伊言曰若在此宿臥恐性命難
保除非移入中堂則自無事矣比時卽移
生入中堂生病亦尋安日則肄業於軒間
夜則居宿於堂上後第三夜生謂諸侍伴
曰今宵服藥忌人見你輩向後間宿歇至
夜靜生遂步入蘭房西室之前正見女於
月桂叢邊焚香拜月生潛出立墻陰以俟
之聞其微吟云

爐烟裊裊夜沉沉
獨立花間拜太陰
心事不須重跪訴
姮娥委是我知心

瑜吟訖突見生至且驚且喜曰聞兄被魅
今夜乃得至此耶生曰若非襖魅安能會
卿於此乎相與携手入室明燈並坐生熟
視之容貌愈嬌肌膚愈莹情不能忍乃曰
我斷腸盡矣欲挽女以就枕女堅意不從
因謂生曰妾與兄深盟密約惟在乎情堅
意固而已不在乎朝上暮下之間也苟以
此爲念則妾淫蕩之女也淫蕩之女兄何
取耶生曰卿雖不從然歸已至此設使他
人知之寧信無他事也女自傳秉吾心而
已生雖不能自持然見其議論亦喜其素

心堅確不得已從之遂相與終夜坐談女
曰妾嘗讀荀勗傳嬌紅記未嘗不掩卷嘆
息自恨無荀嬌之姿色又不遇張申之才
情緣自見兄之後亦察其氣緊文才固無
減於張申弟爲隕也實有愧二女不足以
感君母生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當時驚
竇有自送售斯之美嬌嫩有血清其衣之
驗今宵之遇固不異於當時也而卿之見
拒何耶抑亦以愚陋之跡不足以當清雅
之意將欲深藏固閉以待善價而沽也女
厲色言曰妾豈不近人情哉但以情緣相

期美滿於百年也。假使今日苟圖片時之樂，玉壺一缺，不可復補。合卺之際，將何以爲質耶？生日：此事輅任之，勿慮也。但不如此，不足以表情之交。孚卿請勿疑。女曰：諺語有云：但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釵。正此之謂也。兄自此勿復舉矣。生與稍聞，乃口念菩薩蠻詞以贈女云：

不緣色膽如天大，何由得入天台界。辜負阮郎來，桃花不肯開。羞心空一寸，柔腸千萬束。從此問花神，何苦逼人情。女亦口念西江月以答生。

借問雲朝雨暮何如地久天長慙慙致
語示才郎且把芳心頃放苦恋片時歡
樂輕飄一點沉香那時三萬六千場樂
爾無災無瘴

自後生凡數次就琉璃終固執如前委道
百端畧不經意或與並坐或與並臥見生
總有異意卽厲色正言以拒之生作望江
南詞以示女

堪嘆處到碧紗厨一寸柔腸一寸斷十
迴密約九迴孤夜七相支吾駒過隙借
問子知平弱事輕塵能幾許麻雲隔雨

待何如後會恐難圖

生情不能已後繼之以詩一絕云

青鸞無計入紅樓
入到紅樓休又休
爭似當初不相識
也無歡喜也無愁

女規詞與詩笑曰兄言不啻往夜之言乎
生曰余豈不喻但以興逸難當姊排遣之
耳驚早生歸獨坐自思廢盡心機得逢女
室終不見從必無意於已也至夜復思不
如與女作別至則長吁短嘆幾凡而臥終
不與女一言女問者亦不答負般開喻邀
勸再至臨別啓曰日我今夜被你斷送不

也。汝大悟謂坐日克果。堅心乎。生日若不
堅心。早歸去矣。友因呼碧甌添香呼生共
拜於月下。祕曰。妾喻生居閨閣。一十七歲
于茲矣。今夕以情牽意。結不得已。以千金
之體。託之於情人。幸轉者非惟有愧於心。
抑且有愧於月也。破以月下共設深盟。期
以生死不忘。存亡如一。無負斯心。永遠無
斃也。苟有違者。天其誅之。祝罷。挽生就寢。
因謂生日。妾年殊幼。枕蓆之上。漠然不知。
正昔人所謂嬌姿未慣。風和雨外。付東君
好護持。望兒見於前。大幸矣。生笑曰。彼此

皆然遂相與並枕同衾貼胸交股春風生
綉帳浴露滿牡丹靜檀臥搵香腮淡
雲生芳草濕曲盡人間之樂不啻若天上
之降也雖鴛鴦之交頸鴛鳳之和鳴亦不
足形容其萬一矣展轉之際不覺血漬
生裙女乃起而剪之謂生日留此以爲他
日之驗生笑而從之女以口念虞美人詞
以贈生云

平生恩愛知多少盡在今宵了此情之
外更無加頓覺明珠減價玉生瑕霎
時喪却千金節生死從今決厲君千萬

莫忘情。堅看一鉤新月帶三星。

生亦日念菩薩查詞以答女。

春風弄李花。開夜燭。燒鳳臘。香燃麝魚
水喜相逢。猶疑是夢中。感情良不必報
德何時了。細語問鶯兒。何人解此情。

瑜得生詞謝曰。妾今夕溺於兄之情愛。就
致喪身失節。殊乖禮法。非緣兄亦不至此
也。幸爲後日之圖。則妾之終身。庶得所托
矣。生日。五姐千金之身。爲我而喪。猶當銘
肝鑠骨以報子之深恩矣。豈肯負月下之
盟耶。自後生夜必至。一夕謂女曰。我以親

舅托於門下人皆罔知誠恐他日此事彰聞親庭譴責何顏重上春暉堂乎瑜日妾雖女流亦頗知禮豈不知韞匱之可嘉失節之可醜以兄之情牽意絀遂至於斯倘他日事情彰聞尋奉巾櫛於房幃之中事若不果當索我於黃泉之下矣相與泣下數行又一女生復赴約女且生良久日觀子之容色辭氣決非常人他日得侍房幃則雖不得爲命婦亦不失爲士夫之妻苟流落俗子手中縱使金玉堆山田連阡陌非所願也惟兄之是從而已生感其節義

作詩以贈云

冰月精神冰雪膚。連城美璧夜光珠。玉
顏偏是書中有。國色應言世上無。翡翠
衾深春窈窕。芙蓉軟褥興模糊。何當喚
起王摩詰。寫作和鳴鴛鴦鳳圖。

瑜娘亦吟一律以答生。

多風陽春一氣噓。吹開玉砌未生枝。合
歡幸得逢蕭史。快覩曾應識紫芝。碧沼
鴛鴦交頸處。粧臺鴛鴦鳳下來。時此情縱
有成終始。莫把平生雅志虧。

初瑜父選民間女。艷麗者以爲勝。得八人。

馬分四與瑜曰君亦甘經飛曰仙亦曰小
流分四與瓊曰臘毒曰明梅曰春梅曰素
梅父命姆訓之皆頗識字曉音律自輸交
通生後四桃心懷憂懼惟恐事泄罪及於
已一日四桃乃上書諫曰

娘子生長名門深居幽闈世榮封襲家
極華腴况且仙態芳菲懿德清淑木華
充贈妖于精工秀名洋溢乎三洲美譽
昭彰乎十邑尚不保身律已却及失節
喪身理義有虧委倫及致儂蕩閨中事
露問外風聞非惟有汚于己身抑且玷

辱於父母。魏庭請責他人。笑譏各節。蕩然。性命難保。誠恐楚國亡。德祇延林木。城廂失火。殃及池魚。後悔難追。啞臍莫及。奇能先事。改過自新。勿蹈前非。待時而動。則娘子幸甚。妾輩亦幸甚。

瑜得書。覽畢。喟然嘆曰。尔言良是。但余旣以死許事。生皆之不祥。今日之事。其咎在余。諒必不致相累也。碧桃曰。其然。豈其然乎。娘子若不自新。我輩終有去志。瑜泣而諭之曰。余與事生。牽情漸已。而成痼疾。身可死。而情不可解。雖蘇張更生。不能移吾

之初志也。汝欲去則去之。四桃同泣而應曰。妾輩侍奉閨闈已非一日。娘子開心見誠。推恩均惠。感戴不已。補報無由。倘若事露。娘子捐身。妾輩安能獨存。誓必不相負也。乃相抱啼噓而泣。久之。至暮。生至。女乃出。四桃所諫書以示生。生讀之。赧然。自後暮聚曉散。九月餘。溫存繾綣之情。茂以加矣。不覺大火西流。金風又起。父母以生久別。遣僕持書促歸。甚急。生得書言之。叔嬭治裝將爲歸計。生至夜復抵女室。告以將別之由。二人不忍離別之情。見于顏色。短

嘆長吁。悲不能已。久之。女徐拭泪。曰。弟無傷感。且盡綢繆。未知後會何時也。生日。我去三兩月。必定再來。子無勞苦。構思成疾。此特暫別而已。女乃吟詩二絕。以別生。

烏啼月落滿天霜。執手相看泪滿眶。明日相如歸去也。文君從此倍淒涼。

秋雨梧桐葉落時。悲愁懷抱正淒涼。多情自古傷離別。莫笑鬢毛減玉肌。

生乃以玉耳環饋女。并留題一絕云。

黃雀嚙來已數年。別時留取贈娣嬋。莫將閑事萦衷曲。常把佳音在耳邊。

警曉生以他事不果行至夜女命侍女以
白金十錠青布四端花巾二十條裙帶二
十雙并詞一闕以贖生詞名柳梢青

南陌花殘西廂月暗風雨淒淒見說君
城頭影金釧暗減玉肌吁嗟後會難期
將何物美人別離萬斛離愁手行清泪
灑地相思

生亦立綴排巾韻以贈女別云

驅馳來戚里特地探仙鄉推館開紗帳
蘭階隨雁行四美恩不斷六德感難忘
況後兼親贊親倍爾意效塵埃沾潔簞

襟袖染餘香。月下滌盟。圓花邊思語長。
絕勝魚得水。何異鳳求凰。只等歡娛永。
誰知歸思。慙。青年終有在。一別來須傷。
若問重來。小橙黃與菊香。

生別到家之後。行止坐臥。食息起居。無非
爲女記憶也。經史家事。畧不介意。終日昏
昏而已。先是城之西北隅有村曰遠遊山。
明水秀。多生佳麗。有格小穠者。字微香。亦
美麗超群。其俗有紡紗場之習。生嘗遊畝
其間。與之亦相好也。生有詩以贈之。

生長茅茨。在遠遊微香。兩字動炎舟玉。

般溫潤蘭腋化蒸嬌嫩酥樣柔巧笑
千金蘇氏清歌一曲杜家秋也知好
事人多愛不可明知相暗求

微香緝知生歸意其必訪已也其玉候待
杳無消息疑其必有他遇爾忘已也為效
溫飛卿體作懊恨曲以怨之云

蓮藕抽絲那得長螢火作燈難得羣
倖相思無實意可恰蝶粉與蜂黃君何
不學鴛鴦鳥双去双來碧沙沼蘭房白
玉尚拋拍何況風流雲散玉女處嬌姿
抹翠娥貴財賤德君相慶夫豈穰爭難

然好何似南山老桂，慨然七萬事回頭。
別堪嘆人生不如月，月輪無古亦無今。
至今常炷丁香綽。

微香親書於鸞箋之上，以寄生適生之友。
王仲顯者與生檢閱詩書，得此曲問誰之
筆也。生以實告，遂與王生共探之。微香以
生久別，見生至大喜，而生憂悶之懷，凄然
可掬。微香以王生在微亦不敢語，迨至夜
分，王生倦而就寢。微香乃謂生曰：自從君
之別妾也，不覺烏兔沉東西矣。以妾思君
之心，不啻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深藏固閉

以待君久矣。近聞君歸，喜動顏色，思得一見而無緣。今夜旣蒙垂顧，正當繼續以償契濶之情，而君之短嘆長吁，歎然不樂，何也？豈非疑妾有外意，竊亦君有別遇乎？生曰：感君之情，亦已多矣，奈何將款款易以故，變新難，審笑曰：妾之言果不差矣。君盍均而惠乎？生不答。微香曰：君寓臨邑，所遇者得非臨邑人乎？生曰：然。復問妾爲誰名？何氏之女。生不肯言。再三逼勸，生良久始言曰：子亦我之情人也。語亦無害，子宜秘之，勿言其姓名於人，斯可矣。微香指燈

而誓曰。我若違君之獨。有如此。燈讀言之。
幼。總也。生及母。黎氏名。瑜娘。字玉真。微香。
嘆息而言曰。此無双女也。其面團面。光其
質。富而懼。其目凝而澄。其声清而婉。果然。
廷生日。子之言。如親見。何以知之。微香曰。
妾之表親。有善琴珠者。自前往。臨高。知黎
正官家。有此女也。且聞其善詩。有使贈君。
否。生乃誦其辭。稍清。與微香。微香歎。
曰。才貌。兼全。真天上人也。予之視我。如土
塊。亦亦直。生乃綴滿庭。黃一闋。自戲。以賀。

注

月下歌聲風前笛韻。送思當此歲光。枕
邊言語猶記在心頭。玉珮玳瑁。別後空
惆悵。永巷閑幽。行雲去。終離楚岫。却又
入瀛洲。仙境裏。奇逢姝麗。瑞好綢繆。羨
金蕊玉李。鳳偶鸞儔。一個文章清雅。一
個體態嬌柔。引得我雕欄獨倚。暮暮似
三秋。

生視。起謝曰。余愛卿之情。亦爲不參。負
卿之罪。亦不爲。必明。耳。生與玉仲。頭。歸。飛
家後。個念微香之語。乃賦長歌一篇。以貽
之。且。

我曹本是風流客。懶向金門獻長策。脚
跟踏遍海天涯。久慕傾城求未得。親門
有貌傾長城。養在深闈十八齡。慧性芳
顏無出右。才華德裕有誰倫。幸得春三
月。尋流到苑源。春暉堂上見。晚窓款語
言。僮侍往來傳。意詩詞絡繹通情。數向
花前密約。同於月下深盟。芳情百紐。下
香綺。真心一點。薔薇血箇中。頓覺兩心
知。妙處偏難對人說。却忘人世日月忙。
不料回首歸思切。舊恨牽連推不去。新
愁復結肝腸裂。惟有多情舊知己。每把

甘言來慰說素承嘉惠感難忘自覺違
心漸不歇徐以思後再思前回首西風
一悵然應是前生曾種福今生偏得美
人憐

微香以之示同伴阿真團上佳善兒共贊
賞作手卷繪生瑜名双美而序之復繼之
歌以贈生微香首歌云

才子佳人兩無價
柔嬌百媚誰與倫
鳳雛騁子麒麟種
繪句雕詞錦綉文
膩酥香肌盡弱蘭
天生麗質自超羣
年少名芳誇有妍
猗猗味薄葉第一
層黃鸝喚友

遷喬木丹鳳和凰棲翠竹醉巖花藥膳
生香着雨天蕊紅映肉絕似姪娥玉月
宮宛如神女在巫峯翻嫌月殿非人世
却笑巫山是夢中嗟尋與子素相知記
得秋場月夜時浪作狂歌誓双美聊傳
盛事記佳期

善兒歌云

善兒字純淑微香之侄女也

才子風流正少年佳人窈窕更婵娟一
双鸞鳳真無比百媚千嬌出自天然樹
琪花欺萬壽金山玉海冠群賢聞君此
遇真奇異故獻風流並美篇

團圓歌云團圓字玉

連理枝頭並蒂花。天才國色兩堪誇。也知緣分從前定。造化安排本不差。

阿真歌云阿真字潔節

好事偏多自古然。佳人才子貴双全。文君司馬誇重見。崔氏張生豈獨專。竊玉偷香輸妙手。連珠合璧羨良緣。雲英若問紗窓事。為道花開月未圓。

生感四美之意謝之曰

雲錦霞箋照眼明。長篇短韻總含情。香詞奇健兼清苑。句練詞工節與輪。朝思

暮想心常念，欲報深恩愧未能。

生家居三月，日屈指黎事得。祖姑誕辰，乃托親友言之。父母請行，父母許之。生至黎，復館于東。孟西軒恣罪如故，詩畫若新。獨庭前花木，則艷者凋耳。乃感云：

一年兩度謁巫峯，寸植春和後值冬。草

木已非前度色，軒窗是舊遊踪。重臨

楊柳三三徑，專憶高唐六六峯。知是深

盟應不負，虛言萬事付頭空。

歷數日，不能乘間會瑜，製詞賀祖姑云：

菊逢梅早，報道陽春小。坡老說斯時好。

北堂萱草茂南極箕星皎人盡道群仙
此日離蓬島寶炬紅光耀金獸祥烟裊
松竹嫩蟠桃老永隨王母却笑錢鏗祖
各天華堂上年七膝下班衣繞

又二日生侍祖姑於春暉堂見堂側新開
一池循步池邊隙處正見瑜娘倚牆觀畫
生悅曰不期而會天耶人耶瑜曰此地僻
人稀不意兄之來也實天也非人也遂同
坐砌石訴契濶之情夢想之苦自未及酉
瑜聞呼乃去復顧生云自此路可以抵妾
室兄其留意至更深生踰牆入值瑜睡熟

聞扣窓始覺欣然啓扉携手添燈共坐生
日自別之後思子之心恍然在前忽然在
後倚日而非相思乎璠曰非特兄也妾亦
然妾待兄不至曾托之詩矣出詩云

月娥霜宿夜漫上鬢亂釵橫特地寒存
約不來過夜半用移花影上欄杆

生口占云

再到天台訪玉真人門一笑滿腸春羅
幃綉被雖依舊壁月瓊枝又覺新可喜
可嘉還可異相怜相愛更相親合當推
廣今宵事永作天長地久人

瑜亦口占和云。

洞房今夜降天真，軟玉溫香滿被春。
說別離情最苦，且誇歡會事重親。
意中有意無他意，親上加親愈見親。
欲得此情常不斷，早尋月下檢書人。

自是眷戀之情，更踰平昔。生乃示瑜手卷，
以爲取瑜之欲也。瑜变色，怒曰：妾之名節，
况敗盡矣，遂不與生言。次夜生至，瑜不絕，
終日對鏡悲吟，怨生薄倖，生惶匕不安，不
能申情者半月矣。乃貽之迷体云。

巧語言成批語，豈知姻緣化惡嫌緣，回

頭恨撚章臺柳，根面漸看太華蓮。只爲
玉盃輕蕩泄，遂教鈿誓等閑遷。誰人爲
挽天河水，一洗前非共往愆。

瑜視良久，曰：「兄寓此久矣，盍歸訪紡績場
之椿人乎？」生曰：「卿何爲出此言也？」獨不記
月下深盟，平旦輒不合，漏泄罪固無逃。然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遽忍以往者之
小過而阻來者之大事乎？喻曰：「頃見兄之
心，金石不渝，妾之怨，聊試兄耳。乃續吟去
一洗前非共往愆，從新整頓舊姻緣。聲
名蕩漾雖堪怨，情意慇懃尚可憐。在是

春光先漏泄，忍教月魄不團圓。莫言幽
約無人會，已被紗櫺作話傳。

二人情好如故，復以手卷評看。瑜曰：四美
之才見矣。貌何如也？生日：小妻則精神清
雅，肌體細膩而婉媚不足；善兒則體態嬌
媚，骨肉軟細而溫潤不足；兼之者，其卿也。
若團若真，則尋常而已。瑜曰：紗櫺有此，兄
又何舍近而求遠乎？生日：惡是何言也！卿
直天上之碧苑，月中之丹桂耳。瑜感其言，
吟長相思詞戲生云：

大巫山小巫山，暮也朝也。雲雨間誰怜。

鳳偶闌歌以闌樂以闌總向瑤臺覓彩
鸞金波依舊團

一夕天陰晦生瑜待久無月乃室中席地
而坐出所藏書評看瑜曰西廂記何人作
也生曰唐元稹之嘗作鶯兒傳并會真詩
三十韻清新精絕最爲文人所稱羨西廂
之權輿其本於此也欤然鶯兒有詩寄張
生云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愁懶下床
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此詩
當載而記不載且語多北音南人罕知味
焉此軼所不解也又問嬌紅記生日鏡鏡

格句非比有條模寫言詞啾比可聽而已
其餘諸詞卿則以爲孰佳瑜曰剪梅可耳
生日似有病瑜曰離亦悲歎合亦悲歎其
病平生笑日人情固同也離焉得有合
焉得有悲乎瑜曰兄其孰爲佳乎生日如
此鍾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汪比兩
眼西風滑洒向陽臺化作灰總一詩而已
瑜曰與其景慕他人孰若親歷於已妾之
遇兄亦猶之彼也他日得侍左右合當集
爲一書與二記傳不朽乎生感之曰歌一
曲耳

西江月尚團圓。錦江水尚潺湲。荒墳賤總摧殘。回首真堪嘆。真堪嘆。可憐骨爛名難爛。殘篇留得在。人間付與多情看。待月情懷。竊香手段。這般人。真好漢。崔張行跡。中婚氣定。相對着。腸頻斷。爾我相逢。豈等閑。若還團圓。早作風流傳。是時家婢皆覺其情矣。瑜惟恐其父母知也。榮厚待之。生見勢急。欲歸未果。而已有竊告祖姑者。祖姑不信。反答告者。而衆口遂息。生瑜由是乘祖姑昏老。叔嬀又同寓別館。而暮集朝飲矣。一日生瑜同步園談。

誼通瑜弟銘見之生恐甚厚結之初生有
愛琴名碧泉者銘欲得之不與也至是而
遺之焉生猶豫慮叔婦之回也乃始欲先
歸以滅其跡祖姑留之不可瑜夜潛出別
生曰兒可再來毋遂成永別泣生亦泣瑜
授生以詩詞問妾之情盡在此矣兄其佩
之其詞云

紅滿苔墻綠滿枝
杜宇聲歸杜宇聲悲
交歡未久又分離
彩鳳孤飛彩鳳孤棲
別後相逢是幾時
後會難知後會難期
此情何以表相知
一首情詞一首情詩

詞格 其詩云

萬點啼痕紙半張
淚言難盡腸心傷
分明一把離情劍
刺碎心肝割斷腸

生亦綴法駕到亂云

蹶去也歸去也
歸去幾時來
峽口雲行
仙夢杳
雨中花
謝鳥聲哀
落葉滿空階
真個是真個
是真個惱人腸
沙上鴛鴦
棲未穩
枝頭鸚鵡
吐何忙
相對涕沾裳
須記得
須記得
須記月前盟
料必兩人
扶一木
翻補莫移
鈴月帶三星
補字了
此此生情

瑜日往邁遊諸女。意甚忠厚。命侍女取花
巾八條。裙帶三十二双。與生致之。生歸。命
僕致之。微香。香月。寄語四郎。知趙姬之言
否。僕歸以告。生笑而不言。友王仲顯問故。
生曰。好。新慢。故易。趙姬之言也。乃貽之云。
寄語多情舊故人。幾番爲爾喪良姻。空
懷杳杳三生夢。難化瞿雲百億身。雨散
雲收成遠別。花紅柳綠爲誰春。不堪回首
繡場上。風雨蕭。七月一輪。

香疑爲爾喪良姻之句。且欲致生來也。答
詩云。

唐詩卷之六
二十七
彼情人是我情人。就說無因。也有因。千里相思愁裡句。幾番歡會夢中身。天邊依舊當時月。洞口殊非往日春。若念小樓携手處。重來花下賞冰輪。

生復詩絕之云。

紡絲塲下舊情緣。回首東風倍慘然。已按赤繩先繫足。免勞青鳥再啣箋。任從柳色隨風舞。莫惜韶光徹夜圓。不是怜新違舊約。由來好事兩難全。

生名籍甚。郡邑咸欲舉爲庠生。父愛生不欲其遠涉也。而討無用。生日。庶出外避之。

父曰真再往祖姑家乎。生曰如官通何。父曰托言隨伯父之任可也。生卽日起行。至黎黎待生如初。叔曰旣避舉而來。姑寓此。與諸生講明義理。深切幸也。生拜謝。仍復還軒。見窓上有細字詩云。

壁上鶯還在。梁間燕已分。軒巾人不見。無語自銷魂。

生知是瑜筆也。亦細字和之云。

腸斷情難斷。春回燕又回。東風和且暖。雅稱結雙飛。

未幾。翰娘笑矣。其有九婦。媒議無虛。且羨

成事者再三矣。妾常念以死狗之懷未及
與兄一見耳。今幸得見。計將安出生日。此
輅之所日夜切思者。蓋一則親戚不可爲
婚。二則父母之命不可違。三則不敢明言
於父母。爲今之計。惟在卿主之而已。瑜曰。
妾可自效者。敢不從命。望兄指引。生附耳
曰。卿盍愆呼祖姑。合我二人之好。瑜曰。正
合妾意。鸚哥呼忽叫。大人回。瑜乃去。復顧曰。
三更後四更前。妾倚窓以俟。是夜月明如
晝。萬籟無聲。生潛至室。瑜倚窓而立。生欲挽
之。就寢。瑜曰。非敢辭也。第此月明花景。思

與君同賞好。度良宵。不亦可乎。生然之。玩
月于塔下。婢女捧盤備羅列。勸酌款曲。瑜
曰。此佳景可虛度乎。生日。短章寂寥。片文
拘泥。盍同聲相應。以明初敵何如。生首倡
曰。

今夕是何夕。奇逢不偶然。况當明媚景。

正是艷陽天。

此詩頭句以下
乃同聲相應爛七星

珠燦團。七月鑑圓。輪風輕萬籟。寂露浥

百花鮮。河影清還淺。奎纏斷復連。隴

溶七春似海。緩七夜如年。生織女偷情

看。姮娥着意。恹恹柔腸。頻眷恣。蓮步謾

周旋(注)舊恨應皆釋。新愁覺欲顛。(喻)休

辭同坐久。且共把詩聯。(注)佳興如流水。

神詞若湧泉。(喻)美酒傾珠落。香羹和玉

涎。(注)宴罷情將困。吟成意尚牽。(喻)掀帷

香自馥。入室步爭先。(注)色胆大如斗。麝

情深若測。(喻)耳邊言切上。心上意懸上。

(注)纏繞兩情好。綢繆一意專。(喻)情痴疑

似夢。骨冷不成眠。(注)愈親須愈敬。相守

莫相搶。(喻)任他滄海竭。此樂尚綿上。

聯成命小桃錄之。已四鼓矣。不復就枕。隨

興生立而交合。生日占曰。

名花並近笑春風
誰識當空一窾通欲
驗佳期何處見
白羅襪上有殘紅

自後詩詞甚多聊記一二春詞云

一線春風透海棠
滿身香汗濕羅裳
個中好趣惟心覺
體態惺鬆意味長
輕身軟七貼酥胸
但覺形銷骨節
樂不知何處是
起來攜手問東風

淡七浴七纏是春
不知何物是我身
自驚天上神仙
隆却笑陽臺夢不真

形體雖殊氣味通天
然好合自然同相
於相愛相親處
盡在津七一點中

魚水相投氣味真不膠不漆自相親兩
身忘却誰爲我疑是天生連理人

一日祖姑謂生曰汝知下玉鏡臺乎生以
溫嶠對祖姑曰汝知發問何意生謝不知
祖姑曰吾孫女誓不他適當合事汝以繼
二姓之好汝其勉之生拜謝夜以告瑜瑜
大笑曰人有欲天必從之信哉生曰當亟
歸議勿失時也明日生歸托親友告父父
命媒將黃金二錠羊一牽爲定禮叔曰四
哥才貌超群可愛可敬得婿如此足慰僕
心奈他人譏笑何媒曰何傷乎溫嶠之下

玉鏡臺娶妯之女。古有果女適程氏舅之子也。况乃孫手自古迄今。但傳以爲話。未有以是病之者。叔嬀之生。遣婢朝華隨媒致書于瑜云。

輅承締結絲蘿。叨寓門館。詎意天緣奇媾。會合交孚。緬想淑候。蘭蕙其芳。米霜其潔。傾國傾城。謝道才華。采真交采。欺花欺月。輅一寒如此。百技無能。待側身玉樹。難耐厚恩。曩婦心如箭。恐虛太夫人之教。今敬媒如神。喜得椿府君之允。百歲婚姻。在此一舉。千年會合。於茲片

燕居筆記 卷之三 續前集 三十三

時專望竭力贊襄以諧叔嬭左之右之
以承祖姑則盟遂矣願足矣

後二日媒氏告歸瑜付朝華書云

一別旬餘百愁頓結忽喜米人之傳事
且德雲翰之飛來恭惟文侯學貫天人
才誇今古瑜也貌微才劣托庇已非一
日竭力圖成人欲竟爾天從不須待月
於西廂正好挑燈於北牖自此生順死
安無復憾矣惟望猛心勵志勉自進乎
是月也忽御史選生補邑庠生父命僕告
衆生寄詩於瑜云

書寄平生故友知白衣今已換藍衣微
軀從此如鷹擊佳兆何時協鳳飛上苑
杏花愁客怯西廂明月爲誰輝幾回暗
想蘭房事不覺臨風泪雨霏

瑜亦作歌復之云

正愁蘭房孤忽喜鬢宮錄鬢宮爲如何
漸磨仁義樂菁莪黃卷青燈好切磋從
今已入功名路更宜猛省益工夫堯舜
君民同朝喜錦衣歸里共歡呼蒲柳應
知得所依鳳凰何日又同梧

生之詞學盛覽之并見瑜柬中有飲生句

云莫爲蒲柳之姿。墮却雲雷之志。同學生
無不嘆服。不踰月。生喪父。哀毀。酌飲不入
口者三日。及葬。躬自負土。不受人助。時有
白鶴。雙竹。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旣葬。終日
哭泣。不復視事。而家道日替。瑜娘之父。因
有悔親之心。於是歷二載。無一往來。通問
者。惟是瑜娘慕生之心。累七形。諸詩詞。姑
記一二云。

遊鴻無信。春潮無信。怎奈許多愁悶。青
山有畫。綠水有畫。惟有相思不盡。眼中
珠泪。幾時乾。腸一寸。截成千寸。

芭蕉葉上雨難留。松栢梢頭風未收。萬
門千愁無着處。併歸心上。與眉頭。腸如
襪線條。上斷。泪似源頭滾。上流。倚遍欄
杆人。不見。滿天風雨下西樓。

千點啼痕萬點啼。痕。曉看天色暮看雲。
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朝相思。夕相思。終日何時是盡期。傷心
客與誰。春望歸。秋望歸。自斷江山幾
落暉。啼痕點。上垂。

愁鎖春襟。淚染花愁。時上獨倚樓。望窮
山水兩悠悠。惆悵故人何在。離別後。日

月難留腸斷處風雨五更頭相思何日
了無腸可斷有涕長流漢潮失信楚峽
雲收祇恐尋春來晚花謝鴛愁蘭房下
何時與你交頸綢繆

時郡富符氏素慕瑜娘乃乘彙散財冀得
婚焉瑜父遂爲衆口所惑亦未之決也又
有策者曰內外兄妹爲婚法律所禁何畏
之有乃決意許符氏受聘禮瑜娘以死自
誓不勝哀毀黎性方嚴聞之大怒瑜縊家
衆救之黎始覺悔然無奈符之聘又不可
返也乃密令瑜之姑適王曲勸諭之瑜

謂姑曰結親卽結義是以寸絲既定千金
莫移若棄舊從新厭貧就富天理不容人
心安在黎聞之曰瑜言誠有理奈彼籍氏
何又適令瑜所親愛者勸諭之不一也碧
苑亦乘閒曰娘子懿德嬌顏爲諸姊妹之
巨擘然諸娘子俱適各門宦族獨娘子堅
意寒儒異日姊妹相見襦衣相交此時光
景一貧一富娘子以爲何如瑜曰今日之
貧賤焉知異日不富貴乎辜生丰穎冠世
學問優長縱使未許猶當擇之况旣許而
背之乎有死而已誓無他志絳菴諫曰一

別三年。幸生諒必他娶矣。且拘迹儒門。則
易生薄倖。縱他日遠涉宦途。亦未免離別
之苦。孰若優游自在。諸老百年安享符氏
之樂哉。瑜曰。吾意已決矣。雖口如簧無益
也。幸生孝心純篤。所以不來。若云厭相離
而不期遠托終身者。豈我之所爲乎。瓊娘
諫瑜曰。大人當時以親故不許可也。以貧
故不許亦可也。若旣許而以富易盟。我豈
敢爲之。以陷父於夷虜之行哉。生禪後一
夕夢到黎春暉堂後。有新建亭。其壁間所
掛吹彈歌舞并題詩句。云

有女顏如玉，手持崑崙竹，琵琶四條線。
商羽千般曲，一聲遲曉起，丹山彩鳳啼。
一聲疾夜半，孤舟發，婦泣。一聲喜，齋樓
仙侶同飛起。一聲悲，異時忠臣乞食歸。
一聲清，半夜天空萬籟鳴。一聲濁，八月
秋風群木落。一聲苦，昭君馬上啼紅雨。
一聲歡，妃子宮中洗祿山。勸君莫道是
無声，造化橫成在壁間。

自亭步至瑜室，與瑜携手，道情及符氏泣。
既瑜曰：今之逢悲耶？喜耶？生日：悲極喜來。
異日必當與卿共其喜乎？時絳衣獻飲，仙

卷侑歌 歌東坡水調生日 彼詞雖妙時勢
不同情懷各異乃口念奴嬌曲命仙 詠歌
之絳 爽和之 其歌云

牽情不了 嘆人生無奈 別離多火 一自
殷勤相送後 天際歸舟杳 青女魂消 崔
微夢斷 瘦得肌膚小 寒閨深閉 腸斷幾
番 昏曉 悵望鳳鳥不至 妖禽怪鳥 恣狂
呼亂叫 悄 七憂心何處 告且喜故人重
到 浦酌流霞 浩歌明月 與爾開懷抱 等
閑信筆 寫出念奴嬌調

遂洒涕 援筆書於紙屏之上云

久別喜相逢。春從何處來。四眼嬾相顧。
雙眸何快哉。對此一盞燈。如醉又如痴。
大旱見雲霓。和羹得鹽梅。憂心暫自釋。
笑臉在兩腮。呼童且奉酒。與卿共此醴。
投筆欠伸。則一夢也。遂不貼席。卽欲治裝。
尋約而有司催迫。赴秋闈已促矣。生不得。
已。特命蒼頭北行。以申前好。密以一詞附。
瑜詞中有云。勸君莫把海山盟。移向他人。
瑜讀泣之。因兄尚不余信乎。又一日蒼頭。
請行。黎但厚賂餽生而已。無一言談及親。
也。瑜密附書詩答生云。

妾瑜敬陳悃幅之誠上達高明之聰蒙

叨不棄復感納聘之恩有自報德無由

豈期凶變山崩謂生父死遂使信沉潮水一

別三年寸心千里眼窮雲海之微茫腸

斷光陰之轉遞愁如雲而長聚泪若水

而難乾仰見天俯見人一心快七晝不

坐夜不寐兩眼汪汪七密約成虛怕過舊

時遊地欲娛迹七難期後會何時干言

萬語與誰說一心一意是子隨若情不

遂便死何妨豈拋彩鳳文鴛去逐山鷄

野鷺父縱改盟妾寧改志皇天后土實

鑑此心元璧合鏡事在人爲但期兄信
如山毋疑下妾始終如一不負初盟則
妾亦甘心矣惟兄實是圖之臨楮腸斷
不知所云更將平日所作鄙句奉呈其

句云

相思相望泪杳何欲見無由恨轉深簾
外厭聞無喜語窗前愁伴有心燈千般
嬌媚顏何在二種風流病又增可惜佳
期成阻隔愁玉腸幾幾層心

朝暮暮暮倍倍深魚水番成參與商流
泪盡流盡盡盡斷心無勝風流

有積難償了常對西風嘆幾多

平生志願未曾酬百歲姻緣一旦休西
廂待月人何在北牖挑燈恨少油愁
昏出鉛難画淚落床頭枕欲淨倘若情
緣中道絕欲賺此外復何求

寂上深閨盡日閑傷情無語倚欄杆恨
從別後生千種愁擁心頭結一團藕斷
也知絲不斷燭乾誠信淚難乾他時若
落痛夫手璧碎珠沉也不難

兩行梨花倍寂寞幾翅腸斷泪珠拋嗟
違一載更三載抵銷千條與萬條

生捧誦之心如飛蓬矣柰秋闈在卽不得
不與諸生肄業然而詞章詩賦無非寄意
於瑜而他不暇及也嘗集古詩云

豈是丹臺歸路遙月魂潛斷不勝招何
因得瀉陽臺夢幾度難尋織女橋慘
悵七仍滴七霏七拂七又迢七砌成此
恨無量處縱得春風亦不消

丈夫身上泪沾襟書句誰怜得苦吟紫
府有祿同羽化瑤臺無路可追尋能消
造化許多力不受塵埃半點侵惟有當
時翰正朝至今常照兩人心

花有清香月有陰。所腸魂夢兩沉沉。終
開煖律先偷。泪莫爲。遊蜂便吐心。薄霧
浮雲愁未盡。落花流水。慙離琴。相思一
夜。梅花發。交夢時。到竹林。

雲想衣裳花想容。美人千里思無窮。春
從流水三分盡。心有靈犀一點通。長樂
夢。湘春淑。七。館。姓。愁。重。雨。濛。七。不。堪。吟
罷。重。回。首。更。隔。巫。山。幾。萬。重。

月窟孀娥不惜栽。夫花冉七下瑤臺。獨
教羅帶能吟畢。曾是劉郎舊看來。滿眼
春心無處着。半生懷抱。何誰問。此時愁

望情多少，一寸相思一寸灰。

將赴試先命僕報萊，卽密附前詩于瑜，瑜不覺失聲長嘆，亦集古詩復云。

故園東望路漫漫，泣雨傷寒翠黛殘。去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會時難。春蚕到死絲方盡，滄海揚塵泪始乾。無可奈何花落盡，五更風雨五更寒。

玉容寂寞倚欄杆，抱得秦箏不忍看。枯樹參天烟漠漠，月娥霜宿夜漫漫。春花秋月何時了，暮雨朝雲去不還。正是消魂時，頃也金爐香燼漏聲殘。

枯木寒鴉幾夕陽。自從別後減容光。遙
看地色連空色。人道無方便有方。披扇
當年嘆溫嶠。此生何處問劉郎。愁來欲
對相思面。祇恐猿聞也斷腸。

高樓獨上思依依。失伴鴛鴦一隻飛。玉
枕夜殘魚信斷。紫陽宮遠雁書稀。未忘
遠別啼紅頰。猶有微香在舞衣。千古愁
魂消不得。每將幽恨寫金徽。

真成薄命久尋思。獨立滄浪自詠詩。粉
面怕遭塵土浼。此心惟有老天知。詩成
夜月人何在。花落深宮雁亦悲。今日春

風亭上過。寒猿晴鳥逐時啼。

生得詩。更思慕倍常。遂成疾。鄭重。

謂則靜重。

謂則靜重。良醫不識也。有一醫曰。此病

甚則甚重也。

害相思藥不能治也。聞之者莫知所由。徧

詢及佑哥。乃始得真情焉。家衆即時令僕

托以他事往黎。而實以此情告祖姑。竊告

瑜也。瑜驚惶。卽解玉戒指一枚。并詩一幅

云。

妾卽君。今君卽妾。君今有恙。妾何安。鳳

凰倒了連雲。豈松栢須宜保。歲寒當日

造端良。不易從。今燃尾諒猶難。天應怜

憫人辛苦。破月應知自有圓。

以付僕日服之。卽愈。僕回。以玉戒指磨水飲生。卽呈詩闕之。生病頓覺稍減。能言。隨以玉戒指與詩。時匕置握。而病從此漸匕愈矣。時不克赴試。乃決意見瑜。整裝復抵黎室。表叔眷待雖厚。然第延之於外堂之西廡。每使子銘伴生。生見頗有外之匕意。心甚不快。私欲致款于瑜。又不能得適值。燔壽。且夜設醮慶壽。生入伴齋。三更後。遂輕步入瑜房。相與唏噓嘆息。細訴衷腸。不勝淒慘。忽聞戶外呼聲。生含泪將出。瑜曰。

兄勿歸才數日。父親將行。黎撫生諾而別。
數日。黎錡俱出生。黃昏至。璠室携璠同。
主新建亭。舉目則詞畫宛然。夢中所見。與
之。遂謀約私奔。豈是夜。兩情恍惚。不暇就
寢。東方漸明。相携出室。尚早。復還亭中。
各剪燈射最幽僻之地。璠始啓口歌曰。
一得者至。是始歌焉。

春花花開惆悵滿。夏梁燕乳堪嗟憶。秋
觀明月倍傷心。冬見雪梅獨自悲。觸目
攢眉許多情。意有誰知。三年裏。片字不
通。一日間。百憂并集。

望雲、沁、不盡念、舊香、七無期、可憐辜
負、深盟、誓、主人何處、招之不至、蕭郎、簫
斷、聲、悲、累朝喜鵲、頻啼、今宵玉手
同携、細把離情、訴、謾把曲兒、歌、聲、七短
嘆、長吁、兩情到斯、悲、歡、離、合、都、經、歷、恨
殺我、無、双、翠、安得鳳凰、于飛、芳花、並蒂
在天、願、作、比、翼、鳥、文、地、願、成、連、理、枝、這
言兒、君、須、記、生、死、隨、你、惟、有、相、思、而、已
生得歌、歡、不能、已、至、夜、復、至、瑜、室、援、絃、以
和、瑜、歌、曰、

老天生俺非容易、把俺置入花天月地

歡他正值少年時。況兩人貌美才奇。我
便是瓊瑤藏裏無雙寶。你便是此系陽塲
中第一枝。往古誰堪比。冠世才。風流曹
子建。傾城色。冷苑太真妃。

情年深漸親昵。頭始交。又解携。回頭間
別三年矣。爾思予。爾行紅粉湖。予思爾
幾句斷腸詩。鱗鴻絕。書難寄。萬般離况
鍾情。千樣相思。端緒。

我只道破鏡不圓。誰承望去壁復歸。訴
艱辛。一一從頭起。耳邊聽處。腸先斷。口
未嘗。特泪早垂。相對幾聲長吁。氣哀。

怨上噫七啼七

此意兒重如山。此情兒融似泥。兩人莫負平生志。情粘骨髓。方難割。病入膏肓。藥怎醫。任生已死。上。要一處相依。

次夜生至。專約以是月望夕。爲私奔計也。又一日。黎婦生乃束裝請行。黎宴生日。往誤結絲蘿。今思改正。瑜娘老夫所鍾愛者。恐遠適。致相見之難。將贅子。子旣絆於文林矣。況又法不可平。生無以應。黎贈紅羅一疋。曰。無以爲餽。聊以表吾違約之過耳。宴罷。生轉展不能寤。旣曉。碧裘奉瑜命。以

羅鱗趾并近體詩云

間別三年始得逢。絕逢數日却匆匆。
一身歸去輕如葉。萬恨生來重似蓬。
莫把仙機輕漏泄。好教雲翬早相從。
夜來言約君須記。只在中秋一月中。

生歸不數日。復潛往臨邑。隱身於黎側田
家。陰使一老嫗通情。瑜乃俟賞。月宴罷。諸
婢醉寢。竟開後門走出。生卽同田夫扛簞
臨岸。卽抱瑜登舟渡海。賦詩云。

素娥今夜到蟾宮。鶴怨猿悲惆悵中。
香冷博山人不見。秋風秋雨泪寒蛩。

平生不省出門前。今日飄零到海邊。同
駕木蘭從此去。鶴歸華表是何年。

一葉輕舟鼓浪行。搖搖擺擺幾層也。
知平日優游好。爭奈良緣在此分。

繞欄穠艷四時開。都是區區手自栽。此
去鶯花誰是主。故園猿鶴不勝哀。

野草寒烟望眼荒。秋風颯颯樹蒼蒼。不
知此地是何處。怕聽猿聲恐斷腸。

沙白茅黃海氣腥。人言此地倍豐盈。岸
頭舉目非吾土。兩泪汪汪別二親。

舟至則擇日設花燭行盃禮交歡覺倍密

也其詞云

金菊花開玉簾秋。鴛鴦不妝樓。鳳下妝樓
新人原是舊交遊。魚水相投。情意相投
舉素齊眉到白頭。千秋歲。綢繆百歲。綢繆
竊香待月。舊風流。從此休。自此休。
待氏具狀告官。時郡官博學好事。亦重風
情者。又素聞生瑜名也。勸生瑜狀詞。生狀
云。

不告而娶。固獲罪聖門。竊負而逃。明有
爭國法。雖然有怨。未必無因。謹具狀。謹
備陳。願末言念我祖老妹。我父之姑。早

適臨高黎氏適伊爰有孫女和予小子
先成月下之盟繼是永人待允羊金爲
聘信非彼之女也是爲我之妻矣詎意
人心叵測夫道無常輅不幸遭父棄世
輒妯娌亦不幸遭父變心慕彼千金之
值欺予六尺之孤捐舊結新見利忘義
女實不敢從男亦不敢效寧有死而已
視犯戒何妨是以三更夜半權行卓氏
之逃潛身涉海圖完趙氏之璧今被告
明官府定是無偏從公勘審青天豈是
彼私幸察緣豎聘果孰先而孰後竊與

玉成蒙俾全始而全終惟大人宏仁哀
小子悲鳴則雖今日仰天祈禱何云報
恩倘得異日犬馬效力甘死無恨

瑜娘狀曰

竊惟告則不得娶所以悖理私奔伏念
勗過斯知仁諒必原情定罪謹申悃悞
上瀆高明瑜父生母育泰處中閨實奉
師敬姆日習內則聞古烈女一聘三從
及經瑜身兩聘無歸欲歸猶畏則義不
可再總欲歸學生則義不敢逆趨猶豫
莫決出此卽去彼瑤勢必然吾將誰依

舍義而取利。妾心不爲。况且月下花前。
預許偷香之約乎。勢必更闌人靜。竟爲
懷壁之逃矣。誰想洞房方樂。而符詞已
告。向也迫瑜私奔。以成不孝。今又迫瑜
申情。以冒不忠。彼因恃富強。爲人夫。誰
肯棄舊醜。爲彼妾。生甘辜婦。死甘辜穴。
蟻命實在否。臺生肉。生死肉骨豈須人說。

判云、

一夫一婦。風化之原。豈容朝三而暮四。
男室女家。父母所願。豈容踰東牆而樓
處子。切炤書生辜。齋粗知文墨。旣懷席

上之珍何患無書中之五處子瑜娘生

長富華不待寤寐之求文五於而如乃寤寐求之

甘效桑中之喜楚申本巫臣竊妻以暹逃其色現桑中之喜暹

已私情方我淳俗理法難逃情繇可怒

土官黎某為父不能緝理幃幙致女私

奔富豪符氏求妻不顧有夫婦女強委

禽焉雁也於理有虧於法當坐但執聖

朝之律將瑜斷之辜生慮啓淫奔之路

若懲蕩俗之非將瑜斷之符氏恐開占

奪之門惟度之中正許還之父母厥流

案自此利開墜人坑從今填塗海夫

一

蘇子雲 卷之三 續情集 四十八

女永無間言。冤家對頭。大家解結。凡諸
後生當鑒前轍。

拘生與瑜以候黎領文將瑜前歸。瑜謂生
曰。妾經危險。歷苦辛。猶不得遂其情。此人
之至惡者也。非緣兄不致此。今夜雖與君
在此。明日不知又在何處。若得死則已。倘
或不死。庶毋相忘於患難之中乎。二人抱
頭大慟。絕而復甦者數次。各自剪髮以相
贈。曰。生不同室。死亦同穴。皇天后土。鑒其
嘔血及瑜將斷。使婢持酒餞瑜。瑜乃出
詞附生云。

玉貌減容色，柳腰無氣力。
嗽心嗚也，魂招不得，回頭長嘆息。
血點垂胸臆，相思同極。

生跡踈嫩，木食不寢，非醉非夢，莫知所爲。
嘗作詩云。

誰想鳳和凰，菴成參與商。
燈殘心尚在，燭冷泪還長。
當日同司馬，如今似樂昌。
相思成痼疾，自覺中膏育。

一點心難朽，千年願已違。
離鴛終日怨，塞雁幾時歸。
寂毛寒窗下，無言但泪垂。
黎函瑜處，紫別室使之自盡。
瑜欲自盡以

未得與生訣別。乃終日悲吟。作哀詞云。
幽室兮寥阒。長夜兮迢迢。忻懽兮今何在。天涯兮亦何遙。愁煩結兮不能消。魂已飛兮不能招。風流債兮償未了。鴛鴦頸兮何時交。

幽室無人兮。與鬼相親。微喘苟存兮。與鬼爲隣。愁眉兮終日顰。幽恨兮幾時伸。樹欲靜兮風不休。萍欲停兮波欲流。於今堪嘆亦堪愁。無緣佳期不到頭。首向牡丹花下死。便爲厲鬼也風流。

祇爲君兮情牽縈。遂使今兮受斷絳。父

今母兮不相見。兄兮弟兮不相援。與其
苟生於人世。孰若飲恨於黃泉。

一日黎以公幹之縣。祖姑乃竊縱瑜而生。
僕之來探消息者。始得道意於瑜。竊書
以附生云。

月下之盟。妾拳匕是念。燈前之語。妾憶
憶在心。囊中秋之約。自謂遂志。奈惡少
妬生。搆成官訟。真穢彰聞。釵分鏡破。良
可悲夫。妾今幽居。將欲自盡。恐溝壑之
死。兄莫之知。將欲苟存。則面目難容。人
其議我。是以猶豫未決。恐與兄弟訣。而

後身殞者也。嗚呼！百年伉儷，一旦分張，千載佳期，難再得。嗚呼！此妾之所以鬱結欲恨者也。此妾之所以願死不願生者也。惟幸一面，萬感萬感，外附妾所作哀詞，寔幽室中將之自吊者，并呈以志生、死、不忘。

生覽之，如有所失，作嗟。上鳳侶六章，以自廣云。

嗟。上鳳侶在天一方，思之不見，我心孔傷。

嗟。上鳳侶在天一涯，思之不見，我心孔

悲

嗟七鳳侶非梧不棲胡爲乎哉一東一

西
嗟七鳳侶非竹不食胡爲乎哉一南一

北
嗟七鳳侶遭幽囚兮一日不見如三秋

兮
嗟七鳳侶落樊籠兮一日不見如三冬

兮
使我心冲七兮
遂促裝兼道倍行密抵黎側潛令人往告
祖姑以告瑜上思得一見無繇也作首尾

吟云、

生不從兮死亦從。天長地久恨無窮。赤
繩未上先墜金軫。初調曲已終。烈女
有心寧化石。鮫人何術更乘風。孝七致
祝拜也意。生不從兮死亦從。
生不從兮死亦從。吁嗟好事轉頭空。睽
違已似河邊柳。偶得全憑塞上翁。幽怨
未消幽恨結。此身雖異此心同。孝七致
祝無他意。生不從兮死亦從。
生得此詩。憂慘不勝。作鍾鼎賦曰。
心動爲情與身俱生。蘊之而爲至中之

德發之而爲至和之膏。至微至妙。惟純
惟精。因乎萬物之感。故有心情之名。嗟
夫人之所稟。雖同。我之所鍾。獨異。非憂
懼之切心。非愛惡之介意。杳上焉莫究
其際。茫上焉莫窺其際。偶見感乎物。應
乎中。觸於目。着於躬。乾旋坤轉。吾情之
無窮也。日往月來。吾情之感觸也。春風
和氣。吾情反若結也。驟雨濃雲。吾情尙
覺憐也。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吾情之所
以如痴如癡也。始而樂。既而愁。既而又
樂。心又變而爲哀。爲愁。情之所鍾。果何

如哉追想月明風清寂無人聲蘭萼高啓
矣情人止矣是時貫兩玉而一串冷二
身而一體翻七焉倚七焉不啻乎鳳之
和鳴枝之連理也至若十規声苦秋閨
夜雨人既歸兮臂既解兮爾乃恨結於
心愁塞於眉嗟赤繩之緣薄嘆鱗雁之
音稀肅七焉切七焉矣帝乎鴈之失群
鸞之分飛也嗚呼吾之與子交情之至
止於此矣方跨粉墻遊洞房待明月竊
仙香赴雲雨之幽會期天地而久長此
情之鍾於樂之一也及其辭閨苑歸瓊

鐘赴佳期。望穿眼。念日月之流邁。傷春
素之成改。此情之鍾於苦。之也。及至
以別而相逢。又牽而復通。携槩以遂相
如舉案以待梁鴻。此又情之所鍾。而爲
樂之一也。詎意事發。又入門。胸肉團。理
龍劍於獄吏。分明鏡於蓬蒿。此又情之
所鍾。而爲苦之一也。情兮情兮。鍾情至
此。當如何。樂極哀生。私慮謬苦。畫甘來
豈獨認悼生者不可救。念來者猶可圖。
異帶道家完壁。務要志非空途。卿其我
承我其卿。鍾情之事止於斯乎。乃從

而歌之曰乾坤易盡兮情不可極日月
易轉兮情不可易雲霧可消兮情難釋
江海可量兮情難測微此人兮吾誰與
室微此情兮吾何以度日

賦成隨書一簡并致瓊云

予自與卿交合之後悲歡離合莫不備
經然後知吾二人鍾情之至也寓此月
餘埋身晦迹思與子一會以敘好踐盟
不可復得可勝嘆哉得子所作首尾吟
感傷悲婉恁根悽愴足徵吾子之無三
志嗚呼噫嘻不知何時復得相見也哉

茲不揆愚魯強寫情懷名曰鍾情夫情之所鍾者皆吾與子身經歷之者也固不待贅言矣然未有不因言而見心者卽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者哉要之欲期踐言誓同生死不覺臨楮辭多
嗚呼耳

瑜覽之不覺放聲大哭哭罷修書答云
妾瑜含涕謹布心声敘好踐盟妾之至願生死同途妾之本心但幽房何殊地獄欲死却又無門感兄不棄不遠百里而來嗟妾無緣不能一朝相見只恐情

長命短物在人亡。枉分身於兩處。空垂
首於九原。總得飛書墜賦。謹爾悲感。哀
讀不覺悲歎。離合觸我慷慨風流。悠々
蒼天。何使我至於此極耶。何使我至於
此極耶。紙短聊此代面不六

梨歸。怒瑜之繼也。愈加嚴固。生甚憂快。又
經月餘。會黎岳父誕辰。舉家俱往。祖妣乃
夜穴牆出。瑜使與生歸。生由是再設花燭
之宴。歡甚。舉杯奉瑜酒曰。

經霜松柏愈森。足見平生鉄石心。今
夜燈前一杯酒。故人端爲故人時。

瑜亦奉生酒曰

經霜松栢愈青_上是見平生鐵石盟合
燈前一杯酒故入端爲故人傾

建黎覺瑜之主也亦不覺怒祖姑乃乘間
勸飲之再生因意許瑜歸寧焉意許未嘗
祖姑隨密報生瑜令急歸寧生瑜見黎俯
伏謝罪反居月餘乃歸時生交游輩無不
慶生之得完璧也生瑜酒相賀王峯主
人在坐日古詩頌云

幾回離合幾悲歡如此鍾情世所難雪
疎不播松栢上疎飛難掩月圓也豐城

瀟劍分將會合浦明珠去又還從此玄
霜俱搗盡好將詩句詠閑忙

好將詩句詠閑忙青鳥何方再探看無
可奈何風太急似曾相識月重圓回蛇
笑彼安蛇足失馬知君得馬還好把風
流收拾起早携書劍上長安

喻娘盡婦道宜家人更兼机杼之精剪製
之巧爲一時之冠美譽翕然暇則嘗與生
玩繹詩書吟咏情性一唱一和所作集爲
一稿名曰和鳴集厥後生掇巍科躋大任
於時爲名士大夫夫妻偕老未嘗有間玉

峰主人與生交篤。因得所經事迹。并舊作詞詩爲之作傳。傳成。尾之贊曰。

偉哉辜生。卓冠群英。玉質金聲。懿哉瑜娘。秀出群芳。國色天香。日英日芳。今古無双。可羨可嘉。字載奇逢。意密情濃。成始成終。莫不曰善。斯色斯才。生我瓊臺。猗歟休哉。

鍾情麗集終

是集詞逸詩工。且鋪敘甚好。予愛之。爲之刪訂。忝之眉公眉公曰。其付梓乎。然考其玉峯主人。或者曰。卽丘玉峯也。玉

峯幼時隨父見黎父因請婚于黎焉黎
意不許乃視玉峯戲曰此是俊兒耶玉
峯不悅遂作此集梓行黎卽構金來請
毀板而書已遍矣此說予不敢証姑存
之俟侯識者

公杜子曰羣生鍾情於瑜娘也志在不
變其節而必盡其情之至也此人所罕
及但其詞逸詩工則前人品之多矣予
笑贊

新編燕居筆記鍾情麗集卷下之二終

禿菴子似點 下第三跌

雙雙傳

南窗主人訂

新編批點圖像雙雙傳小說燕居筆記卷下之三

明叟 馮猶龍 增編

書林 余公仁 批補

雙雙傳

高氏兩生秦氏二女兄通于姊弟通于
妹遂成兩對夫妻故名双双傳

國初濮陽里有高氏兩生長名又字仲容次名
選字叔達俱美丰姿性溫茂解琴理好恢諧閱
古則慕宋玉相如韓翃之輩以爲千古之大快
而風流之絕選真寅兩生發憤下帷結想於里

中園卉四植。委巷春深。墻東有富家秦氏。其夫
物故。一子春郎。年僅十餘。二女曰瓊英。曰謙謙。
俱負絕色。而更諳於音律。女工詩。畫。靡不精。研
瓊許聘西京。慕生未笄。而寡謙。七年。雖及瓜。及
瓜時音齊。棄公約成。人曰及瓜。熟而待。猶未有適。子母間常戲狎。
諧浪也。其樓居。與兩生讀書處甚近。兩生居亡
何。殊苦岑。聞各援琴奏。相與長嘯於墻畔。忽聞
女声。咲曰。美哉。兩少年也。輒遁去。兩生驚。顧庭
中。虛無人。但覩紅樓上。珠簾半捲。綉幕低垂。及
双燕子。往來其間而已。兩生亦不知爲秦氏。樓
也。徘徊者久之。薄暮。月滿庭。塔如洗。花陰籠露。

春色暗藏尚生復散步於東墻之下秦氏已先
率二女登樓待月矣其母曰今夕月明風清可
無佳句瓊曰正須挈瓶磨韻品題風月耳謙敏
容謝曰請給捲筆爲伯妹先驅其詩云

花籠薄霧竹籠烟景物依七似可憐最恨深
閨人靜後月沉帳底未成眠

瓊笑謂妹憮然有停雲之思乎卽口占云

微沁月色起高墻影入羅幃白似霜不信丹
靑能盡得花陰寂七暗聞香

其母沉思良久顏色悽慘若有所慨於衷者日
一入春閨裏長愁不記年風光猶昨日人月

不同圓

擲筆長嘆數聲。淚下。二女前曰。今宵聽詩樂甚
無泣也。遂罷詩。相與論女中才子。誰爲最者。謙
吟曰。季蘭謂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此季蘭所
作五言詩。蓋五言中長城言不破也。彼薛濤而下。可置
勿論矣。瓊英勝於色澤。而才情稍輸。謙上。一籌
廼故抑季蘭。而左袒薛濤。曰。濤居枇杷花下。當
時有女校書之稱。如製小牋。翩上。皆才之所鍾。
豈徒以顏色驕人者哉。二女爭論不已。其母爲
之解曰。瓊也難爲姊。謙也難爲妹。而生墻下。記
憶不甚真。仲乃朗吟曰。

低比細語出牆頭，半似合嬌半似羞。安得文君携手去，殷勤重解驕驩裘。

叔亦朗吟曰：

淺黛低鬟雅淡粧，隔牆嬌語弄笙簧。依稀憶得芙蓉帳，月暗燈殘恁漏長。

謙接應曰：誰少年，固效洛下書生咏耶。瓊掩其

口，曰：恐鸚鵡外傳。恐外人謂妹春心畢露也。獨

不聞四始。詩經乎，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女行恐被

行恐露也。妹言何容易，遂流盼下樓，面生嘆賞。弥久

就枕，叔夢一髮婦，白皙而且豐臆，宛轉致前曰：

妾東隣秦氏也，窺郎於茲者閱二祀，所感郎相

憶不置。弱女雖陋，願充下陳，幸謝而兄詰旦有物委朝露者，妾女之遺也。言異，翩然而逝。叔爲之驚寤，辰轉不能寐。達曙，復然臥。適仲早起，往墻下探夜來笑語，則見委羅帕一幅，墨漬淋漓，蠅蟻清麗，字已欲飛，有懊恨詞一闕云：

淡黃細柳，搖新綠。睡吐晴煙足。綺欄人靜，綉閣燈昏，余寒袖薄。一腔春緒苦難裁。幽夢頻相逐。悠悠。怨恨鶯囀垂楊，風敲翠竹。

仲喜獲之，不啻琬琰，急呼叔語之。而叔亦告以所夢，共嘆異夥。謂此女不從人間來，○或云○得○來○之○處何工於詩。迺爾俄而小鬟突至，結束翩上，綉有逸態，向

前致禮兩生日。妾奉家侍女梨香也。夜來女郎
樓頭望月，誤遺羅帕墻下。郎君必得之。幸卽見
還願。以他物相酬。生問女郎爲誰。曰：爲瓊英。仲
笑曰：正恐春情外洩者耶。女郎風流蘊藉，不疾
辭。而僕情致楚上，自是高千里。幸致意女郎，
必無還理。他日仙源有路，當留取爲質。香微笑
而去。次日，謙之婢曰冬兒，頗聰慧，善承意旨。入
園林採花。時叔正獨竚中庭，知其爲秦氏侍兒，
特謬言誰家女流。輒入花叢，作狂蝶態。冬不答。
次日仍來，叔調之曰：名園縱有三千樹，爭似卿
家解語花。謂美女爲解語花冬應之曰：花心一點千重。

束舞蝶狂蜂莫浪猜。叔遂欵之入呼童煮新茗。
噉冬冬熟嚼曰色嫩綠味清香頗似天池。我謙
姐故有茶滑。遍覓無獲。不知郎君何來。願卽指
示。叔見瓊屬意仲容。正欲尋青鳥導情於其妹
而未得。聞冬兒言喜可知已。遂裁合欲錦數尺。
裹天池茶。用色絲係相思結於外。題其封云。
色奪天姝黛。香分漢殿春。團圞明月片。却寄

玉樓人

冬兒持去。譙笑曰。何物郎君。解滑稽。與儂作飲。
咲。遂訊其狀貌。冬以狀貌對。又曰。與仲何似。對
曰。二人各擅其佳。弟致有不同耳。又曰。與中素

魚鰓自號美對曰叔丰情散朗致有餘爛魚遠弗及也。請遂有盼睐意。常使冬餽問而瓊亦每從墻頭擲果。仲窓內一日香持練囊。寺仲曰。我理姊綉此雕闌。憑盡摹擬精工。生平針指竭矣。頗易羅帕。仲始難之。旣曰。將囊先我。我出帕。得囊而帕不與。香曰。帕旣不出。囊又誘匿。似何言。與仲乃把其袖引之上座。促膝耳語曰。自向夜聞女郎吟後。軼肉奮色飛。恨無繇掀帷一望顏色。今殘喘已。曠七稍息。倘不俯鑿丹忱。則僕之命旦暮盡矣。香曰。郎之命不敢棄也。弟瓊姊外雖風流放誕。而中尙嚴。思毫不可犯。以非禮自

夜聞郎君解裘之句。見其幽閨人靜。門掩梨花。覺爲之凄楚。今爲郎計。何不斷其羅帕之半。題淫詞以調之乎。仲欣如計。題云。

綠窓艷冶誰家女。花落香泥。不管流年度。聲杜宇啼春去。說盡相思無限苦。黃昏幾陣梨花雨。燈暗帷掀。種上添愁緒。枕邊行盡巫陽路。一縷春心無覓處。

授香曰。女郎風韻。微見於詞。而花容月貌。未得親炙。荷繇一觀。爲快。香曰。是特易耳。而女郎見園中花木。鮮豔可人。常欲一歷。覓其間。願三日以爲期。郎君但潛匿他室。遂得物色之矣。有

被服純素首戴翠鈿指鐙雙約而柳眉嬌蹙
步緩移者吾瓊姊也其翩然逸秀意態濃遠朱
櫻點唇丹霞觀臉而玉釵斜溜衣絳綃練裙者
則瓊姊之妹謙也也仲又問兩女郎才情孰富
曰染翰春雲描寫風致或清譚恣語則詭領旗
鼓其幽才雅韻膩理瑩肌烏雲一朵金蓮雙瓣
咲臉嫣然回頭百媚我瓊姊其風流之渠帥矣
至籠笙鳳管按律而吹或鳴棄粧閣刺綉紗窗
舞袖解掌中之飛燕歌喉遶梁上之鶯娥則我
瓊姊與謙姊翻上雙美無能一置軒輕也俄冬
兒亦至香不竟其說冬竟入叔書幃手持一幅

笑曰。我女卽得茶甚相悅。今以此報。第愧非瓊
瑤耳。叔焚香展之。乃画也。取蝶恋花爲題。有絕
句於其上云。

一春花事爲君開。君爲花開去。復來花落忽。
驚春去也。情慵意懶過瑤臺。

以叔有溺入花叢作浪蝶語也。

此語冬兒也。

叔曰。春

事未闌。尙爲慵懶。願得一寄。声女郎事成。當以
双南金爲報。前兩金皆佳抄正色厲言曰。郎君才貌。與我謙

姊雖畧相當。而我謙姊冰操玉潔。衆無不知。奈
何以汙辞相垢。且郎縱有双南金乎。妾獨無綠
綺琴也。願開口勿言。叔內疚不勝。猶冀萬一之

或從俟其解顏復咲謂曰春色妍麗花迎咲目
鳥喚枝頭声声求交縱織石人亦當動情叔達
焉能不作兒女子態乎冬曰叔可懷也人之多
言亦可畏也叔掠其臂曰余心蕩矣直館童盡
出女郎謂冬也無惜片時青春請作少年行樂冬
撥其手趨出曰冷如鬼手彊來捉人叔牽裙留
之曰爾女郎吾猶將藉爾緩頰爾乃先棄去則
吾將誰依且尔不欲爲崔氏家婢安知尔女郎
無待月西廡之想乎又何用此崛強爲也倘尔
不卽垂憐謂行衆也請白練套頸畢命粧前使尔女
郎知之當咲謂叔達狂生終爲情死耳尔將奈

我何哉冬不得已強從之甚有不勝狀者又三
日一女郎挾三五伴俱來其服飾一如梨香所
言至中堂有文昌一幅謙以頂禮瓊戲之曰願
得夫君蚤昇桂籍謙含笑歷中堂後有張僊打
彈闌瓊跨足視之謙曰未諧夫婚先欲乞佳兒
耶里中有張仙祠禱子者多往焉故有是語亭
北有紫牡丹數本多名人題咏謙摩挲讀之喜
不解意長筆賦曰

澗流脂水漲秦宮染得名花三兩叢移向書
幃好生色莫教紅淚拭羞容

瓊詩曰

玉杯酒量試新妝醉抹胭脂滿面香。喚不
知傾國恨。風猶似舞霓裳。

續曰：婢雖不才，願呈巴調，以續紹後詩曰：

紫綃爲蓋，縹緲爲愁。半是塗脂，半未勻之。日醉

臉，試問春日，喚何如。亭畔倚欄人。

迤邐抵仲來，齋中見案頭有章盤，轉環喚謂謙

曰：仰固有竊玉偷香之意乎？及之，相書帷床有

瑤琴，謙命各覓取來。叢湘妃怨，一再行。兩生突

至，發則逡避無路，謙獨以扇障面曰：塵太薄，人

兩生致恭，女即亦恭，各稍化散去。兩生躡尾

至門，傳徵駭曰：

蘇若華也。卷下三及上傳

小說

雲髻高梳宮樣粧。珮聲漸遠向攸揚。桃花流水依然。在。莫遣春風狂。狂斷腸。

瓊謂妹曰。此生錦腸斷矣。卽屏匿戶內。兩生心飄蕩。歸見咏壯舟詩。益情動焉。叔因爲踏歌行

云

暮曲看花章。台問柳風流。肯落他人後。可堪吟斷。裝行詩。粉墻百尺空。搔首綵筆拈題。青衫濕透。夢魂無賴。花枝瘦。壯冊亭下。擲金錢。佳期試卜何時有。

卽闕入書室。瓊其使梨香謝仲曰。適游名園。致妖狉業。且亦齋壁刻。懂無盛唐突。西子瓊姐爲

致意幸勿咲訖。仲曰：「昨事諸否？」香曰：「未有間。」姑
稍俟之。當爲卽君地。然則何以謝我？」仲咲曰：「當
鋪十襲錦貯汝金屋中。」香歸。瓊問曰：「仲亦何言？」
香曰：「弟云錦腸寸寸斷耳。乃將向所遺羅帕。潛
置枕邊。夜靜衾寒。金猊香冷。瓊寤寐反側。起濡
墨賦如夢令一闋詞云。」

翠被春寒。趁醒管篆煙消。香燼滿。角數聲悲
吹散。一天星影。孤另孤另。殘夢未成離枕。

題畢。勺枕邊薰鑪餘香。見帕裂半。驚疑展讀。竊
長吁嘆曰：「君未知妾耳。子規夜啼。聲上徹曉。一
片惜花心。如柳絮亂舞矣。恐香覺之。乃佯舉帕。」

擲地。喚香責曰：家婢不離閫閩，乃出入畫齋，與
仲容作儀秦，香對不知。瓊指其帕曰：此飛渡耶？
香笑曰：姊斷腸人所遺耳。瓊不能詰。香乘間說
之曰：青春幾何，韶顏易擲。違此麗年，正當結同
心，與簫郎作伴，而寂比孤幃，殊為少年竊嗟。且
女郎獨不見隣婦乎？姿色豔冶，傾動女流。當時
謂芳顏長駐，不數年而韶華凋盡，雙鬢婆娑，星
星稱一老媪矣。女為已者，容不以此時結緣，為
之伴，將老大嫁作商人婦耶？瓊曰：幼語女史，常
恥淫奔，尚為桑間丘中之事，不幾為栢舟姍姍？
香曰：男女之慾，人皆有之，第當憐才好德，如文

香從琴於相如。賈氏偷香於韓壽。東家窺宋玉於墻頭。西廂會殢生於月下。好事者多嘖。七倭之卽如女郎所言。將不如淫婦人乎。瓊業已屬意於仲復。謬曰。第里中少年。皆平樂輕薄兒。無可託者。香曰。仲容藻摘丹鳳。貌奪瑤林。翩七美秀而文。所謂佳人才子。天作之合。妾請爲月下老人。瓊猥矚約曰。侯晚燈滅。我先睡。許來就之。香欣然奔謂仲曰。事諧矣。今宵香羅帕合。速鑄金屋謝我。仲指友小曰。此作謝媒錢。及夜瓊媿心內萌念。以約不可負。乃呼香詐爲已睡待之。且勸以勿露。仲至以爲真瓊也。愛護如處子。但

呼則不應語以事則不荅仲謂其害羞鷄鳴而
出終不疑瓊從屏間聞其嬌顫之聲嚙指趁起
逾日作閨情詩令香貽之詩曰

懶向妝臺學畫眉
咲拈紅豆打鶯兒
嚶也密
葉啼春老戀也柔條
纖綫遲腸斷豈堪愁裏
聽情牽况是個中知
相呼相應相思樹
棲息
何緣借一枝

仲得詩疑之探香曰夜來何不見汝香咲曰終
夜伴郎何云不見仲始悟何緣借一枝之句瓊
所誑遂依元韻和曰

美人隔水斂愁眉
腸斷西隣遊冶兒
花落已

將春奪去。鶯啼猶怨。日來遲。藍橋錯認情多。
還月。願含凄夜。自知我欲喬遷。投子苑。何時
肯借最高枝。

授香另懇佳期。香諾之。歸謂瓊曰。仲知相征甚
恨。殊意女郎。雖百贈頭。作不得女郎半數。今日
當何以報仲瓊。面赤徐曰。汝自細圖之。何強偏
人。及晚。香挈枕語。仲曰。女郎許借高枝。可下榻
以俟。仲乃設重裯。置累席。接鉤金筍。拈生龍腦
於博山。炉中篆烟細。燭影煌。童僕戒嚴。掃
徑待臨。俄香奉瓊。至服素練。曳翠文裙。羞容冶
態。若不堪行。仲長跼迎之。飄。七平謂神仙之下

凡間也。坐見其膚色玉曜與燭光虧蔽雲髮綠
綰。蟬髮翠貼。朱粉未勻。畫塗應骨。雖凌波苧蘿
竝其俊麗。嫵媚似過之。仲神魂搖蕩。挽頭襯其
面曰。女郎念我腸斷而不蚤救我。非梨香臺木
拱矣。仲因促其就控。香從床後窺之曰。殷勤相
如。固解驕驕裘矣。忽門外搥聲如沸。童子報以
客至。仲使謝之曰。玉漏將殘。主人高臥。外扣門
益急。仲不得已。聞香瓊屏內強披衣起。則仲莫
逆友溫太貞也。時遠遊方歸。來邀兩生夜叙。仲
力謝之。溫曰。新從姑蘇來。得三白數甌。止一蔬
一脯已矣。幸即相過。無他卻。仲又委曲謝之。不

得已同往瓊英怨仲之背盟也。謂番曰：我故謂
少年輕薄，遂去時冬地應門以報謙。謙戲之
曰：姊來何暮？想從長卿游耳。瓊報顏而入。溫揆
藻訕鮮，吟盧浮白。丙夜不休，仲心旌搖。嗚語
恍忽，魂不附體。溫曰：君家兄弟從來慷慨，仲獨
煞興，豈從夢中來？未醒耶？仲故荅之曰：陽台之
上行雲行雨，奈何不令人猶憶？夢中溫意，仲特
戲言，亦竟不疑。酒興將闌，鷄報曉，乃得辭歸。遶
步庭中，痛自悔責，凄然以其。但曰：良會不易，值
佳人難再逢。遲疑者久之，曰：豈其夢耶？然腸斷
之語，驢驢之解，言猶在耳，豈不夢耶？則來不語。

去意不傳條而來芳條而去何爲者也徒倚達
日乃調桃源憶故人一闕云

隔窓鳥語花聲碎報道秦娥夜至忙整鳳幃

鴛被和着人兒睡無端月下敲聲沸鶯散陽

臺雲雨點上淚珠偷墜幽恨憑誰寄

因出玉版箋書之思寄瓊英而目注東墻飛鴻

信斷時有妓名存存者與他故善屢招他往他

強赴然悽惋之容戚也他可挹存起舞爲壽百般

求媚終莫得其惟心因畱寢語他曰妾媚郎極

矣而郎悽惋如故得無非以紅塵中人不足知

青雲客乎詰問再三他不得已語之存曰此秦

氏理夫也。眉秀而長，肌瑩而膩，常愛約雙指，錄
真郎匹也。仲曰：卿所言若親炙然。存曰：妾從媒
者，菲姿聞來，郭太尉欲爲公子隆選，覓一佳婦，
第以其曾字而京慕生，不欲婚。妾女中輟，仲歸，
適香來，且咲且罵曰：薄倖郎，向夜從何去處，使
我瓊姊朱欄凭遍，秋波望穿。仲告以爲友所困，
香歛容謝曰：故知郎不作平樂諸兒態也。仲因
出桃源詞，與以續盟。香曰：夜來郎君別去，我女
郎大是含羞，無再出理。郎先削牘試之。仲書曰：
辱女郎眷，頌使得有臨邛之遇，生平一大奇
也。弟恨爲友牽去，至今我形神不復相親。雖

惟爰未終而被此諧暢所謂人之相知正相知心也倘女郎不寒舊盟令得便從粧次則截顧拈脚不知有人世事矣小詞一閱併錄楮末幽情種也不斬報音

寫畢投香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瓊英讀之泫然流涕曰何猶疑我哉靈犀一點蚤付伊矣奈何猶藉楮墨間也妾恐蜂媒蝶使走漏春消息耳香促其回音且曰不當令此生腸斷負華山畿之慘瓊猶豫未決曰渠能撇我去我獨撇不下耶香連促之始遂巡書云

忌哉郎交妾固薄命何奪郎良會也郎棄妾

而去妾踪立蒼苔。綉鞋煙透。霜寒露濕。都化
為相思淚。班耳敬謝郎君。好朋友鍾紅顏命
薄佳期已矣。更復何言。

香得書。直奔仲齋中。仲捧誦。致然變色曰。女郎
變卦。奈何。香曰。弟無害願。更得數行詞。妾掉三
寸舌。為郎作雷。立生聯。兩家之好。倘不卽如願。
妾請出郎君及瓊姊。所詔書詞於主母。女郎必
惧而首肯之矣。仲大賞其策。批唐詩云。

昔年曾向五陵游。新得佳人字莫愁。何處相
思不相見。月明人夢在青樓。

飛花澹蕩御筵紅。神女失來第幾峰。誰爲含

愁獨不見歸教人怨五更風

留君不住益淒其獨立滄浪自咏詩爲報故人惟願盡春風何處有佳期

瑤峰一別杳難期流水青山空所思惆悵深
閨獨歸處海棠應恨我來遲

十二樓中月自明倚闌無語倍傷情欲知此
後相思處水聲銀床夢不成

與君相見卽相親白日尋思夜夢頻欲問吳
江別來意岸傍桃李爲誰春

東風吹雨過青山翠揜重門燕子閒錦字織
作添別恨對君衫袖淚痕斑

誰家巧作斷腸聲。散入春風。蒲羅城。臨水自憐。流落久。何時開閣引書生。

授香且勞之曰。果爾。生有金鑲之雙願。爲女郎壽。香曰。吾哀玉孫。而綏煇。豈望報乎。歸則瓊還謂之曰。好郎君。不致太驚訝否。香取袖中詩。擲之曰。女郎欲希卓文君。文君從相如。正大雅。不似女郎喬作喬。此呂相絕秦書也。請閱之。瓊曰。妾未與郎媾。而妹尚嘲我。從長卿游。藉令更爲成都之奔。將不謂我淫女子乎。香曰。女郎第了。仰窻公案。亡慮也。且謙。妹安能終廢人。嚙歌作。投於女。瓊猶有難色。香曰。俟夜闌。請先歸。後園。

西角門延仲容甚便瓊色授薄暮香忪來謂仲
曰幸得伸舌黃昏後即可從西角門來及期仲
往瓊已履服靚粧開窓以待仲入其室瓊起謂
曰郎君天上麒麟妾廣輪賤質敢辱龍臨仲曰
聞嫦娥獨宿故來相伴笑語溫柔顏色艷媚不
復如向日之嬌羞矣仲促就枕瓊徐出羅帕之
半曰誰謂一縷春心無覓處仲笑爲瓊鬆裙帶
曰柳腰一搦勝似張緒當年因共入羅帳臉俱
倚枕曲盡繾綣兩情既洽魚水惟同夜色將曙
瓊命香舉火除雙指銀投仲曰妾嬰兒所弄贈
充君子之佩願志如鏢不鮮仲拜受褻所曳練

裙一幅握管失長歌一篇贈之曰

茶蕨院落深沉。綺窓金屋圍珠屏。春風一夜入楊柳。美人捲簾惜花醒。憶昔東牆望斷時。兩情相悅。心相契。枕邊綉作鴛鴦鳥。調笑清宵殊未止。鄰鷄喔。催曉星。牽裳挽臂細畱語。美人贈我。双約指。何以報之。漸下里。暗置懷袖。生輝光。繾綣幽情凝終始。重七密誓。金比堅。天長地久永相憐。但願化鸞鳳。與鳳與君飛向青雲邊。

書成授瓊。轉顧叮囑。至再至三。香曰。仲容故有情癡女。即何必作叩頭呼。遂別瓊。值母疾。因

不通耗者。逾月。仲容俱有他變。憂動顏色。形聲
歌。叔訊之。仲祗示以詩云。

高牆一望欲傷神。怨入東風楊柳新。芳草無
情迷舊路。野花何計遣殘春。眼驚燕子歸簾
晚。腸斷鶯聲到夢頻。此去秦樓應咫尺。鳳簫
音斷泪沾巾。

叔笑曰。多情宋玉悲愁苦矣。又作傷春賦耶。叔
去香適來。仲曰。一別累月。女郎竟不念我。何香
且語其故。且約今晚復箇佳會。自是頻相往來
者。浹旬。叔獨未說。仲笑曰。折花固自有折花手。
汝儻父何能爲也。叔曰。鷓鴣寄樓一枝足矣。何

松餘枝分我仲曰一夔未足但弟欲之當爲弟
作魏無知一夕仲與瓊樓頭夜談情款各至謙
從壁間窺之仲見星月明淨曰噫不若微雲點
綴瓊曰郎居心不淨強欲塵穢太清仲曰今第
塵滯其下界尚有三十天無上境謙指仲謂
冬曰此郎得隴尚望蜀獨不念而弟孤寂耶冬
笑曰使孤寂人與友郎相對情興不在此若下
謙微哂以袖掩面歸甚悒鬱賦詩云

庭院深沉鎖畫長幾重花木隔巫陽綉衾誰
織鴛鴦錦寶篆空燒鴛鳳香寒透蝦鬚簾百
尺恨添蠟燭泪千行欲將錦瑟閑消悶撥盡

朱絃總斷腸

冬曰女郎春情盡見矣謙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冬遂逆之曰女郎以叔達爲何如曰常窺之以彼其才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長裾乎冬曰得坦腹如叔達者何如謙不應冬曰女郎風情才致叔固常津七艷暮之謙驚曰何以使聞次晚仲復集瓊所曰昨宵虛度今當刻燭賦詩毋令溫庭筠傲人賦得佳人詩云

美人出秋水顏色笑芙蓉月掃蛾眉澹雲偏
寶髻鬆歌聲江上碧舞袖掌中紅不羨巫山

女陽台夢裡逢。

瓊賦得才子詩云。

雒下文章客。翩翩正少年。儻高元白壁。調逸自朱絃。氣色神仙授。聲名樂府傳。懽娛常較少。把臂各相憐。

兩人賦罷聞戶外有嗽。屢責瓊曰。非他人必女弟謙也。仲曰。妹有長夜之懽。寧使妹抱向隅之泣。瓊曰。妾失身君子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且女弟雖乏姿容。妾不能作趙飛燕。復進妹爲昭儀。縱欲與郎盍之。恐有得意人相絆。仲曰。正爲渠得人地耳。次早謙來。瓊示前詩。動之。謙曰。其

情深其詞逸。爭匕乎開。无之遺。響第玩其尾。照
殊有滯心。瓊嘲之曰。妹無滯心。何以知人有滯
心。謙撫掌大笑曰。好妹。匕喜得新郎。君復爲人
作說客。汗我瓊曰。非敢爲他人鼓吻。欲與妹同
惟崇耳。謙不顧而去。耶瓊招謂之曰。欲知未來
事先問過來人。我在當年亦是耳。妹何去之速
也。謙自付曰。妾直所謂鷄肋食之無味。棄之有
餘。奈何。冬曰。食則食。弃則弃。此一言而決。何爲
首鼠兩端。謙歸卽以庭院深沉詩。併香囊一枚。
上繡韓夫人紅葉齒。仍題詩云。

舉筆題紅葉裏腸字。匕真御溝流出去。付與

有情人

持以授冬曰阿奴故解我阿堵中意今以付汝
冬竟投叔達曰謙姊有約今宵當渡銀河以歡
星會妾請爲鳥鵲橋待之叔達以穿心口脂盒
繫以紅絲賦詩寄云

圓合同心色燦然姻緣夙世赤繩纏今宵紅
葉成佳會似彼同心似彼圓

更深往冬見果候門以香引之而入謙正挑燈
綉枕面叔逵步從背後撫其肩曰綉此以待新
人睡耶謙驚走冬捉裾止之曰此叔達也相見
無害謙曰既三郎至宜早報迺幾嚇死我寒叔

達跪謝曰僕生平故率爾人致驚女郎罪莫可贖謙郎傾身扶起禮畢冬謂謙曰郎君善駢墨女郎所綉枕面何不乞佳詩叔曰倘不棄營衛敢一效煩郎走筆其題並蒂蓮枕詩云

凌波嫋娜色嫣然花自分開蒂自聯願得雙長在枕百年一似竝頭蓮

芙蓉枕詩云

合懽枕上點秋容雅澹粧來色轉濃綠倦懶
七時傍枕不知若個是芙蓉

謙稱賞見案頭烈女傳曰身後烈名爲知生
前桃李春謝笑曰如君所言則會真橋社當快

意讀矣。曰：四人情類固異，情情與鮮終不若
可馬之於文君，韓壽之於賈赤，未有始有終耳。
諫曰：媯爲申死，申爲媯終。迄今膏人唇吻，樹有
爲耶？惟悴却羞郎之思，張亦未嘗不注意倦也。
胡可遂薄其鮮終也？且相知滌器，文君當墟可
謂得所托矣。卒有白頭之吟，賈氏女可稱得所
何至青瑣一見不察其人而遽悅之？藉今更有
美姿如韓掾者，外國奇香，又不知付誰氏子矣。
則安在其爲有始有終也？叔曰：兩情既毀，自克
有終如樂昌之鏡，破矣而復圓，寓言之合死矣。
而復生焉？慮其爲有始無終也。諫曰：恨無魏鵬

德言耳。豈少娉也。樂昌公主之流乎。叔曰。僕遇
女郎。情誼不減。此兩人何必舍近求遠。謙微哂。
但手擦髮。冬宣言曰。痛盡燈殘。可就寢矣。謙曰。
幸叙嘉賓。正當各理。丁宵。豈容勦也。酣睡。叔興
發。稍聽謙。即顧冬曰。夜深。郎倦談矣。可秉燭
送郎歸。叔無奈。凄愴而出。失足一跌。起復跌。翼
早日高。叔能熟臥。冬持謙書至。掀帳呼之。叔啟
封云。

夜來列炬談情。爲歡幾何。而銅壺虬箭已催
四鼓矣。別君假寐。三尺孤檠。四幅寒衾。種七
助妾相思清味。真得薄暮復與郎會。極盡快

語。毋鄙視妾。情賜一函。是禱。

叔報書云。

不佞方胡床夢蝶。承雙魚至。捧讀之。矧雅都
嚴。雖文姬當避舍。而字又翩若驚鴻。不戒韓
夫人矣。昨幸奉玉色。聆綺談密。漑胸臆。傾倒
五內。恨燭短緒長。良宵苦促。取歸來如醉如
癡。身雖簫齋。心則粧前也。今女郎語我相憶。
招我相聚。情毀上涯矣。蕭史不必慕。裴航何
足稱哉。若計後歡無憑。應有始終之議不佞亦履后
土而戴皇天者。寧甘狗豕之食。我餘惟女
郎垂察。織鳥西飛。謹當如命。洗取盟心。以領

教木下

謙讀之曰。細觀書詞。此人非負心者。晚叔赴謙所。避逅冬兒尾之。而進謙喜。迎曰。厚卿叔果來矣。得無乃雙跌疲乎。叔曰。勿頸可也。何計雙跌。謙曰。勿頸之交。似非妾所望於郎也。叔冠沾汚。謙指汚處。卽舉袖拂之。曰。與郎彈冠相慶。何如其毋從此樓下而至此叔舍。皇不知所出。謙曰。惟有踰墻耳。叔絕蘿而下。會仲徐步階間。咏念瓊詩云。

合歡隣玉質。侍寢共銀床。水面多鴻鵠。曾似此鴛鴦。其一
絳唇滴香露。點出双櫻珠。可

親不可啄展轉覺沾濡。其二香篆永不住。

入夜每相同。一縷烟生後。朦朧雲雨中。其三

吟未已。見叔俯地驚扶起。曰。弟獨踰墻。何也。叔

謝曰。踰墻相從。原是偷香本色。兄弟不曾耳笑。

別。冬卽來問曰。謙姊致意。郎得無傷乎。幸毋不

之覺也。無相恐。明晚幸復賜晤。叔挽冬尋舊盟。

冬允之。叔摩陰笑曰。疎竹瀟瀟。綠陰滿。夏冬笑。

指柄曰。汝一入綠陰中。但覺汝之窈窕。活潑。不

兼見汝之狀矣。仲至瓊室。以前三詩示之。見二

喬。圖仲贊曰。鬢髮瑩肌穠。纖紗中。瓊指木喬曰。

此何如我。仲曰。檀梨橘柚。冬有其美。然十大喬。

不易一生瓊英瓊曰使郎有他遇猶念此喬否
仲曰與新歡相問瓊怒曰郎惟色是圖轉思新
歡使我粉褪香銷一死尤喬將易之矣仲矢無
他志瓊怒未已仲乃焚香立誓瓊乃止翌日叔
赴謙約未晚謙止之曰君可速歸稍遲人來無
躲避矣待晚原從向所踰處更圖佳晤叔遂出
待晚乘墻見紗窓微啟內則謙與瓊英春郎相
對叔凄楚備嘗終不能達自詩云

鍾響黃昏月正明雲梯已得到蓬瀛可憐獨
視紗窓外露濕風寒識幾更

明月良宵白似銀閉門不管月來親淒涼明

月渾閑事何事淒涼月下人

歸嘆曰男子烈志剛腸乃御女子止如處禪之
虱乎于是心胸鬱結寒熱不起謙使冬兒詢問
叔曰爲爾女郎所困憔悴骨立且暮就木矣冬
去旋持人參湯來拜致書云

夜來被姊弟羈縶不得與郎一叙失約罪重
更知玉体睽和妾益心動不寧處無以自解
聊奉人參湯以消渴云

冬引湯酌叔曰是益我渴也丟之冬拊叔曰
我知是相思病也郎須堅心以俟叔曰爲我致
謝女郎暮夜無知幸得一見夜謙同冬叩門叔

意必謙冬也扶病倒屣門迎謙泣曰寃哉卽爲
妾病矣爲郎憂叔曰藉女郎寵靈幸得不死則
奉瞻清塵未爲無日謙扶叔竝肩坐手插叔懷
中曰猶有微汗叔倦謙枕之以肱挽首對面凝
視愛恤不已曰無以塵事掛懷叔曰百慮都忘
獨女郎骨胸耳謙不之吝良久辭去日遣冬兒
承侍叔病起過謙室及門聞琴聲鼓廣寒游忽
變闕離曲叔前曰佳哉指法聲節清婉然先後
異曲何也謙曰秀房寂上故彈廣寒游繼念郎
君必來故變闕離曲耳今望指教一曲勿以牛
視幸甚叔轉軫調弦彈求凰曲數聲謙曰吟猱

綽注皆佳。第取音太巧。不指畧。譬如婦人女子態耳。叔竟不對。接謙求命。曰。蓋救我命。謙拒之。曰。病軀不空。乃爾叔曰。病時不得。乃爾今幸稍痊。願得女郎。而甘心。豈何相窘也。謙曰。非故窘也。妾身既委。即君非爲今日。乃爾計也。如今日。乃爾後日。郎牽花柳。妾吟白頭。此時怨妾命薄乎。怨郎行薄乎。是以不敢。姑俟後日。請以身聽命。叔曰。若是。始死我矣。將若之。何。謙曰。歸若必不能捨妾。蓋先齋戒立誓。叔曰。信不由中。誓無益也。載信而出。妾之以久。雖無有誓。誰能問之。謙抽身起去。叔急從戶外。援之抱。謙於床。謙猶

面辱含羞不尤冬日郎之抱病專爲姊也卽郎
之病痊亦專爲姊也姊曾憂郎病矣而今不之
救抑必欲甚郎病乎况郎才峯秀逸唾咳珠璣
扣予中佻人也姊清心璧映搦詞織錦文佳人
中才子也貌匹儷才競賞故爲不尤婢亦未之
解矣卽拽謙裾附耳曰姊七寔郎之奪命冊也
事急矣姊相拒救卽力推謙仆枕徐爲解帶繼
解裡衣謙復不肯不笑曰女郎縱害羞遲矣不
若快解謙乃帖然冬蔽障曰卽渴病今消矣叔
輕伏謙體兩語刺上鮮紅點庶謙但嬌啼數聲
達曙熟睡不復發一言矣冬催叔起因嘲之曰

昨夜花開多少。叔曰：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深處不須多。謙曰：今日之事，妾身即寔有之矣。弟不知異日，即將置妾於何地。叔曰：丈夫負軀七尺，寧不能謀一女子耶。慎請勿疑。謙乃出玉釵贈之，曰：如此堅澗不渝，永相好耳。叔謝去。謙姿容暢悅，倍常。瓊覺之也，笑曰：妹從洛下書生，效洛下書生游耶。何神色之倍爽也。謙反言曰：弟從居心不淨，謂游耳。奈郎欲舍太喬，未免使人作酸。瓊曰：益梅溢口。謙曰：妹弟不能作趙飛燕耳。瓊見謙侵已特甚，且出語句，皆真。竟疑仲私謝矣。薛七不快，候仲來責之曰：妾何負於郎。

而郎使吾妹詆我。且我心腹待郎。而郎顧心腹
吾妹耶。仲特驚曰。未也。令妹欲一面不可得。况
其他乎。瓊見仲辭色真懇。聽言若驚。乃曰。必而
弟私吾妹。吾妹故以竊聽之言詆我矣。是晚叔
抵謙室。謙出菓餅與叔共食。意甚綢繆。叔曰。承
愛多矣。謙曰。安得長聚。首如麋鹿也。冬。日。郎君
昨夜勞頓。宜蚤安置。叔曰。病體雖弱。頗能應對。
謙解願。點牽榻而寢。明日。謙送叔出。避中堂。從
夾衛路。隘不容並行。叔前謙戲曰。簸之揚之。糠
糝在前。叔笑曰。抑汰之海之。砂礫在後耳。叔目
疾。仲嘲之曰。鰥鵠餘枝。已得分矣。何復眼紅。叔

曰。蓋。公。昨。望。卿。因。苦。作。崇。取。仲。曰。吾。已。悉。知。之。
矣。弟。無。諱。叔。曰。况。既。知。之。何。須。妬。也。仲。曰。但。笑。
弟。一。月。伏。枕。過。半。耳。越。日。謙。訝。叔。不。至。今。冬。來。
間。叔。辭。以。目。少。頃。冬。又。至。致。書。云。

劈。面。逢。人。話。循。頭。若。整。冠。小。詩。到。君。側。不。識。
備。誰。看。

叔。笑。曰。吾。方。念。爾。女。郎。賦。成。詩。句。爾。女。郎。反。來。
嘲。我。耶。卽。隨。冬。兒。見。謙。出。念。謙。詩。示。之。曰。因。目。
疾。岑。寂。成。此。詩。耳。其。詩。云。

托。枕。交。頸。偎。香。臉。私。語。只。伊。知。夢。魂。長。作。伴。
題。詩。白。頭。永。不。離。其。

托鏡
題詩開粧懸壁水。傍晚掛珠胎。人疑池上見。
影向月中猜。我去人隨去。我來人亦來。團圓
應似此來去不分開。其二

托破
題詩凝芬鎖。鴛鳳襲錦繞。鴛鴦微燼通霄。
煖餘烟入夢長。不因巫雨潤。偏逐楚風香。總
是芳心熱。時時嬾下床。其三

托紐扣
題詩竝体平分出。同心似一夫。朝朝煩玉
指。日日候冰肌。分開還着意。終自會佳期。其四

謙贊笑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郎之謂矣。未幾
仲約叔同赴試。叔意恣謝。以目爲辭。仲曰。第太
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叔曰。兄亦須自首。仲曰。比

弟猶能吞聲躑躅不遠形諸口耳因友人來拉
不得已作別璣叔別謙璣置酒待仲仲慘於別
也顏色愀然璣曰大丈夫進取功名何爲如此
梨香進爵飲仲曰有肉如斯有酒如斯願郎榮
歸仍杯如斯隨酌璣曰酒肉如斯郎情如斯願
姊芳顏半載如斯亦自飲慶曰姊守如瓶郎堅
如城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璣淚下仲解之曰處
世若虛舟倏聚倏散無足爲怪璣收淚歌云

相薄兮崦嵫月歌兮愁思望公子兮未來
吹洞簫兮參差奈何兮遠遊恩不甚兮輕離
極芳心兮區區欲聚首兮何期樂不可兮驟

得聊容與兮片時。

仲鳴悒罷酒戒蕭裝瓊繼詩云。

翻上書劍事長征。欲別相看不忍行。碣急萬
家催別淚。月明千里共離情。鳴雞野店征人
夢。落照荒城画角聲。回首秋風知鶚鷹。白頭
吟就暮雲橫。

謙謂叔曰。妾不敢以枕邊私愛。阻郎鶚路。鵬程
雖然。何以自遣。隨啾啾語。寒暗淚如注。叔撫之
曰。毋自苦也。事已如此。不能已矣。倘或因此成
疾。使我何哉。明日謙餞叔行。而春郎邀叔圍棋。
謙不及別。令承兒贈叔詩云。

聞道才郎上苑遊。白雲芳草共悠悠。孤舟不
係寒江夢。片日長懸客路愁。投簡尊前鸚鵡
賦。弄簫聲裏鳳凰樓。倉茫不及河梁送。腸斷
西風杜若洲。

兩生遂走長安。延途風景鱗目無非。女郎也

逢魚鰓。

卽秦姊妹所生
與瓊謙表兄妹

同赴試。觀日丰韶琳

瓊翻七豪爽。讀書好劍常思爲。知已用兩生與
之抵掌相得。伸路病瘡不能入闈。叔雖入闈而
文思亦爲精所奪。試畢返棹。瓊謙思兩生。蕊花
羞御綉雲梅亂。姊妹合謀令梨香重賄隣人。致
幣致書於兩生。瓊書云。

當尔我聚時。一日不握手語。惘然恨之。迺今
路越雲泥。別經旬日。奈何不令人長相思也。
妾苦無驛使。又恨不能奮飛。倘足下馬蹄得
意。可速騎南蹄。無使楓落寒江。秋老故園。妾
大願矣。謹奉綾襪。冀郎跬步不離。并寄玉墜。
冀郎時上掌弄。外附詩一首。因連雨幽思所
作。惟郎視之。詩云。

黃昏風送雨。聲慘愁人轉。聽轉悲傷。問天有
甚閑情處。也滴相思淚。萬行。

謙書云。

妾非人哉。郎約行李。妾不祖送。雖云跼促。無

地寔則何以自償。至今神魂飛越，思郎愈深。
倍覺妾罪愈甚。若夫鴻群雷驚，敗葉窓飛，孤
燵風搖，宋影床側，想郎亦必念及此矣。敬備
紬衫一件，流蘇結二條，表妾溫柔側身西望
寸心如結不解。冬兒故善於承直，臨封亦囑
筆致意。數夜來頻夢見郎，郎其謂之何哉。聊
成一詩附錄于左。詩云。

千種離愁萬種哀，朝來懶去理妝臺。睡魔不
是郎君做，夜上綠何入夢來。

是時仲不堪行，叔伴逆旅。叔詩云。

孤坐愁不語，拊髀發長嘆。所思在美人，誠隔

青雲端臨歧握手送相對推心肝思之不可
親怨別損朱顏

閨中美女憶遠遊羅幃半捲涼生秋更籌數
盡行不發起攬明鏡生曰髮我獨何辜限河
梁卽之不得徒憂傷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
祇在生離死別間

吟畢有主人媳肢態輕揚顏色亦斌麗可愛寒
幃而揖叔曰側聆佳句不異釣天第生離死別
將爲倚門人乎叔曰非也拆爲岸傍桃李乎叔
曰砧聲驚雁寒衣未授亦倦於遊矣故思婦切
也嫂曰青樓綠戶儘可適情蓋倩一排遣叔曰

生平不解去倩人。媳笑曰：眼前自有能排遣者。胡不倩之？叔謝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媳曰：昔王允尚易妻求貴，況萍水之歡，何足厝意？乃風流才子，作魯男子痴漢乎？叔堅不從，曰：吾不忍以一時苟合，拚終身大義。媳猶纏綿，問叩門聲，叔啓延之。卽瓊謙所倩鄰人也。媳悵然而去。叔曰：客從何地來？乃爾深夜，客未之對。叔卽詢秦氏若子若女，復問二女郎無恙否。客曰：郎果是高氏耶？叔應之。客乃出謙書與叔，瓊書與使，兩生得書，心益熱，無可奈何。先令鄰人歸，然瓊謙旣遣鄰人，心猶不自安也。復詣叔，未去地。

祠禱之爲郭太尉子隆運與富家兒秦素及亡
賴朱必敬夏補袞所見隆運欲劫之以婦不可
得廼計娶之詵曰公子寵麗甚多尙奪我羅敷
耶郭笑曰我爲孔融取心肅以瓊英讓汝何如
朱等諛之郭顧朱曰孺子可使議婚蓋以夏之
材木不及朱也夏以不得使爲恥穎詵言於郭
郭曰是何能爲夏曰僕有密友與公子得意人
謂謙相鄰僕得細探其梗概亦讓婚之要乘也
郭曰說得有理使使汝去事成當使汝温飽一
世乘亦以瓊英囑之夏甚得色隨訪於密友友
謂之曰彼爲高氏兩生所得欲娶之恐不可夏

遂問兩生友曰寒儒耳近赴試未知中否夏曰以寒儒而獲此神物亦第必矣不足慮遂啓郭且自誇功郭捧腹言曰可惜此富貴花落此寒醜手中然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准議婚夏曰聞女郎誓與兩生偕老今公子遽納禮恐或中變不若先行反間使兩生不能安其身然後以威脇其母則富貴花自在吾掌中矣郭然之令爽出金與夏行間自是秦氏左右隣居及秦氏之內外親戚無不得夏之金者而秦氏未之知也一日瓊謙見鄰人自兩生處歸且言兩生卽至喜卽互相戲賀且相嘲也番亦戲冬曰蚤知

今日爲書時何須囑付。冬應之曰：若無今日，不幾羞殺了覓人寄書者乎？冬香咲，瓊謙亦各自笑。仲璉瓊撫之曰：范叔寒乎？仲曰：在途則寒，今則否矣。且爲瘡困甚苦。瓊曰：然則妾心常痛坐臥不安，良有以也。更熟視仲曰：面顴瘦許多矣。仲曰：汝容亦瘦黑，毋訝我也。少頃，仲求得曰：爲我接風。瓊笑曰：卽竟將以吾故物作長安土宜贈我耶？秋風聞事，因密訪之。是以後謙使冬鬼候之甚久。及叔至，憂疑自失。謙問曰：卽何憂容可掬？叔曰：無之。謙曰：然則知槁木如死灰何也？叔不之應。謙固訊之。叔曰：今日從遠歸來。

子姑勿窮訊我。也言獻寧可也。謙遂不問。叔
同寢。明早謙必究其故。叔曰。我欲言之。弟恐女
郎驚耳。謙曰。縱使驚人。郎何必秘也。叔乃以所
聞郭彘計告之。謙駭曰。而兄謂何。叔曰。我密知
之。我兄亦未之知也。謙曰。郎毋易視。其急圖之。
平叔故激之曰。女郎得事新君。亦無不可。謙改
容怒曰。郎何不知人也。妾今言之無益。合准樓
居。誓死守郎。彼如聽之。則已不然。則繼之以毀
形可也。猶或不免。則墜樓而死亦可也。郎將疑
我何哉。涕滿眶。語塞。叔樹之。而退。謙卽刺兩臂。
悲掉不已。自投于床。宋嬰等。則來議姻。盛張郭

秦之富貴曰不惜二女將來有大益秦母曰秦氏布衣一旦結姻豪門不祥行當與二女計之
夏曰家有主母顧向兒女決策乎朱曰不妨進議吾跖足以俟秦母呼二女告之瓊謙同聲答曰女輩惟母所使若云郭秦之事母其問諸水
瀆言必母固問一女更無他語梨香前曰婢敢啓告主母凡事用順不用逆女子從一不從二
向女郎以高氏兩生宜婚私許嫁之又恐終爲不偶遂失身焉今日豈容更有郭秦之議况郭秦挾富貴以求婚其必非佳配也明矣願主母鑒察因出謙臂示母瓊謙跪慟哀毀幾絕秦母

不能自主。但曰：何不早言。此兩生我故奇之。不
意今日竟爲吾婚也。出謂朱夏曰：大女字西京
慕生後，此身已屬之人矣。小女妾之先夫遺命
適高叔達，是以不敢聽命。夏怒，橫襟奮臂，且行
且叱曰：老嫗無禮，將欲賴此婚姻耶？汝夫存日，
親受郭奕聘金禮物，乃今反說此姦語，諒不怕
汝。憑汝罷了。夏出，遣百餘人，執緝秦氏，晝夜往
來不絕。兩生不得入秦氏，不得出，復散金鄰婦，
俾之內間。且言高仲已娶某氏，高叔已聘某氏，
復詐爲兩生絕瓊，謙言以播揚之。瓊謂謙曰：仲
之心，我深知之，必無是也。謙曰：三郎謂叔亦斷非

負盟者前於逆旅尚不就主人媳况今日乎夏
復遣人說兩生絕瓊謙并遣媒騙兩生以貴家
美女親事甚衆兩生俱不之應秋闈報絕郭亮
知兩生無一中者更恣意抄緝秦氏舉家困苦
門階戶席皆郭亮也秦母怨恨兩難瓊謙愁眉
相對香齋亦束手不寧又熟聞兩生之絕瓊謙
也進曰今日之勢姊七似不能顧兩生矣鞞雖
長不及馬腹姊七其謂之何瓊曰吾身卽仲身
也姊不顧仲身於何有冬曰姊顧仲身今安顧
姊瓊曰仲無他也冬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
焉姊七豈能謂仲面如己面乎况值此勢窮情

逆之際。婦七果能必殉之心。必如此耶。必不如
此耶。甘此窘迫。蹈此危疑。以期不可必之人心。
願守無名之婦節。萬一郭彥移怒。而生力
不支。實姊七之故。縱使郭彥事已。而兩生碍之。
婚亦不諧。將若之何。瓊不應。低顏若沉思者。謙
厲聲叫曰。妹何多事。曉令。我耳根不淨。女子
從人。而已矣。何須更解。兩生亦無可計。且憚
郭彥之軀已也。下居秋官里。傍魚鰓。日因妓存
存賂媒沈婆婆。求以通信女郎。約一相見。沈婆往
未及。秦氏見左右夾巷居者。立者坐者行者。皆
曰。此沈媒婆實郭夫人所深信者。放之去。又皆

日亦菀親娘所任用者。蓋送之沈寤。得見女郎。致以兩生意。約以會期。訂以擲泥核。爲號女郎。喪氣淚隨諾下。及期夜雨。雨聲如雷。兩生冒雨而進。郭菀守者。或仆或倚。或半睡。或枕藉于闕。關而生輕步。不張蓋。不舉火。跣足。匍匐從西垣。掘一小隙。隔牆與女郎相見。女郎亦不張蓋。不舉火。亂踏泥。渾傾身。墻隙。兩下中心。搖匕全憑。隙邊傳語。奈雨聲攪亂。不能明聽。又恐守者知覺。傍徨不寧。以致伸語。謙以爲叔。應之不已。瓊語。叔以爲謙。綢繆益甚。及隙內瓊謙齊語。兩生齊對。莫知所辨。瓊謙更使香冬來囑。兩生亦莫

之辨。獨以金什作兩生亦莫之辨。望見鄰寺
火光兩生驚散回首背墻。惟一味雨聲。騰沸昏
黑無見。面水如流。衣髮如洗。更兼泥濘。積水舉
步如涉。河渡海。兩生狼狽而歸。憂愁感慨。魚觀
目詢之。不得其情。觀曰。莫瞞我。瞞我事終不
濟。不若與我圖之。使我得效一臂之力。兩生曰。
事屬不可言者。言之恐怒足下。甚僕不才之罪
也。觀曰。是何傷哉。成事不說。卽暴之何妨。兩
生語之。觀曰。此卽吾表妹。蠟謙也。我當爲兩
兄圖之。何患乎。郭亮觀曰。卽索兩生書。仰書云。
僕一識荆。遠以爲歡。欣偕老。不意爲友。拉之

赴試竟致身病長安家生反意之變藉使歸
日非叔先知僕或必罹虎口然猶冀叔幸秋
闈得以申舌而今已矣郭杻勢燿力寔不堪
支也近隱身令表兄處因得以前托沈婆今
又蒙令表兄慨許臂力是以附達萬望女郎
鑒僕無他以圖厥後至感至感

叔書云

就試非僕心也奈友不諒仲亦不諒勉戒行
李及至長安果致無益友招大損此僕所以
飲恨於郭杻卽飲恨于長安也前多方隙
會正謀聚談片晌阻以雨驚以火十言不一

真情若虛鳴呼哀哉郭亮何人力一至於此
倏上蒼天謂之何哉望極益奮貞節漫視生
死必使郭亮抱慚謝罪鄰比翹首相揚是
令堂因糴以受令名僕亦因糴以全美與矣
茲因令表兄肯任腹心特此宣告萬乞留意
不一

觀日袖函生書往秦氏守者以爲秦氏表親又
知素與環謙不相涉者縱之聲日入謁環謙辭
疾不出觀日呼香冬論之香冬引觀日入見環
謙雲髮不理面色憔悴觀日出面生書付環謙
日函生愁眉不展亡表妹當卽削札使我回覆

兩生瓊剖粧鏡答書云

天道無知偏厄我兩人屈指聯床僅經二載
而中爲母病阻者十之一矣爲郎試阻者十
之三矣今又爲郭堯所阻天平何厄我兩人
抑至此也無望與郎偃紅倚琴嘲風弄月卽
欲仍使梨香侑觴妾歌陽關作別得乎妾是
以腸與郎玉簪俱斷心與郎練裙俱裂耳所
私恃者郎之心則金石郎之身則春山也近
郭堯乃揚言郎將棄妾卽敝鄰亦同聲言之
妾細思郎豈若茲人哉縱百鄰口千郭堯諒
無能奪郎心况郎行者郎自勉之前兩牆相

接言語不清，倘得與魚表兄計圖一，而妾死
無恨。不然，妾等安能謀制豺虎之輩，以開見
郎之路乎？妾惟留必死之軀，以奠一面。面後
卽圖完節，以魂還侍。左右不爽，茲因梳粧，从
廢。故奉剖鏡半片，以昭卽愁容可也。以見妾
無全容亦可也。餘情縷上，筆不能旣。另附詩
在左云。

捲幔朝霞入，開簾曙色新。
香奩金鎖閉，塵鏡翠蛾攢。
粉膩空留匣，脂鮮懶上唇。
欲鬟雲不理，憔悴綠窗人。

畫樓春欲盡，綺捲倚紗窗。
線引勝千結，針穿

淚兩行。備心描翡翠。嫩意織鴛鴦。獨有回文
錦。相看幾度傷。

獨坐殘燈後。題封寄所思。雲間鴻未至。天上
雁來遲。描筆勝先斷。開緘淚已垂。寸心千里
遠。隨使到君帷。

曉向窗前小。團圓是幾時。音塵雙鯉絕。心事
六爻知。欲擲窺人見。頻占笑我痴。夜深還拜
月。私問風帷遲。

瓊以書詩投觀。同謙謝之曰。兄義士也。更何
以策我。使兩生一來見。卽整吾身。及吾骨可矣。
觀自諾之。索謙。同書謙曰。吾意緒惡。暴不能

裁答况生死此際更復何辭幸謝而樹平日有
詩幾首乞附覽之詩云

行雲一夢斷巫陽嬾向臺前理舊妝憔悴不
因羞對鏡爲誰梳洗整容光

畫靜凭闌別恨多懺七綉閣竟如何衷腸已
自如針刺那忍拈針刺綺羅

幾向花間斷舊踪徘徊花下更誰同可憐多
少相思淚染得名花片紅其一

花隱闌干午合情倍黯然見君顏似昔愧我
貌非前擘指香猶在看衣血共鮮獨嗟零落
易相對復誰憐其二

永夜寒白懶上床挑燈欲自寫愁勝相思未
訴先垂淚六字題成幾斷行

玉漏催殘到枕邊孤幃此際轉凄然不知寂
寞姝更永試數更籌已萬千

一自風波隔楚臺深閨冷落已堪哀靜想疑
眸君不見幾番屈指怨難排

謙以詩授觀自復割並頭蓮枕面授之泣
亦泣觀曰泣無益也遂行俾得書對半片鏡
吁嗟片晌叔玩詩及枕面含淚嘆曰百年一似
並頭蓮句猶吾筆也哀哉仲叔悽慘不勝俱求
於觀得祈得一見女郎觀曰此我事也我若

不爲無有能爲之者矣遂出已貨往秦氏左右
遍賄郭亮守者及鄰人訂以借路一夜自昏至
旦無得抄緝過此一夜則仍抄緝如故衆皆可
之奈夏補袞晝夜親自督責不能乘間魚覲
帥兩生緊候候至三夜始得引兩生見瓊謙仲
瓊握手謙叔對立四人悽楚交接雖觀日在側
秦母在前不之顧也叔曰郭亮且暮納雁矣謙
張臂示曰此臂可斷此字不可滅妾以死繼之
而已第鬚眉丈夫豈無一計可通乃聽人之若
此耶仲應之曰彼防閑如此嚴密雖陳平奇計
以王無策矣瓊曰妾死不足計但叔仲兩丈夫
與者筆也 卷之三 夜已傳 三十一

也。顧不如一亡賴，每補袞乎？况又佐之以魚表，兄之能幹事者，讓曰：是言之無益，不如不言之爲愈也。戴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雖然，果計將安出？是時仲叔情哀，計苦相對，漠然情思，愀然欲淚，不淚，欲言不言。瓊謙則哀然悲愁，且心愛而生，又不敢甚爲慘狀，祇流淚綳繆片晌，觀日促之曰：雞鳴矣，盍將乘間出去。仲叔遂淚下，拖瓊謙不捨，瓊謙亦拖仲叔，四人哀痛不已，慟哭仆地，絕而復甦者數次。魚亦淚下，秦母泣曰：吾止生兩女，安忍視此！今惟仲叔圖之，魚表姪計之，苟可逃生，不必恋此地矣。且仲叔情多真。

無資爲可托。觀日前曰：若果云爾，又何難哉！僕請以身濟之。如二表妹，則有仲叔在，仲叔則有觀。日在，姨娘不必過爲慮也。遂帥香冬出門，探之。守者蜂起，叱曰：魚無得引瓊謙出。吾受汝賄，縱汝引高氏而生足矣。又復引瓊謙，何故及聚而觀之。香冬也各笑而散。魚白秦母曰：二表妹若欲出門，勢必不可。盍先僞許郭奄，約以娶日，令其守者散歸。然後事可圖也。秦母首諾。而生二女郎，俱改顏謝魚。魚遂拉兩生去。密遣人往營百里外屋宇，郭奄嫌曠，持久遣人責。魚補裘補袂，更加緝密。且令亡命酒徒來秦肆，惡威

逼秦氏莫敢嚮逆秦母不得已乃親帥二女郎
召亡命等謂之曰蓋婦報汝主公我將面議親
事隨留亡命等以酒肉噉之俱歡唯而退翌日
夏補衮來曰昨聞美意肯使郭桃撫有而室是
以特來秦母優禮之且以媒相待告之曰郭桃
一富一貴是二小女之福也奈音奇音不能卽
就以致玷辱兩情老身之罪波竹難窮今全仗
足下先往兩家彌縫闕失聯結姻好老身雖死
無悔遂出瓊譚而拜夏補衮反言曰風聞高氏
兩生無室將置之何地秦母曰高氏兩生非老
身所願也况人才富貴無一可比郭桃且近日

郭亮求婚甚渴而兩生竟置不聞是郭亮固是
佳婿而兩生獸行之不若矣恋之何哉第今老
身得罪處千萬為之緩頰感仰感仰補衮稱慶
日今日此議雖云老母卓見高明寔係令愛有
福不為窮酸所困苦耳僕敢不效力以周旋以
致老母慮出遂足高氣揚謂守者曰汝當散去
秦姻詣矣起至郭桃述以顛末喜不自禁朱必
嫌曰追而諱者非真諾也汝姑待女郎進門後
且喜談樂道何如補衮不悅曰老朱姪我成此
親耶遽出門去郭桃急遣人招之加之上坐亦
朱必嫌必嫌曰我今去也第密察秦氏原不可

少者郭此也。曰：與汝無干，何須過慮。補袞與郭
爽飲而崑路，慮必敬之言，私往窺秦氏，適遇魚
覲，自在廁邊撒尿，遂佯爲不見者而過之。潛伏
秦側，魚覲亦佯不見。補袞而竟步過秦門，若
與秦無干涉者。補袞歸與妻商之，妻曰：試觀秦
之情，似非僞也。然必機之言，是是可聽也。事艱任
太，豈宜放胆。補袞愁曰：今日之秦，郭爽之親矣。
設或秦氏不悅，奈何？妻曰：但謹防之，毋使秦知
可也。補袞隨遣子先往，囑之曰：此事不密，則害
身矣。吾兒合看佐爺底面上，謹慎俟候秦氏。吾
將速來伴汝。更餘夏，拉妻之弟，鬪才美，同懷乾。

糧及飯團餅等物一人伏於秦側廁中一人裝
爲乞丐睡於秦之對門一人裝爲更夫循環門
首如此者數夜日亦如之魚觀日自撒尿時見
補鑿情狀心知其詐也越數日反招張來謁秦
氏私訂秦母促郭疏婚期出召鄰父老謂之日
吾雖秦氏中表誼同親侄今瓊蘇二妹尙許高
氏而生今日復許郭亮以貧賤故而奪之妻
一以富貴故而予之女縱使高氏無一咎言純
綱情理何在今日我若不言鄰父老亦必謂我
無知人矣言訖謝鄰父老置匕然去鄰人群然
義之盡日秦母遣人促補表日婚事宜速不宜

遲也。若遲恐生物議補衮信之。雀躍喜曰：事無疑矣。遂釋意。秦氏日夜抵議行六禮事。魚覲日知其不備也。先買舟置兩生于舟中。服用器具驅使悉備。然後乘夜來取瓊。謙香冬登舟已則駕小舟殿後。送至前所營百里外屋宇居焉。魚婦陰道人約秦母。秦母始揚言夜失二女。二婢及物件甚衆。詐遣魚覲。問告鄰。告官追理。則高氏舉家無一丁可得。近鄰亦無有知其踪跡者。秦鄰走報補衮。補衮時方熟睡。聞之。慌忙失措。將下床。已墜地矣。妻扶之起。手足冰冷。定視。低言曰：那處好妻。曰：吾聞魚覲日才子也。義士也。

彼必可以緝獲而生。今當一面速止秦氏揚言，
毋使郭亮知之。一面趨求鞠，自救援務以仗義
激之。一面固緩郭亮婚期，更以他事亂之。庶幾
謙可覓，卽郭亮亦不知有今日之變矣。補袞如
其言，賂秦鄰拜秦母，期以拜口。遂見覲日，覲日
知其來也。先以秦母遣告官，命告之。且曰：瓊謙
原許高氏，無適郭亮之理。今旣許郭亮，婚有日
矣。豈容私奔？是必當究。補袞曰：賴先生之力，無
明告官以彰家醜。蓋謹緝獲以應婚期，則先生
之名重於當世。先生之義著於千古矣。覲日曰：
謹奉教。不揣朱學敏知之，往報郭亮。郭亮怒，絕

秦氏責吳補袞，補袞痛哭謝罪，而生與璵謝香
不交歡，聚首各追談往事，笑傲山水，復潛棄屋
宇，駕舟抵大江，歷淮過潁川，結廬於箕山之上。
共聯句云。

於國浮雲在，晴空旅雁翔。沙明淺渚碧，叔帆

引大江長，俯仰多惆悵。仲登臨欲渺茫，鶯聲

啼別院。璵蝶使過東墻，心事傳紅葉。謙情詞

斷錦腸。香花陰春寂上。仲月色夜蒼上，青蝶

窺韓椽。璵天台憶阮郎。謙陳思游洛浦。冬宋

玉賦高唐，投簡飛鸚鵡。仲開樓待鳳凰，贈錢

朋不解。璵剪髮誓相將。仲伏枕愁千種，題書

淚教行叔河洲芳草綠上苑桂枝黃諫夜月

雙蓬髮秋風一劍囊青山首問至仲白日夢

魂賜結管鴛鴦縷衣含荳蔻香浮名任偃蹇

叔橫議獨榜檣諫逆迹隣工翰仲迴文自蕙

娘環幽懷惟作賦諫愁緒懶開妝環啼粉痕

留頰殘燈夜伴霜諫韓嬭甘寂寞叔許俊自

飛揚冬白璧還知己仲黃金送客裝環相逢

疑夢寐叔把臂各徜徉別路憐秋漢諫雄心

指夕陽神雲應退舍環蘭蕙可齊芳仲去

去辭神思諫遙上入太荒叔迷津君莫問隨

憶神意諫水仲漸環入仲太荒叔迷津君莫問隨

意神水諫漸仲入環太荒叔迷津君莫問隨

吟畢樂仲謂叔曰蓋題聯句于石壁使後人見
之請我兩人爲宋玉相如韓翃復起而謂女郎
爲東家子文君柳姬再生也叔曰善迨後魚覲
目參政中都覽勝箕山見而生籜冠芒屨與瓊
謙輩追遙空翠迎魚入室酒饌精備歡話如昔
觀曰曰兩兄何不泛秋風一棹爲成都之歸乎
兩生笑謝曰吾烟霞爲隣丘壑爲室何必恋七
桑梓及觀日再候之遂不復見但有茅屋數椽
而已是族木更奏紫氣東入吳

雙上傳終

此傳源南姬并命識之江都梅禹金撰之

閱其前半心竊謂此果傳中之白眉矣及其
後半大不相似予爲之校其錯亂理其辭脉
去其塵語尋其點綴然後覺此傳之可以觀
也。因是付梓以待後之觀者。

公作子曰此傳後半亦勝前半何也不以高
氏而生成及第之名而以兩生居仙隱之地
豈不優哉然是中有秦二女之節有魚觀目
之俠有朱必敬之智有夏補袞之愚節俠智
愚昭然在目吁爲女子者一失身敗名萬事
瓦裂又七亦難又七也然棄屋宇駕舟抵
大江歷淮過潁州結廬於箕山之上此等氣

衆乃人所罕及，非大豪杰不能也。若如他傳，則竟登科成名而已。此故套也。兩生二女郎，殆上天降下之仙子耶？豈恋人間之功名富貴哉？予故曰：後半更勝前半。

新編批點圖像三妙

新編批點圖像三妙小說燕居筆記卷下之四

明叟 馮猶龍 增編

書林 余公仁 批補

三妙傳

不日四妙而日三妙者何也錦瓊奇三
表姊妹皆能詩白生皆得之曰真三妙
也奇則妙于死瓊則妙于不使人疑錦
則妙于合色之巧也發音不列于妙者
何正聘不當以妙論也

死末江南俊傑白景雲字天啓別號黃源

常文學士裔孫荆州別駕公子也因亂避

居城中城中貴顯霧集時趙富賢世居烏

山與李少府陳督府參軍姨親也錦之母

奇之母皆林氏同胞姊妹也少府女瓊姐參軍女奇姐

俱寓趙氏因趙氏女錦娘錦娘先喪父適

鄧氏未暮而寡與瓊奇表姐妹也錦年纔

十九瓊十七奇十五並登烏山燒香曰生

方獨步烏山絕頂自吟云

玉樹迎風舞枝上射漢宮海濶龍吟水

山高鳳下空瑤天羅綺閣獨上騁霄風

轉入閣見三姬俱雅態幽閑光凝秋水輕

移蓮步深七拜微啓朱唇款七言拜且笑
無祝侍女鵲立生窺門外突入恭神三姬
見其進之遽也各掩面笑生遂致恭姬亦
答禮而退生尾跡知姬所在因趨左屋附
居投刺比隣拜趨爲義母締錦娘以妹三
姬知生情委曲而春心已動然趙母素頗
莊嚴生亦莫投其隙母有寒疾生執子道
至中堂適錦娘獨立生前曰妹氏知我心
乎予豈無居而隣貴府乎予豈無母而母
尊堂乎此情倘或見諒藥骨亦所不辭錦
娘曰寸草那知春委豈不解人責遂趨入

中閨生人母寢室。生出後立中堂片晌。詰
朝生迎醫至。三姬咸在。見生醫轉隱屏風。
後生大恹。作詩云。

芙蓉迷北岸。相望更悽然。雲雨不可作。
空餘楊柳烟。何時一攀折。醉倒百花前。
翌日生奉藥至。遇錦娘於東階。不覺神魂
飛蕩。口不能言。錦駭曰。兄有恙乎。生搖頭。
曰。兄勞瘁乎。復搖頭。錦曰。何往。曰。春風滿
面。今日。慘黛盈顏。耶。生良久曰。吾爲妹病
之深矣。錦笑曰。兄有情妾豈無意。第恐枉
費神思耳。我當爲兄畫之。兄但勤事吾母。

則可生前曳其袖錦驚怕而走生拾之進
藥母前母呼錦謂曰如此動勞大哥卽親
生子焉得如此小心汝可深七拜謝錦微
哂拜生含笑答禮生烹藥錦奉火底母命
錦陪生煎藥生因以目送情錦娘亦頻盼
生兩情飄蕩一意潛孚旣錦進母藥生在
背後戲褰其裳錦轉身怒目噴視生卽告
歸錦送出切責曰兄如此不慮慈闈見之
乎生日吾深悔之更不復然遂各辭歸而
情悒悒錦自此春恋自生嚙指沉念生亦
注意錦娘甚至索筆題詩神昏不得句矣

一日生至中堂四顧無人遂直抵錦室樓
抱錦娘錦娘駭愕正推就間春英外喚生
脫身歸錦超母室此時錦不自覺瓊姐已
陰知之矣題詩示奇姐云

蝶蝶採黃蕊花心未許開大風吹蝶去
花落下瑤臺

奇姐帶笑亦詩云

蝶爲尋芳至花猶未向開春英妬玉蝶
摧倒百花臺

奇曰此生胆大如手瓊曰此必先與四姊
有約吾姊妹當作春英此言也豈日錦見

生尚有根容。生因洞睡熟。出錦送至堂。已
暮無人生。隨錦入室。不暇解衣。樓抱登床。
相與歡會。錦雖有微拒之態。曾奈生興發。
如狂嫵。比妖嬈。融上跳絕。罷整容而起。錦
娘吁曰。妾不爲相舟。甘赴桑間。良可醜也。
但願兒戒漏洩。戒拚棄。生日。得此良晤。如
獲球琳。敢不自珍。生出。則月明矣。錦闔扉
靜想。慮瓊奇知也。自是結納二妹。欲得同
心。瓊長於詩章。錦精於刺綉。奇姐學刺綉。
學詩章。無不得其精妙。遂相契洽。錦之侍
女春英。瓊之侍妾新珠。奇之侍女蘭香。錦

娘皆以計去之爲生也。她母病痊，生盛儀稱慶，仍厚賂童僕，因得鎮夜與錦盡歡。瓊奇屬垣竊聽，中夜瓊自長吁。錦知其情，已動挑之。曰：外人頗議白哥驕肆。瓊姐曰：豪門公子，年值青春，且將來擬登金馬院步鳳凰池，無惑其驕人也。錦遂曰：白哥夢與妹相會，身中瓊，真曰：我是女流，渠是男子，是何言也。不亦異乎。錦笑曰：戲之耳。是夕，錦令生詩云。

綺閣見仙子，心已不忍忘。東墻聽鶯語，一句一斷腸。有意蟠芳草，多情俯綠楊。

倘得垂青盼，解我重悲傷。

錦以詩置瓊，綉冊瓊謂奇姐曰，錦姐弄我，我若不裁答，必笑我無能，因次韻云。

遊春在昔日，春去情已忘，解笑花無語，看花枉斷腸，自飛風外燕，自舞隔江楊，芳節憑勁艸，誰伶遊子傷。

瓊房與錦板，隔而門通，羨常閑耳，詩成自板間，傳遞生見之，贊賞答之云。

花貌已含笑，愛君情不忘，黃金嫩顏色，一見斷人腸，願結同心帶，相將舞綠楊，相如奏神曲，寸載共悲傷。

亦於板間傳遞。瓊微笑曰：「白哥好逼人。」
吾不復答矣。嗣是生入試，試畢謂錦曰：「細
觀瓊姐，甚有美意。」錦曰：「我自有說。」是夜乘
瓊睡酣，替開門入，掀帳衾，生按瓊玉肌，潤
澤香白。瓊側体向內，臥生輕身斜傍，相偎
片餉。錦持生去，瓊已知覺矣。錦笑謂生曰：「
欲畱大事，騰無半分。今妹既醒，吾當往。」
試
瓊已先起，正色言曰：「姐既自失文，欲污我
吾明言，則傷情。况吾避亂在此，豈宜以亂
易亂。遂明火呼奇姐，奇驚聞呼，見火乃瞿
然起。瓊笑曰：「汝不被盜，尚然說我親被賊。」

乎因共坐附耳談笑生在門隙竊視神思
飄蕩隨與錦娘就枕謹諱多時二女潛窺
瓊情多慕生不置每曰減食終夜飲水前
審以告錦錦娘撫床諷曰爾之病根吾所
素知姊妹深愛何必外嫌况吾翁卽若翁
向女非爾丈乎瓊曰姊妹誤矣豈謂是欤錦
令生問安奇姐避帳後錦拽生裾登床笑
曰姊七齋吾姊妹呼瓊曰好如聽良醫留生
而去生問病獲疾而不答奇帳後呼曰好
與大哥細意真使姦來發熱生以玉簪授
瓊姐執瓊手固詰其期瓊以指書四月十

日主期生至。又復不納錦苦勸之。理應生
日。亦等粧成圈套。終我手中。吾死不從生
錦合羞而遇奇姐。笑日食楊梅。又怕齒酸
不食楊梅。又獐口滑。今番錦姐不晉白青
不來矣。翌日往至錦娘室。環自問。隙度詩
與生云。

玉華露液濃。侵我鮫綃襖。情思已飄擺。
中宵看明月。

生答曰、

幾回拽花朶。露濕沾羅襪。今夜上天階。
端擬拜新月。

錦娘曰。瓊姐無信。此詩莫持去也。奇姐自
門間笑曰。今宵斷諧約矣。乞姊遇此一商。
錦以詩示瓊曰。今夜若不諧。向後更不來。
瓊含笑目奇奇。錦附耳相語。是夕生未晚。
膳錦給趙母曰。夏景明月與姊妹三人賞
玩。戒婢僕毋得混亂。因固蔽重門。與生恣
欣。謔。檝。雉。呼。盧。飲。畢。奇姐密啓門。趙趙毋
處。寢。緝。毋。以。外。酒。毋。甚。飲。瓊就枕不肯解
衣。錦隔房呼曰。何不奮龍虎之雄。斷鴛鴦
之帶乎。生猶豫不忍。瓊苦投曰。慕兄才識
非爲風情。談話產時。足諧所願。毋相迫也。

但合抱同眠。中夜生復。譏瓊終不允。曰。兄
但以詩教妹。妹亦以詩答兄。斯文之交。勝
于骨肉。生日。自見鄉後。不勝動念。得伸雅
會。終慰風心。瓊曰。若更以枕席為辭。須待
瓊再生。生日占云。

我抱月前興。誰怜月下悲。羈懷橫玉樹。
無力動金枝。密雲迷歸路。際遇待何時。
相失齊飛雁。茫茫空爾思。

瓊姐口占答云。

君識吾愛爾。那堪使爾悲。飄七月中樹。
誰能剪一枝。雲度橫碧海。春來也有時。

願至蕊花候。油然而爲爾思。

生日蕊花何時也。瓊曰。合卺之際。取東方
既白。錦娘至。曰。新人好眠耶。生日。徒使我
怨蒼天耳。錦笑曰。爾自不能作婚。怨誰耶。
瓊起對錦曰。與大哥說一場清話。我敬仰
之。錦曰。何以謝媒。瓊不應。生梳洗畢。辭歸。
瓊曰。奇也。不必出去。妹有一樽敘情。生日。
又將磨練我也。錦笑曰。兄自無勇耳。生日。
何忍遽加摧剝。瓊對鏡。錦爲之画眉。謂曰。
汝之所爲。太無人意。瓊曰。知遜奇姐。如窮
而入。盛粧靚服。云欲回家。拜瓊姐曰。恭喜。

問生瓊曰在此生日夜來肝腸斷盡奇不
答密謂瓊曰姊夫何出此言瓊以實告奇
笑曰姊上如此莫怪姊夫斷腸生在錦房
突至曰幸妹垂怜遂接抱奇姐求其訂盟
不久錦娘至曰妹年尚幼况欲告歸兄勿
驚動生和毛瓊撫奇背曰且勿回家我有
一樽清紋奇嬌羞滿面不能應素瓊戲之
曰不食楊梅今番齒軟矣笑細談曰吾與
妹生死之交又同遇郎君此人溫潤如玉
真國家美器天下奇珍也吾神已爲所奪
今妹若歸吾亦宜去吾去即枯稿憔悴妹

若有心同此作伴。若必堅爲貞女，豈忍吾
取奇笑曰：與姊同生死，盟也。與兄同歡樂，
非也。我且未歸，奉陪片時，少罄衷曲。于是
錦入見趙母，給以爲奇送行。母曰：不可多
勸酒。於是入百花園內，相對盡飲。錦出令
以勸瓊。奇勸瓊以盡飲。錦自稱主婚，大姊
奇自號年少冰人。啐酒交飲。摘花相贈。瓊
姐不勝酒，頓覺沉酣，愈加嬌媚。錦奇扶瓊
姐就寢。生錦爲瓊解帶。奇姐鋪衾。瓊半醉
半醒，生堅意求飲。瓊兩手推送，生笑護以
白帕。瓊側面無言。採掇之餘，脰紅點七。檢

視之際無限嬌羞媚態襲太和風入骨
欲休而生不休錫音竊聽莫不欣然戰休
生曰此奇遇也吾當作賦以紀之瓊曰與
兄聯句未以爲好生曰妙甚生首倡云
爰朱明之佳候兮化嬌笑於上林直風
乍和而乍暖兮黃鸝巧調夫奇音季予
登瑤臺以盼望兮撫求鳳之素琴直修
餘容于鸞鏡兮飾環佩於綠襟季月老
之勤渠兮登予身于巫嶺直珠履之遇
金釵兮慙花容之載擊季感芳卿之於
予兮傍日邊之紅塵直君似採蝶恋花

今舞正陽之美景美羅帶同心不解兮

千秋萬秋百青天白日鑑哲兮到老無

休自軟玉溫香在手兮身外更有何求

李作賦倦上致祝兮幸無使妾嘆白頭

各書其一各藏一錦囊佩之瓊倦就枕生

田吾急去謝冰火免教他換恨遂至錦囊

之末鋪伴睡醺驚覺日今番月老功効何

如生細陳其初終不隱鋪曰吾悉聞之第

試君心耳更附耳耳自潘妹在東床獨宿兒

可着意怨來自機會不可錯過自翻着裡衣鞋

燕喜書也自李之百三效傳

癯生刻意求飲，耐力拒牢抱甚久，奇俱答
以後會有期，銅恐聲蹟外揚，乃起勸生釋
手，生就枕片時，趨家已進早膳，生卽辭歸，
奇屈于生之迫，羞赧不言，但力求去，莫可
挽回，相送恹悵，泪傾春雨，瓊寢食不寧，題
詩云：

日斜身傍采雲遊，雲去蕭然誰與俦，莫
徃莫來繁我思，片匕柔腸都想斷。

奇姐遣婢來，瓊封前詩付之，奇讀詩長嘆，
母問故，棧答曰：姐病躁渴，欲求藥方，母曰：
卽令蘭香送去，奇寄詩云：

采雲昨夜繞瓊枝。千秋萬秋長作伴。江
頭打鴨鴛鴦。任是無情腸亦斷。

瓊掩淚。錦嘆曰。我不會作詩。亦試爲之。詩
云。

巫山雲氣濃。玉女長爲伴。而今遠飛揚。
音書猶未斷。

瓊曰。四姊向來過謙耳。適生令小童奉楊
梅至。錦問白生。童曰。往鄉紳河。瓊將錦詩
密封付之。是夕生乘黑而來。瓊喜且怒。罵
日。花英未採去。比來花英既採。一去不
來。錦囊駭句。還我燒之。生日。我若負心。難

逃雷劍是因家事無可奈何且問新詞卿
所製乎非乎瓊曰四姓生日能作詩耶瓊
備述詩由出瓊奇二作生日真三妙矣瓊
笑曰弟兄真四美也生欲睡錦曰請伴妹
以謝罪瓊曰請伴姊以和詩生請同榻錦
曰妾已久沐深波妹猶未嘗真味夫當先
讓生乃携瓊登床是夕稱加歡譖然亦未
騷芳情也瓊曰奇娘與吾共結死生今爲
愛兄失此良友生日由卿達奇良有此心
但卿方纔入手又思及彼不敢况此女芳
心尚未動耶瓊曰此女心儂比吾更脫若

駭其德性尤易爲謀他恐見机不來耳生
起就錦交歡錦从待情濃一如狂蝶採花
一如新花向蝶興猶未足下床極趣錦轉
出嬌聲不自禁矣且道奇姐在家想生吟
云

心憶舊枕處那堪臨別時雲卿頻入夢
何日教佳期

一兵報狂寇肆集瓊奇家眷填滿趙家
生欲入無門給趙母日兒欲來寄物件
鑿一小門與兒相通庶便于寄類母愛生
如子從之生自小門達瓊房甚便錦娘亦

謂趙母曰兒居幽篁不宜見客今逃寇人
衆請西邊諸門閉鎖不用母又從之自是
生往來無忌憚矣瓊問奇曰別後思姊否
奇曰思思自奇否曰不瓊曰何忍心若是
奇曰他與我無干瓊曰吾妹已染就半藍
也奇曰任他溷而不緇笑罷檢綉冊得前
詩瓊曰不思自奇願想佳期耶奇笑曰思
與姊敘耳瓊笑曰男女相會爲佳期本思
雲卿如何推我奇曰但思何妨瓊曰吾爲
妹成之奇曰姊上不須多事實曰恐妹害
相思奇曰我從來不飲冷水瓊曰汝今番

交食楊梅也。笑是女。趙母請辭。敘別。瓊惟
病不行。生自小門入見瓊。握手求歡。瓊固
拒。生日。初開重壁。若卽空。歸恐非吉兆。因
和衣一會。瓊羞容報。上述奇芳情。論其佳
句。且曰。今夜兄當遇此。卒抱鴛鴦。勿使飛
去。奇飲罷。謂瓊曰。今夜我別處睡。瓊曰。此
時人亂如燎。卽決不能至。若有心相見
除非夜半夢中。卽不知小門可通。悉解衣
與瓊熟睡。生自夜半入。奇猶以爲卽瓊也。
及蝶至花前。始驚覺曰。哥且放手。我非固
守生日。請誓終放手。奇曰。今宵若肯就。必

蚤赴幽真生固請奇曰曠且若負心亦蚤
赴幽冥錦瓊呼曰兄真無力量今番又復
空行奇曰姊上逼人因以首撞床極生急
抱持至天明生去奇含羞不起瓊再三開
諭乃下床然已無言不似平時戲謔瓊問
今宵之約何如奇笑點首二姬卽設案共
詛誓詞皆錦娘製其詞云

同心女越錦娘李瓊姐陳奇姐上告月
府神曰錦等三人締爲姊妹同許由生
如負月前之誓夾受月斧之誅
又同生展拜其詞云

同心人自書畫趙錦娘李瓊姐陳奇姐
皆結髮交也弟若負女當天骨落形銷
女若負男見月魂亡魄化

四人共飲罷瓊先歸房奇含羞欲背
前言瓊曰盟誓豈敢相負奇執瓊手曰真
箇羞人瓊爲徹去金花奇不解羅帶瓊笑
曰勞動我十七歲小姐作媒婆吾妹猶作
梗耶妹夫來矣裙帶快解奇笑蒙被而眠
生至瓊曰慎勿輕狂嫩花初吐也生笑登
床但畧點化甘香襲人生取紅臉之前
身遠起日十五載養成破兒破界何顏見

吾母乎皆姊上誤我也。生細上温存輕上
痛惜待意稍動，乃敢求再育。日只此足矣。
何必復然。生曰：此是採花未行雲雨，若不
盡情將喪吾命，育不得已，乃復允從。生驟
雨初施，花蕊未開，羞縮無言，不堪忍奈。生
亦輕試，未敢縱行，暫得半開，已爲至願。香
汗如珠，貼胸交股，瓊姐舉燭來曰：吾妹得
無倦乎。生攜瓊登床，盡展其未展之趣，瓊
亦快樂不復爲嬌羞態矣。旣罷，育曰：姊上
得無倦乎。瓊曰：但不如妹之苦耳。三人咲
謔，睡酣，日晏不起。育母陳夫人叩門呼育。

錦急喚生逃歸。瑣給陳夫人曰：女工至五
更困倦，耳夫人諭青姐曰：汝與姊雖表姊
妹，富如同胞，宜儉勤習工，不可妄生是非。
輕露頭面，昨趙姨欲與汝三人同爨，不令
女僕往來，此習勤儉一端，吾竊喜之。但無
人照應，故我來探汝耳。少頃，瑣母夫人亦
至，見二姬猶未梳洗，責瑣曰：雞鳴梳頭，女
流定例。今此時尚爾，何可見人？汝父宦邸
寄書，無非爲爾切念瑣。且女工至五更困
倦耳，又見新衣在架，首飾在案，問曰：房中
何用此飾？瑣不能答。奇曰：聞盜賊猖狂，將

此藏固故五更檢點尚未收耳夫人曰何必如此二母皆回瓊奇皆胆破矣奇深懊恨瓊亦赧然相對無言臨鏡不樂奇曰自今痛改前非瓊曰我亦大覺昨非錦隔牆呼曰只恐向郎來芳心依舊矣奇曰四姊固功之首亦罪之魁錦曰吾罪誠深更會出首奇曰姊首何人錦曰專首奇姐奇日有何可據錦曰詩句尚存奇曰我當入侍慈母不理許多閑非錦曰不遇三五夜復想欽佳期矣奇笑錦娘啓扉入曰我欲爲奇製雙履願二妹共樂成瓊諾之奇曰

吾弗能銷日吾妹尚未知趣他日偏爾向
前也共笑而散共製履共成聯句瓊首唱
云

四月朱明候

李陽和乍雨天

通 柳暗迷

歸路

陳 花香透坐筵

李 多情慵針繡

得趣賦詩編

陳 蛺蝶臺前舞

李 鴛鴦水

外連

鮪 爲製綠雙履

陳 高七步紫烟

錦笑日觀詩口硬似鉄心軟如綿是夜

以朋友邀飲不至三姬無限恹恹生清

來欲一面訴不意三姬各去候母生疑漏

洩恐事變遷坐久留詩以示瓊云

酩酊不知夜醒來恨殺人洞門空久坐
不見百花春

瓊見詩笑曰白郎夜來被酒今朝無限
惺惺笑曰他醉由他醉我醒還自醒錦曰
昨日既已醉酒今夜必定迷花少頃僮報
文宗發案三姬相對沉思欲聞真信奇笑
曰白哥既有探花手必有折桂才不須姊
姊猜疑瓊笑曰汝是坐上觀音說話自然
靈聖錦笑曰他只一夜夫妻識破十年學
問哥帶羞含笑僮更報白生考居優等趙
母甚喜錦瓊掖哥上坐曰妹真觀音出口

孤靈聖也。歡咲罷。留生歸。見趙母。并見李
老夫人。及陳夫人。夫人曰。好箇清俊秀才。
他日必成偉器。生以所賞銀花。獻之趙母。
趙母喜甚。分賜三姬。各粧爲七寶花勝。三
姬相與談謔。錦對瓊曰。奇姐尚未知趣。今
夜當使盡情。乃一與白郎解衣。一與奇姐
釋服。奇姐固辭。錦曰。自今夕始。以次爲序。
勿得推辭。生登奇床。輒情痛惜。細語護持。
花心半插。桃日含羞。奇已不堪。任重生曰。
妹當釋手。更進玉榻。奇不得已。急曰。且放
手。生被奇痛惜。數語不覺。典盡闌矣。柏抱

睡熟錦來呼目。瓊姐相候多時。如何甘心
久睡。生求錦同飲。錦曰。不可。越次。生登瓊
床。瓊詐睡酣。生徑行雲雨。高情更濃。備道
與。光景。瓊曰。妾固不忍。君便去。但錦姊
虛席已久。君其往焉。生往。錦先立俟床前。
生接抱極歡。錦態嬌甚。生情益動。鑿戰已
久。錦亦求罷。謂生日。君風力甚佳。意欲已
足。得姊妹會同床可乎。生日。但恐二妹不
允耳。錦起給瓊曰。命。適來發熱。瓊遂起
問安。生接定告以錦意。錦復給奇曰。白奇
發熱。瓊姐已問安矣。汝何昏睡。不痛念情。

郎平前遽起。同錦至床前。生機抱共寢。錦
日。况當與二妹。照詩俾妾得以周旋。何如
生日。妙甚。生首唱云。

乍雲乍雨迷花月。羅襟飄遙楊柳折。

沉香亭北花盈砌。牡丹芍藥海棠

發。觀花不飲心如醉。醉倒花前月

朦朧。一片芳心作蝴蝶。飛來飛去

入花叢。與君竊藥先奔月。森然聚

會廣寒宮。雲陳契合樂如何。奇詞

清韻長吟哦。長吟哦得意多。魚比

目戲新荷。

生遂求歡。錦嬌縮含羞。生日：「既同歡，同悅，必須盡情盡意。」瑤曰：「四姊何無花月與？於是生錦盡歡，無所顧忌。次及瑤，則含羞無言。錦曰：「吾妹有花月與，尚獨無一言。」奇曰：「得意自無言也。」瑤曰：「如妹痛切，卽不得不言耳。」及奇文再三推阻，錦瑤共按玉肌逼生大張佳興。生日：「吾何忍如是？但見意卽休耳。」觀二姬釋手，自與奇相綢繆，輕快溫存，護持痛惜。瑤曰：「大哥用精細工夫，生日：「吾亦因林而驚，劑自是情亦溢矣。」至五更睡覺，見斜月照窓，生疑爲天曙也，喚起。

諸姬則明月也四入作合詩云

綠窓人靜月明心也銀漢波澄也半河

藍橋遠也楚峽深也春非火也願也淡也上也巫

雲摘瑤草也不謂姮娥來知道也驚起

東君自驚還自咲也幾番惹得多情也

四

生樂甚就枕生自是製廣榻具長枕每夜

邀三姬過生寓共寢一夕錦以小恙惟理

奇在列隣隸卒之婦聞其咲語鑿穴窺之

得其情狀次早隣婦呼生日昨宵樂極矣

我已得其詳生細詰則句上皆真生不得

燕居筆記

已奉金簪檀扇白金求以緘口隣婦笑曰
何須多物只著片心耳生告錦娘錦曰此
婦曠亡到此亦有洒上風情況言只著片
心未必無意於君君若愛身恐事机必露
矣君其曷之生至晚徑請隣婦之家作通
宵會果得其婦真情立誓戒口是夕瓊奇
噴生不至錦不以告但口占云

誰知復誰知月妖窗外窺花影月影動
猶自想花枝

瓊奇駭曰異哉此言幸詳告我錦曰昨宵
事露郎君去矣尚望同床會玉瓊撫麝奇

頓足自是同床會散生姬深加歛迹矣五
月五日生賀趙母節母置酒邀生生辭李
夫人陳夫人各遣侍婢速之生入夫人命
三姬相見瓊奇不出生飲教盃遂迯告退
李夫人曰守禮之士也趙母曰此兒無苟
言無苟動其親官遊無人炤劇今當佳節
令其岑寂吾心甚不安耳復備酒席令錦
弟八哥送生寓共飲生吟詞云

晴天水漲鼓鳴江
臯舖七彩袖擁東郊
倚欄干悶荼懷抱
武陵溪畔燕歸巢誰
憐月影上花梢

小冊記詞歸述李夫人稱善以示三姬三
姬怡然李夫人曰汝等不足其詩與抑謂
其傷春大露與三姬微笑夜生叩小門環
奇不開錦娘開之二姬見生淚下相對恸
恨生再三寬諭二姬乃曰吾罪當萬死既
不能始復不能終良可痛也泣生日前有
誓何必泣乎生剪髮曰景雲若不與諸妹
相從有死無生二姬泣亦斷髮曰若不與
向即相從願死不願生四人相對盡飲不
復顧忌十月三日趙母壽誕生上壽開筵
三姬亦上壽見生趨避李夫人曰相見何

幼趙妍之子，卽汝表兄也。二姬出見趙母，
另置生席於堂之側，命小童待焉。飲半酣，
生與小童出席，勸酒。李夫人曰：「酒不須勸，
請一壽詞。」生詞云：

的七青鸞舞，母霏顏笑。玄鶴筭良非，
少優游乾坤裡。添籌還未了，備五福彭
祖讓壽考。

李夫人曰：「妙哉！詞也。各就位。」蘭香自外
持茉莉花來，獻奉三母。錦娘與瓊奇瓊奇
曰：「可送小童與白海棠、蘭香、暹花對生笑。」
曰：「此花心動生不快，是晚並與三姬綢繆。」

述蘭香言奇次晨言之於母母怒推蘭香
蘭香曰此與白郎戲言姐七安知必是白
郎密以告姐願夫人察之夫人詰奇姐得
聞之跡奇語塞錦娘至曰錦寔聞之以告
妹蘭香語塞陳夫人終疑奇矣語趙母曰
百花園夾間可居三女鑷其出入趙母然
之遂自瓊奇房後開門通園以爲外之房
門嚴謹而不知內之小門甚便雖諸侍亦
不知生之出入也陳夫人更詰春英曰汝
知白郎事乎春英曰內外並不相見又無
侍婢相通西帶諸門俱嚴閉鎖白郎何跡

得入春間卽常至猶有可疑今擬數十
日一來未必疑也夫人疑稍息生媿每
於園中謹護獨瓊瓊堅執不從月望生與
錦南作樂錦作書冷奇招瓊瓊復書曰
鶯花流麗通白榴紅魚作熊而戲金鉤
鳥沽嬌而穿翠霧納涼亭習上清風臨
水閣騰七爽氣誠佳景也弟姝媿豈端
莊之度注藝真醜陋之形相鼠有幾妹
自寒心耳

越十七日一姬知生是日不來交同坐納
涼亭致疑趙母趙母遣侍春英秋英新

小珠蘭香桂香具茶寔是徃省之奇姐見蘭
香呼門声急笑曰此婢又來探信矣今日
若再無狀決重刑之及啓扉蘭香遍步花
陰過柳徑穿曲堤無處不到奇姐索皮鞭
以待蘭香行至沿旁拍掌咲曰好咲好咲
你一蒂開兩朵蓮花奇姐令桂香喚之至
跪奇責之日汝馳逐東西欲尋我顯蹟汝
今尋着未也蘭香叩首日久不至此故偷
開遍問豈是有心伺察且姐七女中之傑
向郎土中之英豈是相配不過伯恐輕易
失身那時悔之不及耳奇曰無端造謗爾

罪何如蘭香曰固知罪矣然亦姐比不自
檢制耳詩詞屬意一也流目送情二也分
花相贈三也衆人皆有此疑蘭香安敢不
告若李瑤姐之端莊趙四娘之嚴謹安有
此語奇姐大怒鞭之流血時錦瓊遊沼告
奇姐曰沼中蓮果開並蒂姑恕蘭香去看
便了奇遂釋蘭香看花趙母聞喜邀李夫
人陳夫人同賞蓮花李夫人持盃祝曰老
身一子久宦他方致令女孫未配今天賜
佳祥願覓快婿又爲陳夫人祝曰願奇姐
早定良緣又爲趙母祝曰願小奇早得佳

婦趙母請曰。可召白生來看。李夫人陳夫
人以趙母愛生。勉強從之。令秋英小珠往
召。報曰。有客。趙母曰。春英蘭香往探之。復
報曰。白生原配曾邊總小姐。今曾宦邊疆。
白不欲遠親。曾不欲遠嫁。各有悔意。今由
叔在特議此耳。少頃。生至。李老夫人曰。如
此才郎。何慮無妻。趙母曰。兒勿慮。我與爾
為婢。召蓮並蒂。第往覲之。生往賦詩云。
中夏正炎蒸。百花何明媚。亦咲老天公。
凌波浮祥瑞。並蒂蓮花開。香風暗度來。
日分双影流。水動兩枝肥。莫作等閒賞。

兩岐麥同哉

李老夫人贊曰流麗清新趙母笑曰亦當
聘禮否老夫人含笑因目錦娘曰汝三姊
妹亦聯句錦首唱云

花香柳自媚錦 雙蓮何並蒂總 風吹昨夜開
水面流翡翠錦 簪卷樓並頭總
姊妹和花醉總

老夫人笑曰皆如姨也生飲三酌辭歸是
夕趙母謂李老夫人曰鄙意欲以白郎配
瓊姐何如陳夫人亦極口贊成之老夫人
曰恐魯事有未真耳趙母曰姑看數日可

也春英以告錦娘錦娘告生且曰兄可多
遣媒博採令老夫人無疑曾事生深然之
陳夫人亦欲以奇配生因相距六歲心甚
遲疑蘭香乘間曰仔細看姐七却似有心
白郎莫若蚤以配之夫人曰豈有是事生
與三姬私議曰瓊妹奇妹勢難兼得奈何
錦曰二妹所議畢竟皆歸於兄但不知誰
先進耳瓊讓先奇奇讓先瓊各出誓言懇
懇切切錦曰勿推讓取香燭告天書各盛
以玉碗先得者先婚生深是之遂且疏祝
一掣得瓊名奇咲曰使妹爲良臣吾爲忠

臣亦亦美乎。明日生叔遣隣婦爲媒，因趙母李老夫人許之。擇日聘白金四十兩，金花表裏各二對，羊酒菜品皆趙母所出。生喜甚，隣婦戲生日：「今可穩睡，不怕潛窺矣。」生延客置酒，瓊密爲之經畫。老夫人付之不聞。奇姐刺双臂，左刺生爲白，刺妻右刺死爲白。鬼生夕見之，痛惜不已，自投於床。瓊因勸奇與之共寢，生終夜流淚與奇益密。奇謂瓊曰：「吾未知得事，向否？」瓊曰：「除非我死，致妹失所。」錦隔壁呼曰：「可令我失所乎？」瓊咲曰：「高坎一休安有彼此之殊。」

錦笑曰。妹念我否。瓊曰。成我之恩。豈不念
三人皆嘆。生奇加意。綢繆錦瓊任之。諸婢
皆不敢啓口。惟蘭香自恃貌美。賣嬌於生。
生屢辭之。懷恙。尋隙爲奇所惡。亦不敢言。
待生應試秋闈。三姬共製夏衣履。禮玉佩。
金簪。諸所應用。無不備具。生囑奇曰。此行
若得意回。當明告尊堂。懇婚。瓊別詩云。
良人將離別。洒眼中血。杜宇慘悲鳴。
秋蟬凄哽咽。此情只自知。向爾渾難說。
願步入蟾宮。桂花手中掇。

奇姐詩云。

欲別猶未別，淚珠先流血。訴知道情長，
既哽又復咽。不對夫君言，更對誰人說。
惟願折桂枝，高比双手掇。

錦姐詩云

人別心未別，謾將苦流血。行矣且勿行，
說了又還說。折桂須早歸，墻花莫去掇。
老夫人趙母陳夫人各厚贈親友錢之都
門之外，白生至省，眷恋三姬，未嘗少置。試
畢，卽遣僕抵家問安，備奇姐轉加棲慘，寄
書云。

妾身君寔有之矣。妾惟有死無二第恨

不能乘涼風時。與君相倚。不能爲飛
鳥。日。向君悲鳴。吁嗟日月。如此易邁。
誰忍郎君。如此久違。訴天天不聞。問花
花無語。生自妻死。自鬼。君其爲我圖之。
臨書流淚。不能復陳。

生視書。涕淚嗚咽。搗睡不錄。生亦不之介
懷。遂策馬抵家。與姬復會同床。中夜長嘆。
錦娘撫之曰。功名何必介懷。瓊曰。郎爲妹
切念耳。生日。真知我心者。錦瓊曰。君何不
具婚書求親。吾二人以實情告陳姨。並白
奇妹臂文。則陳姨勢不能已矣。奇姐始笑。

曰如顏之厚何。生傾心以奉陳夫人，無異已母。陳夫人亦愛生如子。生將歸省父母，陳夫人曰：「此行未知得再相見否？」生揮淚曰：「姨娘娘，地久天長，生永仰戴。」陳夫人流涕掩面而入。三姬相送，詩詠悽愴。諸母致贈慇懃甚厚。臘月，趙母膺病，三姬無措，相與告天，各願減壽以益母年，未見效也。錦娘當天割股和羹，以進母病，遂愈。里人上其事於郡縣，旌門曰孝女。趙母置酒，諸眷畢賀。有楊把總者，聞錦娘美，備礼金稱慶，求見錦娘。錦娘不之見，楊脅之以勢，錦

娘日我頭可斷我身決不可見也楊惧而
止三姬自生別後不脂粉不帶花不出閨
無元宵無端月也生抵荊州益念三姬請
父速婚父許之備金帛遣僕致書生寄字
與錦瓊奇云

堅貞如金玉洒落類風霞幸綢繆又
蒙交儼萬里片心悠々未了奇妹姻信
日夕懸想身係荊州神在左右計必見
諒無多談矣

諸母得書喜甚是生父也款僕於堂先是朱方伯欲
聘奇姐陳夫人許之奇姐稱病絕粒夫人

惶懼問由。瓊媵以寔情告。夫人不信。瓊曰。媵若不信。請看姑管。陳夫人始駭曰。何不。早與我言之。瓊曰。妹與伯郎誓相生死。夫人曰。痴男子。誓何足信。瓊遂出白金表裏。婚書曰。此皆伯郎奉以爲信者也。夫人曰。是固然矣。然爾姊妹何以相與。瓊跪指天曰。瓊赤如有二心。隨卽天誅地滅。願姨娘早賜曲從。夫人曰。我不從。瓊曰。媵若不從。妹命盡在今夕。夫人墮淚。繇曰。痴兒汝罪當死。今亦無可奈何。只得包羞忍恥耳。此事錦娘知否。瓊曰。不知也。夫人曰。也罷。因

撫奇身曰汝得非慕白郎才貌乎朱氏子
俊雅聰穎殆過於白郎奇不答璵曰妹失
身於白郎既有罪矣更委身于二姓是蕩
子也尙足多哉夫人首肯曰固是固是璵
見禮幣不受告二母勸陳夫人受之夫人
尚有服容老夫人曰夫下之事有經有權
善用權者可以濟經不然使多事矣陳夫
人因呼蘭香置酒以謝二母且曰早信此
奴亦無今日奇羞縮不出及得生書陳夫
人卽復書於生錦奇亦有書私達陳夫人
以兵稍息歸鄉遣疾奇欲往省之寇復作

奇思搬母入城寇益熾夫人病益篤欲昇
之入城則亟不可動奇聞號泣步行往省
瓊姐執音手曰寇賊充斥妹未可行音曰
我寧死賊手豈忍不見母矐絕裾而行抵
家寇稍息奇姐先爲置辦棺衾至三更聞
官兵大至衆喜以爲無虞不意卽是賊兵
剽掠男婦數百三賊突入陳夫人之居見
夫人病臥欲逼之行夫人不起相亦欲殺
之奇姐出身急呼曰我替他賊見其姿色
歡喜特甚遂掠以行並擄蘭香及家僮數
人而去賊聞官兵將至退屯辛斤橋將所

掠男女盡禁其中奇姐謂蘭香及家僮曰
我爲母病來豈知爲母死我若不死必彼
賊汚何以見由郎乎乃咬指血書壁詩云
母病不可起夫君猶未歸妾身遭此變
兵刃詎能違甘爲編常死誰云名節虧
乘風化黃鶴直向楚江飛冷然善也

謂蘭香家僮曰吾母子相從於地下矣汝
輩得歸可達二小姐善事白生復曰吾死
稍遲卽欲死不得矣乃引衣裾中所藏利
刀刎頸僵仆蘭香抱哭賊聞怒及殺蘭香
因詢其由賊曰我悞矣此節孝女也勿汚

其屍於是昇而置之署後月臺以紅綾被
覆之相與環泣。錦瓊聞之舉家號慟不已。
瓊姐願以百金贖其屍。俱不敢往。次日官
兵至賊退。瓊姐帶秋英新珠小珠往收奇
屍。錦娘帶春英往殮陳夫。時瓊號泣登
臺未至五步。聞奇嘆哀。駭曰。吾妹尚無恙
乎。撫之顏色如生。瓊泣曰。吾妹甘心死乎。
昇歸與陳夫人同殮。遍尋蘭香屍。則爲賊
棄之水矣。瓊姐請血書號泣絕。而復甦。瓊
與錦娘執喪爲文弔之云。

吾與妹藏距二週。若遠五里。七歲同遊。

十年同學。吾母與汝母兄弟也。吾父與
若父連襟也。汝年十四。吾年十六。汝父
先逝。吾父宦遊。吾祖母與汝母。處居鄉
不便。卽趙姨之居。上焉坐同榻。寢同衾。
食同甘苦。于今三年矣。幸得錦姐朝夕
綢繆。兼以諸母懇勸教導。欣然忘形。共
遇白駒。方幸骨肉之親。臨以五百之緣。
詎意悽慘之狀。見於須臾之頃。妹愛母
切。不暇顧身。吾愛妹真。臨行曳袖。豈知
袖絕而妹卽去。妹去而竟及此。然妹避
賊之時。寅也。妹不卽死于寅者。吾知爲

全母計也。及妹入賊營之時，則辰也。入營而妹卽死也。嗚呼哀哉！釋此不死則妹不得死矣。嗚呼哀哉！聞妹將死，慷慨賦詩，猶戀上，不忘母親與夫君矣。嗚呼痛哉！賊縱狠心，寧無感動，况瓊乎。瓊亦無可奈何矣。弟恐自卽爲爾傷生，則吾亦爲爾殞命。嗚呼痛哉！吾今所以不殉汝死者，誠懼傷夫君之生，益重妹不瞑之日。嗚呼已矣。吾淚枯矣。吾言不忍再矣。但自卽歸，吾將以汝平時玩好珍寶而田，永爲祭奠之需，爲同穴之計。嗚呼。

已矣。山岳幽陰，天地昏黑，欲見汝容，終不可得。嗚呼！已矣。

非至之人，不能有此際文。

奇有弟，双奇甫七歲，趙母爲之鞠育，生亦念瓊奇，束裝歸娶，途遇原妻魯總，邊女徽音，徽音者，性貞烈，貌迥群，通經史，善歌詞，聞父悔親，衣白練，不食，父母給之曰：吾從汝志，乃漸起食。父陰許，果總與子木烈，因召婦，使家人樓上觀之。木烈坐金鞍，衣文錦，容如傅粉，唇若塗朱，擲劍倒凌，飛鎗轉接，衆皆稱羨。徽音問侍婢曰：此何小將軍也？柳青答曰：吳總與公子也。徽音卽背坐。

不顧父母又遣兄弟道意徽音賦閨怨粘
樓壁坐臥誦之累日不食父母驚訝乃遣
其少子二郎奉勅差往江南勾軍并送徽
音完娶從行侍女柳青蓮香童僕能次丁
鸞馳驛宣道衆無敢近者及生途遇異之
踵迹至郵亭見一女下車綽約似仙子問
力士說甚疑駭謂其叔曰徽音歸家完親
不知更適何姓請往省之因戒僕曰勿露
我姓名生遂投刺二郎相見生盤詰甚詳
知徽音之無二心也因與二郎同飲旅寓
甚歡二郎具以情意生終不以寔告生叔

見徽音節操堅貞勸生並娶生日雲旣娶
奇姐倘一娶得三獲罪於士夫見非於公
議且此女未必真心子郎未必寔語雲將
探其真情次日令叔約子郎曰舍姪田雲
寔未議親令姊若肯俯就甚所願也子郎
爲姊言之徽音喚柳青曰取水來洗耳吾
不聽汚言也因以田生求婚詩進徽音呼
蓮香曰取水來洗耳吾不觀汚詞也若弟
再談此語將送吾命江中自是生不敢謔
始謂子郎曰自生吾知友也渠已一聘瓊
再聘奇矣令姊必欲事自生當與瓊奇爲

姊妹徽青可之。生日：如此則善矣。我將轉
達。由生遂抵舍。見老夫人趙母錦娘出見。
面慘流淚。生怪問奇姐及陳夫人。老夫人
給之在鄉。生固問趙母言之。生號慟仆地。
昏睡不省。老夫人囑錦娘曰：此生遠歸。傷
情特甚。汝爲兄妹便可徃省。萬一失錯。將
奈之何。是夕錦率諸婢奉侍左右。生殊不
與交言。終夜號泣飲水。次早徃鄉祭奠。錦
瓊惧其傷生也。遣春英新珠侍之。生見柩
卽仆地。移時乃蘇。蘇而絕。絕而復蘇。生之
叔見其甚也。代之祭奠。擁生肩輿以歸。老

夫人徬徨親手進食。生不視。老夫人恚曰。汝欲斃老身乎。旣知有陳姨。亦知有我。旣知有奇姐。亦知有環姐。彼爲子死。孝爲女死。節夫復何恨。子豈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耶。趙母亦苦勸。生稍進食。因令人爲奇招魂。立主以祀之。奇弟双奇。托鏞爲之撫養。奇柩在鄉。倩人爲之守護。以百金爲奇齋祭田。具簿書。綜家貲。招魂云。

哀哉魂也。爲之招兮。魂何在兮。在九天兮。然魂爲我死。豈忍舍我而之。天全在地下兮。然魂欲與我追隨。烏能甘心于

地下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兮
在各山兮然山盟之情未了魂得無附
石而墮淚兮在滄海兮然海誓之約未
伸魂得無覩水而涕流兮哀哉魂也予
之招兮魂何在兮在東南兮然金蓮徑
步安能遨遊于東南兮在花前月下兮
然言別而花容遂減魂何意於觀花兮
月圓而人未圓魂何心于玩月兮嗚呼
哀哉魂何在兮使我心痛兮魂在吾神
明之舍兮陰與我徘徊兮嗚呼哀哉魂
縱與我徘徊兮此身終不得見兮

自後生爲錦娘苦勸。漸理家政。稍治烟事。猶未與瓊相見。托錦達情。錦問故生以徽音告之。錦以告瓊。瓊曰。萬里遠來。若不並娶。彼將何之。吾固非妬婦也。生托錦白之。趙母及李老夫人。夫人曰。待吾細思之。錦曰。彼邊庭遠至。若不得婚。必訟於官。似爲不雅。老夫人曰。娶之不妨。翌日。子郎遣舊媒來言烟事。生父亦遣僕來。遂決并娶。次日。子郎白馬雕鞍。皂蓋方旗。侍從錦袍。金鎧銀簇。儀衛之盛。燦爛通衢。造白郎室。生叔衣冠迎接。子郎請生相見。生笑曰。路上

欺誑公子不才獲罪。子郎笑曰：早知是姊，夫途中不加意痛飲，耶兩什形骸，款洽言笑，生大設席痛飲。子郎遣人歸報徽音，生日：吾附書去，看還洗目否。

洗耳尚未乾，忽聞佳信至。舟中採花郎，天上乘鸞使。何事重悽慘，應須多嬌媚。藍橋會有期，秋波煩轉視。

徽音畧無動容，蓋平時喜愠不形，德性堅定固然也。子郎晚回，為姊道詳悉，亦治姻具，以應瓊婚。期客有善画者，作碧梧樓雙鳳圖，以獻生愛之。與徽音瓊姐聯詩云：

金井舞丹梧自高岡鳥鳴呼五神浮神

彩自百尺長蒼珊瑚滌醉朔清漢自風翎

入翠屏銀床菱葉葉自丹穴試双顧阿

開朝陽地自楚宮棲鳳都齊聲調律自

自合味更醍醐化豈中天會自冲霄干

仞途瓊枝應向我自椒韻自知吾綠陰

留萬載自端與九苞符自

錦娘見事畢自卽拜母日老母今幸有托女

當放自心去矣自趙母驚曰何出此言錦娘日

烈女貞妻立身之正自矢節自淫慾安可自久在

女向蒙白郎不自義自爲罪人何須自立女

諒由郎非忘情輩可托以養母之天年矣
言罷流淚奮身欲撞街死徽音抱定白生
瓊姐趙母李夫人俱向前指住白生哭曰
何故別人之速耶瓊曰誓同生死妾安獨
存徽音曰姊生妾亦生姊亡妾亦亡四人
不一留白郎何能存乞定省思之錦娘方
開目曰留妾不見奇剖死錦不死慟哉慟
哉放声大哭衆再三苦勸定省李夫人曰
事至今日正宜團圓汝四人各聽我命錦
娘徽音小女以次共事白郎無得推脫鋪
娘謝曰妾乃罪首敢事白郎幸奉老母足

矣。生日：何其棄舊習，徵音瓊姐推遜，生日：勿分大小，各以姊妹相待。趙母笑曰：有此手段，亦有此安頓，致筵慶賀，送入洞房。後生官翰苑，錦娘生一子，徽音生二子，瓊姐生一子，皆擢進士。五人合葬于南洲之南，有五鳥鳴，其上人以爲和氣，致祥云。

公仕子曰：傳以三女著，而情以一女死，此正情中之妙也。然趙錦娘乃罪之魁首，而使陳奇姐得成節孝之名，此殆緣盡所致耳。及徽音之和讓，并有條五身呈祥，生子顯榮，其和家之報歟。終